

□ 张绍莹 张筠 辑著

# 周務學將軍遺稿

庚寅春月毛選選敬題



西安出版社

捐赠

# 周务学将军遗稿

张绍萱 张筠 辑著

西安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75640

忠武將軍周務學

丙戌年為周務學  
先生造像保才書



周保才繪

王耀供稿

# 序 一

清末、民初的秦州，出了一文一武的两位爱民、爱国的文官与武将。文官是清翰林张世英(字，育生)，曾在陕西一府两州 11 县为官 20 载，清正廉洁，体恤民情，兴办教育，泽被学子，光绪帝御笔圣谕赐“办学尔圣”示昭褒奖，回乡后创办亦渭学堂，秦州百姓尊称张育老。武将是光绪十五年乡试中举的周务学，后悉心研读《孙子兵法》，宣统二年任甘肃陆军新军第三标统带。民国初年，任忠武军统领兼边关道尹，出色完成“玉树勘界”重任，后在新疆阿山道台兼陆军少将副都统任上，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以身殉国，被民国中央政府追认为“爱国忠武将军”。

两位先贤的事迹，在甘肃、陕西、青海、新疆的相关《史志》中都有翔实记载，老百姓口口相传也近百年。近年来，国家步入盛世，政治清明，文化繁荣，地方乡贤和后生多有为秦州先贤作传，修年谱，题辞做赋以示纪念者，更有众多纪念书籍出版。

74 岁的张绍萱先生，在她的《贤迹觅踪——记我的祖父张世英、外祖父周务学》一书出版之后，现又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周务学将军遗稿》一书。为搜集资料，寻觅知情者的后裔，核实相关人与事的真伪，先生不辞辛苦，两度从西安到天水，再到兰州，为书稿内容的求真而忙碌着。2007 年 9 月，在天水市纪念亦渭学校 100 周年校庆的

典礼上,作为当年创办“亦渭学堂”的张育老的嫡孙女,先生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为秦州两位先贤的第三代继承人,张绍萱先生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教,虽说她没有见过她的祖父和外祖父,但自幼就受外祖母和父母的教诲,两个祖父的圣德与业绩,道德文章和人格气节深深地震撼着她幼小的心灵。她继承“兴教办学”的家风,立志为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常以“不悔心血育青苗,喜看秋实累累时”来自勉。她以中学高级教师身份在西安退休后,多次回到家乡天水,看到父老乡亲和地方政府对两位先贤的敬仰与纪念深受感动,燃起了“抚今追昔忆前贤,以史为鉴醒后世”的使命感。于是,开始了笔耕不辍的新的生活。

张绍萱先生所编著的《周务学将军遗稿》一书,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忠武将军周务学传略;二是遗稿汇编(包括,日记、工作报告、文、诗、遗稿真迹选件等);三是地方志记周务学事迹选载(主要选自《阿勒泰市志》、《新疆阿勒泰地区志》、《天水市志》、《天水县志》等)。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第一部分的《传略》,倾注了作者最大的辛劳与创作激情,是我读过的有关周务学传记中,写得最生动,最真实的一个传记。因为传记中大量使用了周务学日记中的一些记述,《志书》中的一些记载,和《调查记》、《查勘报告》中的实录,读来令人感到新风扑面。因为你不单是在读一部人物传记,你是在读一部清末民初的西北民族与边境史,有些场景竟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有血有肉,那样的感人肺腑,周务学将军的忠武形象跃然纸上。当然第二、第三部分也是弥足珍贵的史料,极有阅读和保存价值。

《遗稿》的成书,不单是张绍萱先生一人的辛劳,她还动员了她的

侄辈与孙辈子女参与了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汇编工作。本书的编著，本身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代一代继替的过程，这是令人幸慰的。

以上文字，是对《遗稿》成书的祝贺，权切充之为序。

周宜兴

2010年3月9日于兰州

注：周宜兴系民盟甘肃省委主任委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前副主席。



## 序 二

庚寅春节间，张绍萱女士嘱我为其辑集、整理的其外祖父、乡贤周本斋（务学）将军所遗未刊诗文、日记等著作集为序。我一时颇觉两难：本斋将军是我所素所敬仰之乡贤，以我之才识、阅历、资望为将军遗著作序，深感惶愧之至，无以落笔。然而绍萱女士之诚邀亦不为无因。一则绍萱女士之祖父张育生（世英）先生为乡邦父老所共同敬重教育大家，与我之先祖父恕轩公（心如）生前颇多往还唱和之作，且为乡邦文化教育事业共同尽力；而我之侄子又与绍萱女士之侄女结为伉俪，可谓世交之谊。于情于理，世交之嘱，岂可推脱？再则拜读本斋将军所遗之诗、之文、之日记诸作，使我深深为之感动。其大气磅礴，爱国恤民，处变乱之世而为国图谋，守边陲之间而不忘民生。至于临危殉国之际，留壁“毋毁我室，毋伤我民，尽守土责，杀身成仁”之十六字，更是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足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每读将军遗作至此，必披衣而起，疾步室中，欲恸哭、欲呐喊、禁不住为之动容。写一点敬仰将军的文字，也确为我之所愿。鉴于此二者，我怀着惴惴不安之心情，接受了绍萱女士之嘱。

本斋将军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乡试举人，民国三年（1914年）之陆军少将。终其一生，除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授安徽后补知县之职而并未到任外，大部分人生岁月是在军旅生涯之中度



过的。以文举人始，以武将军终。奇特的人生历程，在陇右近代闻人之中，本斋将军当属第一人。

读将军之遗作，令我不能忘怀者多矣。择其要大约有四端：

一是制艺、策论等应试之文，体例虽不免守旧，而文中所体现的对于晚清中国命运之担忧以及中国必须走改革之路方可振兴的复杂心情却跃然纸上。地处西北闭塞之乡却能洞察中国当时政治、文化、教育、经济诸方面之弊端，且能与东方之日本，西方之欧洲诸强进行对照，与戊戌诸君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实属不易。

二是将军诗作中所张扬的豪侠之气，爱国之情，足以彰显中华铁血男儿之铮铮铁骨。其笔下西北高原之雄奇壮美，沙漠戈壁之艰险畏途，足可称盛唐边塞之余音。诗作中既毫无封建末世之消沉颓靡，又绝无文人雅士之风花雪月，读之不禁令人迴肠荡气。

三是将军于1914年因川、甘两省由现青海玉树管辖权引发之争久拖难决，受命前往玉树实地勘察后所撰之《查勘玉树界务报告》。其中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驱马行程两千余里，沿途关注民情、解困民生之举自不待言。最可贵者莫过于对川、甘两省关于“隆化”、“玉树”同地异名之考察，从源头上解决了纠纷之起因。而对当地部落族属之探求，翔实有据，条分缕析，又足见其深入细致，探微知著之科学精神。而最令人顿生敬仰之情者则是对玉树归之于甘肃抑或归之于四川两者利弊得失之分析比较。时逾百年，至今观之，其关于民族关系、关于维护国家统一之远见卓识，高屋建瓴，依然不为过时之论。

四是将军之日记最令人过目难忘，亦为将军遗作中之最可宝贵者。日记记述了将军足迹所至之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河南五省区数以百计的县城、乡镇、村寨之历史、民族、风俗、建筑、山川、形胜、

河流、防务等诸多方面细致而具体的状况，其细微至每村每镇之间的详细里程，为今人研究百年前西北乃至中原的历史地理、山川河流、人文掌故、风物古迹、民风民俗、社会经济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绍萱女士已是望八之年的老人了，其早年在西北师范大学师承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孔宪武教授攻读生物科学，颇为孔先生所器重。但遵循祖训从事中教事业近40年，早已是桃李遍地，事业有成，儿女长大，生活无忧之人。理当颐养天年，安享天伦。然而近年来回乡之时阅读了家乡人士所撰关于其先祖父张育生先生及其先外祖父周本斋将军的相关著述，发现多有讹误之处，深感忧虑。忧恐以讹传讹，贻误后人。且真正知情者随着岁月的流逝，多已先后谢世，健在者已属寥寥。倘不及时纠误正讹，则后世以讹误为史实，遗憾多矣。于是不顾年迈体衰，钩沉辑佚，搜索记忆，以其亲身所经、所历、所闻、所见，述之笔端。先是于去岁出版了《贤迹觅踪——记我的祖父张世英、外祖父周务学》一书，以翔实的资料，全面的视觉，深沉的感情、朴实的文笔向人们讲述了两位先贤的家世、生平、经历、著述与贡献。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又搜集、整理、编撰了这册周本斋将军遗著。

绍萱女士所学、所教均为生物学，文革后才转教语文。文史之学非其所好，亦非其所长。以其早已迈过古稀之年门槛的高龄连续整理、编撰两位既是其先辈，又是家乡先贤的著作，其中艰辛，不言而喻。且在如今这样一个不少人追名逐利的浮躁岁月里，绍萱女士之此类著述鲜能为人所关注，更与名利无缘。之所以殚精竭虑而倾心于此者，其目的大约仅仅在于为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可信、更加令人敬仰、更加让人难以忘却的陇右先贤的剪影而已。

绍萱女士的文笔并不华美，对本斋将军遗文之句读也尚有多处可商酌之处。然而读了文稿，我依然对绍萱女士肃然起敬。这油然而生的尊敬之意，起于她的执着精神、她对先贤的饱满感情、她对后人的高度责任，全都倾注于字里行间。而这一切也正是我接受绍萱女士真诚邀约的原因。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谨以此文作为对先贤的纪念，也是对绍萱女士所嘱之回应。

胡承祖

庚寅春日于尘卒书屋

注：胡承祖系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甘肃省政协第八届委员。

# 目 录

## 一、忠魂何在,浩然长往

——周务学将军传略…………… ( 3 )

附:(一)周务学亲属师友简介…………… ( 17 )

(二)周务学亲属后代的照片…………… ( 20 )

## 二、足行千里,情系河山

——现存周务学日记

(一)中原考查日记…………… ( 28 )

(二)赴京沿途日记…………… ( 59 )

(三)军务日记…………… ( 84 )

## 三、高原勘界,远瞩后世

——《查勘玉树界务报告》选载…………… ( 112 )

## 四、轶文一帙,凛矣如生

——周务学轶文汇编

(一)制艺(八股文)

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 122 )

设其衣裳荐其时食…………… ( 129 )

其间必有名世者…………… ( 130 )

管子内政寄军令论…………… ( 131 )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义…………… ( 131 )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  
谓之事业义 ..... (133)

## (二)策论

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益,亦最  
应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年例,以期有益无损策 ... (135)

日本学制改用西法,收效甚速。然改制之初,急求进境、  
不无躐等,偏重之弊,东国名宿类自言之,取长舍短宜定  
宗旨策 ..... (136)

各国商会银行皆财政之大端,预算决算又合制用古法。  
然所以能行之,故必有本源。试参酌中国高价官民情形,  
以期推行无阻策 ..... (138)

警察之法,于政治关系多,宪兵之设,尤足补警察所不足。  
试详其典,则事务以便仿行策 ..... (139)

## (三)读后感

读易经随记 ..... (152)

书淮阴侯传后 ..... (168)

## (四)记、序、碑文、祭文

晋祠详记 ..... (170)

改建南郭寺东禅院为杜工部祠记 ..... (174)

重修南郭寺碑记 ..... (175)

梅龙碑记 ..... (176)

创建任士言先生祠记 ..... (176)

建修磨鍼洞、灵官庙,龙神祠、乐楼,山门暨筑护堤记 ... (177)

静公和尚清行序 ..... (178)

王翰卿先生八十寿序 ..... (179)

旌表节孝文孺人六十有五寿序 ..... (181)

祭田太守子钧文 ..... (182)

刘公神道碑 ..... (183)

(五)跋、铭、箴、戒、辞

飞腾跋 ..... (185)

忍 跋 ..... (185)

同年齿录跋 ..... (185)

笔 铭 ..... (186)

笔筒铭 ..... (186)

砚 铭 ..... (186)

墨盒铭 ..... (186)

鑑 铭 ..... (187)

衣 铭 ..... (187)

带 铭 ..... (187)

桃枷铭二首 ..... (187)

盥 铭 ..... (187)

寝 铭 ..... (188)

读书箴 ..... (188)

心 箴 ..... (188)

自责箴 ..... (188)

自勉箴 ..... (188)

戒饮箴 ..... (189)

酒 箴 ..... (189)

病 戒 ..... (189)

与愚生订交辞 ..... (190)

与陈稼菽定交辞 ..... (190)

五、武略文韬，鄂王瓣香

——周务学诗存

奉母命赴马跑泉探姑病便道访友不遇归而有感 ..... (193)

步陈子贤丈原韵却寄 ..... (194)

贺陈子贤丈原韵 .....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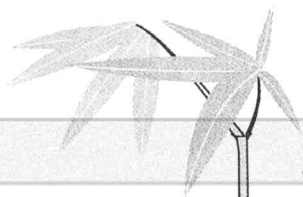
阅题名录喜金生世清中乡选因忆其下帷勤苦用陈子贤叠前韵寄贺 .....	(195)
再步前韵志感兼呈子贤丈 .....	(195)
读史感怀仍步前韵 .....	(196)
留子贤丈夜饮挚友于德菴先生适至久谈有感 .....	(196)
与子贤联句叠用前韵 .....	(196)
又步前韵时重阳前二日 .....	(197)
忆张愚生再叠前韵时重阳前一日 .....	(197)
赋得朔风吹叶雁门秋 .....	(197)
移花 .....	(198)
观书有感 .....	(198)
奇石歌喜赠周桂一 .....	(198)
秋夜与陈子贤丈城北楼望月归斋复饮有感而作 .....	(199)
月蚀 .....	(201)
朔风歌 .....	(201)
与赵琴舫纵谈终日临行借弓矢携马上率尔而成 .....	(202)
无题 .....	(202)
夜归踰箭谿岭马上口占 .....	(203)
过隗嚣宫遗址有感 .....	(203)
偶成 .....	(203)
初冬即事 .....	(203)
题兰 .....	(204)
月下闻柝 .....	(204)
挽杨少旃郡伯 .....	(204)
接友函感而赋此 .....	(205)
春情 .....	(205)
即事 .....	(206)
登晴川阁 .....	(206)

春 思 .....	(206)
病卧闻鼙鼓声有感 .....	(207)
送周羹梅之弟尧臣归秦州兼寄心垒大兄勗商三弟 .....	(207)
赠郭桂一 .....	(208)
孤 女 .....	(208)
除 夕 .....	(208)
元夕马上口占 .....	(209)
元日和何筱奎作 .....	(209)
雪后和刘果斋先生作并郢政 .....	(209)
雪中赴庙滩子阅乡团操仍叠前韵 .....	(210)
再和果斋四十九初度诗叠前韵 .....	(210)
无题仍叠前韵 .....	(210)
和王松岩除夕原韵 .....	(211)
送安侍读宣慰军前 .....	(211)
雪中带队摄影见金德庵咏雪韵步之并纪军人有尚武之 精神云 .....	(211)
晨起骑毛护究所赠马赴东岗镇忽忆长武别言不胜敬仰 口占以纪之 .....	(212)
晨起天未晓绕体操场一匝有感 .....	(212)
咏 雪 .....	(212)
醉后续足前韵 .....	(213)
摄影诫子立忠 .....	(213)
婴 儿 .....	(213)
秋初久雨房漏甚以油布幔承之今布幔悬而承尘仍未补也 口占以纪之 .....	(214)
偶 成 .....	(214)
戏 题 .....	(215)
题刘君屋同大笔绘绿珠品笛图 .....	(215)



杂 感 .....	(215)
忆江南 .....	(216)
漫 兴 .....	(216)
十二日开操喜礼泉克复赋以志之 .....	(217)
田家吟 .....	(217)
吟 松 .....	(217)
与友人夜话归寝而作 .....	(218)
久病思归 .....	(218)
感 怀 .....	(218)
咏子胥 .....	(219)
<b>六、方志实录,后世留芳</b>	
——新疆、甘肃地方志周务学事迹实录	
《新疆阿勒泰市志》.....	(225)
《新疆阿勒泰地区志》.....	(229)
《甘肃大辞典》.....	(235)
《天水市志·人物》.....	(236)
《天水县志·人物》.....	(238)
编后记.....	(240)
参考文献.....	(243)

一、忠魂何在，浩然长往





## 一、忠魂何在，浩然长往

### ——周务学将军传略

周务学(1869—1921)字本斋,号琴湖,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人。据王耀、李振翼两先生考证并著书介绍:天水周姓氏族有两族,务学乃迁秦始皇祖周贇后裔,该始祖是金完颜金蝉郡主的郡马。郡马府在今秦州区澄源巷72、74号一带。为此我于2009年7月寻访,遗址部分尚存。74号院门及由前院通向中院的过厅椽梁,仍保持着宋、元建筑风格。中院住户周航是住在这里的唯一周氏后裔。迄今他还保留着祭祖时用于伏纸的封金名单,名单的第一页第一行墨书楷字记“故徙秦始皇祖金附马考周公,妣完颜氏之神位”。其后又记“故始祖父周公母完颜氏先远之神位。”

务学出生在这样一支周姓家族中,家有薄田数十亩,瓦房数间。家风尚武,管教甚严,从小养成朴实、耐劳的作风,勤学苦练的性格。素好习武,又善读书,闻鸡起舞,挑灯夜读是他的生活主旋律。他勤读诗书外,更喜读忠烈信义的人物传记,对岳飞、文天祥敬佩有加,尤以岳飞做他终身楷模。父教对他也有深刻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父命名以务学,字以本斋,而余亦取号琴湖。上不负国,下不负民,即始终不负父之所期于子于名于字之义,实而践之。”

光绪十五年(1889年)务学乡试中举。光绪十六年曾进京赴会试未中。在甘肃学政胡直生处做事,由于事务不多,他便悉心研读政治、军事学。他的才华和笃实的主张、朴实的作风,得到新疆巡抚陶模(字勤肃)的赏识,被延聘为幕僚。光绪二十年(1894年)务学祖父去逝,由在家的敏学料理了丧事,务学由新疆赶回家守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务学丁忧,这期间“蒙通渭杨少旃父台延请教其弟震熙子家骥读。”(摘自务学日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陶模署陕甘总督回兰州任职,仍聘周为幕僚,但周觉得为本省人办事有压力,“辞不就”。陶命他去河州(今临夏)协助河州观察使杨鼎臣(字增新)办赈灾之事。他救助灾民竭尽全力,卓有成效,受到当地民众的赞誉。当年冬入京应戊戌大挑和准备明春会试。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会试不中回兰州、受陶模之命学习枪械、负责分发枪械、并护送发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枪械有“九生开花砲两尊,六生两尊,三百杆来福枪等”。回秦后目睹家乡灾后惨状,据实上报情况,省上让他修筑秦州东关城垣“以工代赈”,救助不少贫困人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修筑城垣工竣。皇帝下诏各省举贤维新,甘肃推荐务学进京,朝廷以后补知县名分,分配到安徽任用,但维新夭折未能上任。务学很快被“陕西护院端椒调赴陕,帮带永胜右旗,因与上峰不合辞去。”(摘自周务学日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务学回到家乡秦州。陇南灾情重,饥民外逃,殍尸遍野。他毅然卖掉祖留地产,带头赈灾劝募,使许多生活无着的人,得以活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调任长安督巡。时值八国联军侵华,慈禧与光绪逃到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他尽职尽责,保护黎民百姓,“市尘赖以相安”,受到地方各界的拥护和爱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后他托病回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募资重修古刹南郭寺(此寺唐代就存在,唐以前建於何年何月?无从可考。)改此寺东禅院为“杜工部祠”。

他对诗圣杜甫的敬仰不限于诗作,更重视杜甫的人品,他称杜为“忠肝义胆”。戊戌变法之失败,庚子之役的国耻,使务学深感国难当头,孤掌难鸣。十分理解杜甫当年流落秦州时的艰难处境和悲愤心情。他挥笔写了“满腔孤愤”四字,落款未署自己名,却署所有参加修缮的工匠名,可见他对劳动者的尊重。

这四字既表达了杜甫当年的“孤愤”,也表达了务学报国无门的“孤愤”。还写了《改建南郭寺东禅院为杜工部祠记》等文章。同时督修藉河堤,还协助创办天水第一所陆军学校(秦州陆军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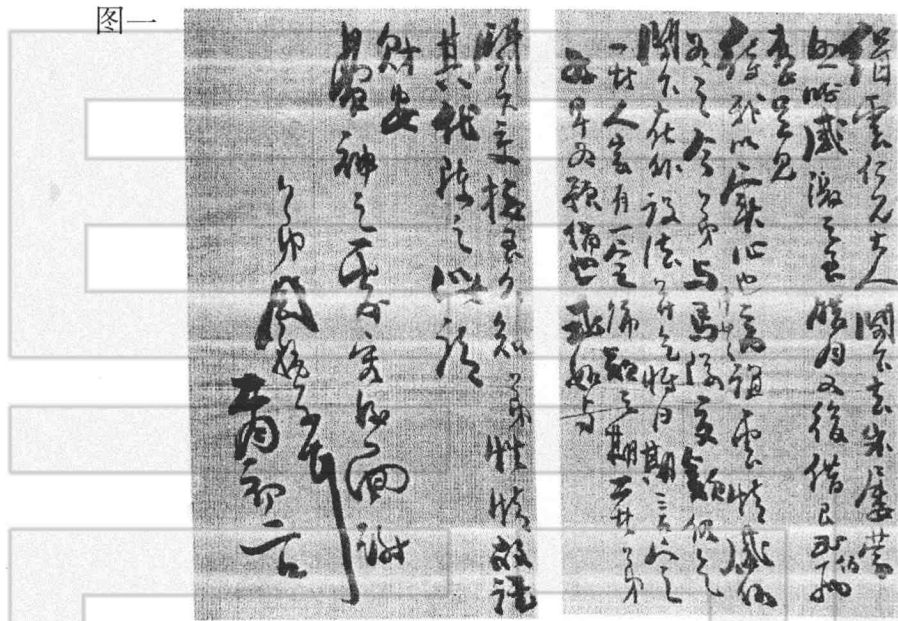
张筠供稿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仍在家乡帮办公益事业,重修三台寺、陶公祠,修筑吕二河堤坝等。光绪三十年(1904年)“蒙杨鼎臣观察邀余佐办甘肃陆军学堂。”(摘自务学日记)。“杨鼎臣(字增新)任甘肃陆军学校总办,以旧知故,任务学为学督,指导生员,勤学苦练,校风大整,深得杨之器重。”(摘自《天水市秦州区志》2001年版)“勸励学子不遗余力,时与诸生竞较技艺,精益求精。一时学风丕变。暇辄研究兵法无停晷。”(摘自《天水县志》民国二十八年版)清政府为巩固它摇摇欲坠的江山,施行新政,成立新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陕甘总督升允将甘肃常备新军整编为三标二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周务学在升允举荐下进京,“引见后以知县签分安徽即补”(摘自务学日记)。次年春,又调周回甘肃任命周为第三标第三营管带。当年六月又任命他兼管“第二标中营马队。”他又去平番县红城点验马队,又赴金厂滩勘查牧场。务学认为“用兵知地理,不惟按图以求,必须亲为查阅或无事往来于其间。”所以他於宣统元年二月初五请假去“北洋三省调查军队。”(摘自务学日记)从他遗留的三本日记中可看出,每到一处城镇乡村都要详细记录该地

河流、山脉名称、地势高低走向、城垣建筑特点、面积、与周围城镇、乡村之距离，甚至绘图标出它的可守可攻之处。宣统二年（1910年）升周为新军第三标标统，驻守兰州拱星墩。他以岳飞为治军楷模，“文不爱钱，武不怕死”。他常说“苟能勉尽一分，庶不愧此生”。并有一枚私印刻“岳忠武誉清”。他待兵如子弟，同甘共苦。军纪严明，训练有方，不扰百姓，深受百姓拥护，号称“忠武军”，此时，“忠武军”扩为步、马、炮七营，全员额为1373名，战马100余匹，为甘肃“诸军之冠”，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弃文修武之路，专心治军，甚至调研路上碰见家人也是“未数语而别”。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八月二十九日起，行五十里至牛营，大雨衣装浸湿，上马营梁，适与舍弟敏学，犬子立忠遇，大雨倾盆，山风严冷，未数语而别。敏学以所持毛瑟枪并子弹若干颗与余。古云：得剑乍如添健僕，余得枪胆益壮，不觉雨之淋衣也。兄弟父子相遇于路，且逢大雨，未数语而别。一宿马营，一宿牛营，相隔二十余里，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为之凄然。”也无暇顾家。家住漏屋，用油布遮盖屋顶漏处。雨来防雨、平时承尘。（见周务学《秋初久雨，房漏甚。以油布承之，今布幔悬而承尘，仍未补也，口占以纪之》诗三首）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力量风起云涌。陕甘总督长庚授务学为靖北使者，镇压民主革命派，务学表示“绝不以幸功名，祸及桑梓。”拒绝了长庚的任用和调遣。对秦州黄钺起义，成立的秦州革命政府，持中立态度。由于务学拥有忠武军实力，而且威信高，长庚也奈何不了，只好罢休。当时陕西、山西等地，局势混乱、军阀滋生，自立门户，各霸一方。有人鼓动务学乘机任甘肃都督，实现甘人治甘，自成一方的局面。他以“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表达了对名利的淡泊，重视的是国家统一的态度，粉碎了一些人搞分裂的阴谋。对有些拥自己取甘督而代之的部下，周劝说道：“海内多故，甘肃所以粗安者，维赖汉、回互相维持；若

图个人有力，就坏全陇（甘肃）治安，吾不忍为，唯有承认共合斯已耳。”同年10月民国政府成立，中央授务学为忠武军统领，功加少将军衔，甘肃省选务学为省临时议会议员。民国元年（1912年）因新旧政权交替，军饷无着，有人又借此煽动忠武军与民国政府为敌，但务学认为新政权刚建，是百废待兴之际，要为国家分忧，他借私债充军饷，（周务学写给挚友聂缉<sup>①</sup>云信可证此举）解决部队燃眉之急。同时

图一



（选自《天水名人札》）

### 【原文标点】

缉云仁兄大人阁下：去岁屡蒙照嘱，感激之至。腊月又复借银贰佰两整，足见待我以实心也。高谊云情，感何如之。今弟与马队交款，仍是阁下在外设法，并乞将归期言定。一者人家有一定归款之期，二者弟好早为预备也。式如与阁下交接至久，知弟性情，故托其代陈之。此请财安，费神之处，容后面谢。

弟周务学二月初二日

<sup>①</sup>聂缉云（纪云）革命先烈聂少荣之父。周、聂交情甚深，周每有所难，聂常倾力相助。



搬入军营与士兵同吃、同住、同练、同乐，振奋了军心。青海西宁总兵张邦定调职，任命马福祥接替。马因事不能到任，甘肃临时都督赵维熙有意派周务学任西宁道尹，只要务学肯于纳贿，便可派往。但务学耿直不肯“纳贿”，便作罢了，却增添了他在民众中的声望。民国二年（1913年）甘肃财政面临最大危机。据《羲皇故里诗文传记选注》记“诸军林立，欠饷无着，计军政各费，入不敷出二百余万”。务学为救燃眉之急，又考虑到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他便首倡裁军，减少财政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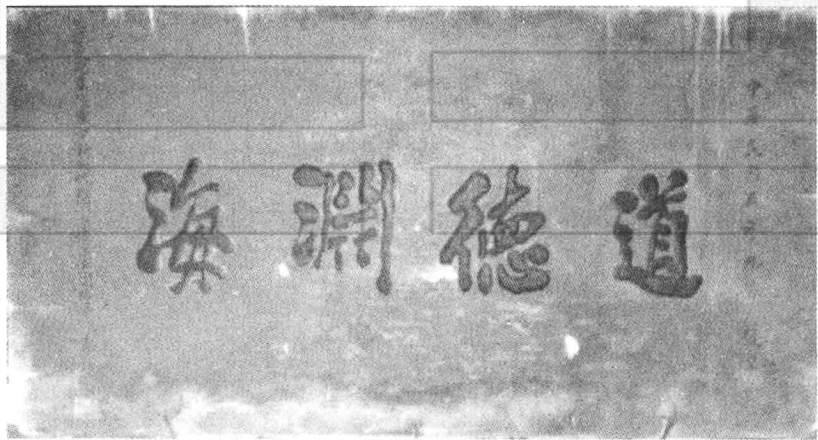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调派亲信张广健任甘督兼民政厅长，率部进入兰州。张为了加强自己力量，采取削弱甘肃地方军队的策略。忠武军这支威望高的军队，自然成为他的心头之患。正逢外蒙闹独立，边患日急，张正好借此将周调离兰州，任务学为边关观察使（后改安肃道尹）。务学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离开兰州到肃州（今酒泉地区）。“忠武军随周移驻酒泉，并备北部边防，但受肃州镇守使节制”（摘自《甘肃省志·军事志》）。到任后首先解决当地汉、蒙团结问题，有蒙族部落酋长颜齐纳对民国政府持有怀疑态度，务学便开诚布公进行宣抚，使他悦服于中央。这年祁连山雪融化，肃州遭水灾，务学率兵治理水患，凿石砌坝，引水灌田，变害为利。筹设官钱局，筹款赈灾；追剿土匪，为民除害。严禁鸦片、赌博等恶习；劝学、劝耕树立良好民风。由于政绩显著，中央政府授他三等文虎勋章。

这年秋甘肃、四川两省争玉树管辖一案，久而难决。甘、川军队为此大动干戈，骚扰边民。玉树位于青海南部，地势高峻，虽是高寒贫瘠之地，却扼守着青、川、藏的交通要道，当年文成公主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进藏。上世达赖想将玉树划为后藏，据周务学宣统元年日记载：“达赖以两藏之地为奇货，插标求售无所适归……殆以接纳多国（英、日等国）为荣宠之媒。”1914年英国与西藏卖国分子非法订立《西

姆拉条约》，竟公然叫嚷西藏独立，还把青海全部划在其境内。当时玉树各部落之间也不和睦，经常族与族间发生摩擦。周希武在《玉树调查记》自序中写道：“陇蜀共争一地，（当时青海还未成省，直属甘肃管辖。民国十八年建省，设置玉树县）。而称名互岐，纷纷争执，逾年莫决，中央乃飭两省派员会勘。时合肥张勋伯上将初督甘肃，以边关道尹忠武军统领周务学，朴实耐苦，文武兼资，请特派为勘界务大员；谓希武颇究心边事，委充随员，洮阳牛君载坤，故习测绘，遂邀与俱行。”中央遂电令周务学为勘界大员，周希武、梁耀宗、王致中、牛载坤为随员。于民国三年十月八日，由兰州出发，到青海西宁，“取道海南小路，逾大积石山，绝河源，渡昆仑（即巴彦哈拉山昆仑中干也），涉金沙江。朝犯瘴疠，暮逐水草，经无人之地，千余里艰苦备尝”。于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抵结古（即盖古多），已是深冬季节，天寒地冻，又极度缺氧，他们踏雪卧冰，风餐露宿，开始了历经数月的实地查勘。遍历澜沧江源及通天河中下游一带，进行测量，绘制了我国第一张用新法所绘的玉树地区简图。他们遍访当地各部落，难度也大，此地人烟稀少，多是藏民，有少数蒙古族，以畜牧为业，居无定处。他们只好追随牧民迁徙进行访问，了解疾苦民愿，秉公审理了多年积案，又做各部落团结工作“宣德达情，番众悦服，卒能言归於好”。（选自《天水县志、人物》）。考查了玉树的山川风俗、地势要隘，并参考文献档案，务学写了详实的《查勘玉树界务报告》。在报告中，他阐明玉树维持原界，归属西宁管辖的理由：“夫同属民国版图，如果中无窒碍，亦何必断断于陇蜀之分。但务学细审番情，详维事势，觉划分之困难，实有不如仍旧之便利者。”他提出玉树不可分割的四点理由：其一“各族关系不能骤离也”。其二“玉树一部不能独立也”。其三，“地形便否，尤宜熟审也”。其四“番情向背，不可强违也”。这个报告澄清了川、甘两省争玉树基本历史事实。当时川、甘两省各以自己所译汉文

名称作为玉树归属依据，而北洋政府颛琐无知，竟然做出“隆庆”归四川，“玉树”归甘肃的荒唐决定。甚至北洋政府准备外交上承认玉树地区为“外藏”，为藏独阴谋开绿灯。《玉树调查记》自序中“周特派员乃具条两省误会之由，及番情向背之机，陇蜀控制之宜，由张勋伯上将转达中央。逾年三月，奉令玉树二十五族，准仍归甘肃西宁管理。川兵退出境外”。周务学还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大好事。玉树结古有一条河，水深流急，奇怪的是这河冬季不结冰，两岸来往藏民，一年四季“赤身泅渡”，稍不慎就溺丧黄泉了。务学带头捐资修桥，民称“忠武桥”（据说此桥遗迹尚存）。当他离开时，各酋长以金银相赠，均被严词拒绝。民众恋恋不舍，掩泣相送，“情景甚是感人”。

民国四年（1915年），甘肃陇东发生严重旱灾，同时又发生了宁、泾、环县等地因官方验契，征收五项新税，农民难以负荷，酿成六七个县官逼民反事件。甘督张广健派兵前去镇压，激起更大的民愤。张怕事态波及全省，于民国五年（1916年）派周前去调查平息。他明察暗访，得知实情，认为是官府压榨过分，民力不足所致，呈请上级缓征或免征，方能平息民变。上级立命周务学为泾源道尹，前往总办清乡，惩恶安民，整饬吏治，救助灾民，短期内就平息了事件，民称“青天”，获民国政府嘉禾奖章。当年九月他题“道德渊海”四字于平凉崆峒



冯伟摄影 王耀供稿

山，强调了老子著《道德经》是政治、军事、哲学、宗教之渊。又题对联一副曰“悟来大道无多事，心会真如不读经。”《平凉县志》记：“周务学甘肃天水清朝举人，绝馈遗，耐劳苦，战竟自持，不少疏懈。吕本中称：‘清、慎、勤’三字，其庶几焉”。又记：“民国五年泾源（平凉）道尹周务学捐廉三千金，募四千金复修文庙，民国六年九月落成，并创建忠、义、节、孝祠于戟门左右，庙貌辉煌，为陇上之冠。”《天水县志》记他在泾原情况“设师范学校，政化方始，由于为人耿直，为当道所嫉，乃解兵权”。后忠武军由马国礼率领，移驻陇南。民国六年（1917年）当周调往青海西宁任道尹时，新疆发生了俄民骚扰一案，周奉命去新疆考察，喜遇老上级杨鼎臣（增新），杨对周一向很器重，多次呈请北洋政府重用周。杨评价他“取予不苟，朴实耐劳，又能通晓兵事”。“勇于任事，于义利定界辨之甚明，不致唯利是视，不顾大局……不染近来军人浮嚣气习，在甘肃汉人中实为第一有用之才”。（见杨增新《电呈阿勒泰兵变情形已派周务学带兵进阿、该员暂代长官文》）。周是一位很有抱负的人，他在《自勉箴》中写“藐藐微躯，家国所系。……际会风云，鞠躬尽瘁，时途其艰，鼎镬不避。尺素何荣，藁葬何忌。”从周写的《咏子胥》二首诗中，可以看出周在甘肃目睹了官场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无法施展抱负，心情一直很郁闷。杨挽留周在新疆任职，就答应了邀请。经中央政府批准，任新疆省政府军事顾问。但他的家人疑虑重重，夫人张氏夜梦务学穿戏装关公服，坠入万丈峡谷之中。她认为这峡谷就是通往新疆的必经之路星星峡，此去必定凶多吉少，劝他托辞不入疆。务学则以“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的态度拒绝了妻子的劝告。尤其与长兄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从诗句“骨肉相规犹鸡格，携孥何不效鸱夷”。看出他入疆是铁

了心。不仅让妻子儿女同行，还带上他的弟弟敏学（此弟名在《贤迹览踪》一书中有误，在此改正。）及家属。一行人坐马车，走了近三个月才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民国八年（1919年）新疆阿勒泰区发生兵变。当时这里是孤悬西北一个地区，直属中央管辖，但它是屏障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和伊犁地区的战略重地。杨电呈中央立即成立营务处，并力保周务学署理营务处，率马、步、炮三个营，日夜兼程，经绥来，克拉马依，和升托洛盖，於五月十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因逢山雪融化，河水暴涨，水急河宽，无桥无船，务学命拆电杆为筏，寻木槽代船，载兵过河。这时侦察兵报来消息，兵变指挥部正在商拟“阿山独立”。务学感到形势急迫，一旦与外国势力勾结，事态就复杂化了，决不能让一寸土地从祖国分离出去，他毅然留下三成兵固守原路，七成兵挺进承化（今阿勒泰市），自带精兵轻骑简装，裹粮夜行，身先士卒，跳进激流，凫水抢渡，飞奔承化。五月十四日下午到达承化，他先礼后兵，对广大官兵派人好言劝慰，答应补发所欠薪饷，对借官兵欠饷不满情绪，以此搞个人山头企图独立的冯继冉、杜海顺、穆腾额三人，经商会斡旋，会见了他们，务学以维护祖国统一大义劝服。但次日冯等一帮人搬出公署，住入一商户家，务学感到情况不妙，便以商议事宜为名，将三人诱至公署，当场逮捕，宣布罪状，立即枪决。事后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处理了兵变遗留问题，使阿勒泰地区恢复了和平。事后民国政府将阿勒泰地区划归新疆管辖，改为阿山道。周被任命为阿山改制后的第一任道台，兼陆军少将副都统和外交特派员，统辖军政事务，从此务学挑起了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重任。他上任后一改过去历任长官腐败恶习，整肃吏治，发展生产，酌减苛捐杂税，施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首先解决俄民骚扰边境之事。

以前历任官员多为贪婪之辈，不惜出卖祖国领土与俄驻阿山领事馆签订了租种条约，将布尔律、海流滩、哈巴河等九处地域成为俄人耕牧之地，使我国蒙古族、哈萨克族的民众失去了耕牧之地，还遭俄人的欺凌，逼他们颠沛流离，无家可归。周务学报请上级通过外交手段收回租地十万七千五百亩，安置六百九十余户垦民，年征两千五百六十余石粮食。使阿山经济得以复苏，社会秩序也很快安定下来。他还常到蒙、哈牧民中去劝耕，多方奖励农艺，很快使道尹公署所在地承化附近红渠村灌渠纵横，渐成田畴绣垠。平叛以后，杨增新撤走了营务处兵力，务学深感兵力微弱，遇事不支，曾极力主张招募训练新兵，他从土尔扈特部招募一个营的蒙古骑兵，但不知杨增新出于何意，极力主张精兵简政，周务学无奈之下，也就解散了已招的骑兵。民国十年（1921年）被苏联红军击败的沙皇白军8000余人在巴奇赤率领下从塔城携械窜入我国，经过升托尔盖，侵犯阿山，俘虏了守额尔齐斯河马队一部分人和炮兵连长丘占魁，又扣留了前去谈判的商会代表。周务学闻讯自审阿山境内只有400兵员，十分之九分散在边防哨卡，调遣或向省城求救兵都不可能，况且饷、械、粮缺，战守均不利，各界人士主张退避。他表示“吾有守土责，城亡与亡，近日之事，惟有一死，以报国耳，媚敌求生不忍为也！”他组织军民百人与敌奋战，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弹尽城破。六月十四日看到百姓争相逃难，潸然泪下，仰天长叹，无可奈何，回到道尹公署后，绕屋数匝，斥退左右，手执毛笔在墙上写了“毋毁我室，毋伤我民。尽守土责，杀身成仁”。十六个大字，便拔枪自尽。这位年仅五十三岁的将军，为祖国领土完整，保持民族气节以身殉国。周殉国后，家属和灵柩由公署人员和百姓保护出城，逃往布尔津，路上又遭土匪抢劫，土匪原认为

道尹家中有金银财宝，谁料行囊中只有“敝衣数袭，残书数卷”。战乱平息后，新疆省政府在抚恤遗属时发现他的一家已“行囊萧瑟，几至无以为炊”。中央政府追封务学为爱国忠武将军。召开公祭大会，派人送灵柩回家乡天水安葬，沿途所经酒泉、武威、兰州等地，民众焚香迎柩。官方在兰州、天水分别也进行了公祭。陇上名人皆送挽联，以表哀悼，现录几幅如下：

#### 挽联(一) 颜永楨撰

我以有怀追国士，为君感慨奠椒浆。

#### 挽联(二) 刘尔炘 撰

奉古名将岳少保以为严师，在官十余年，文不爱钱，武不怕死；  
与乡先生吴侍御可称同道，捐躯万里外，孟曰取义，孔曰成仁。

#### 挽联(三) 慕寿绮撰

知君自恃非凡，曾瓣香武穆两言，文不爱钱，武不怕死；  
与我相交有素，早深信孝侯大节，勇能杀贼，忠于捐躯。

#### 挽联(四) 哈锐撰

勿谓秦无人，贵一片彤心，浩然长往；  
自古皆有死，读数行遗墨，凛矣如生。

甘肃省有的地方在忠义祠内设立了他的牌位，有的地方还设忠武祠。天水将周家巷改名忠武巷一直保持到今，永远纪念他。

周务学身后萧条，他为国殉职时，夫人52岁，儿子立忠23岁，幼女立孟11岁；弟敏学已病故，弟媳李氏28岁，侄渭戈13岁，渭如12岁，侄女立淑更小。来兰州后住在水会馆，全家生活重担落到立忠身上，多亏一直在内地生活的长女周实馥夫妇帮助，才度过几年难关。立忠与天水名人贾纘绪之长女贾琴怡结婚，生竞存、希雯二女。

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立忠应新疆主席金树仁邀请去新疆任省军旅长。金树仁被盛世才赶下了台,立忠因主张抗战,反对盛世才独裁,被盛杀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前后,周立孟多方托人从新疆找回立忠骨灰,安葬于周家祖坟。务学夫人张氏,由于念子心切,悲伤过度,双目失明。1938年日机轰炸兰州,张依言接岳母回天水,奉养在自家,一直到1952年,因依言早逝,立孟去“民大”学习,外孙绍祖参军,外孙女绍萱年幼,只好送老人去侄周渭戈处托养。1954年去逝,享年85岁。务学长女周实馥1964年去逝。幼女周立孟(季馥)1975年去逝。务学仅有的两个孙女,长孙女现无音信,次孙女已去逝,直系亲人全无,使人倍感凄凉。但他的精神永存。

他的学生革命烈士张澍(字雨僧),为怀念老师务学写了这样一首诗:

茫茫身世等沙鸥,宝贵须臾雁过楼。  
半恼春光半恼恨,一番涕泪一番愁。  
阿山血染精神在,天水魂归壮气留。  
玉树功名今在否?可怜李广不封侯!

(本诗选自《张雨僧狱中遗诗考》)

书法作者张尔进,是张澍的族孙,现任兰州教育学院美术系教授。著有《裴慎之风雨集》《张雨僧遗诗考》等。此稿件选自《忠武将军周务学》一书

诗的前四句感叹人生的飘渺。后四句倾注了他对老师的敬佩之情。



“阿山血染精神在，天水魂归壮气留。”周在阿勒泰山殉职，爱国精神常在，他的灵魂回到故乡天水，壮烈的气概留在人间。“玉树功名今在否？可怜李广不封侯！”周在玉树勘界和安肃泾原道尹时，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但袁世凯和甘督张广健不记功表彰，还夺了他的兵权。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对北洋政府对待这样一位“上不负国，下不负民”，吃苦耐劳、廉洁奉公者的待遇之不公，也道出了黎民百姓之不平。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五月十八日前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欧阳溥存给务学妻弟张晴麓(字云石)信中，对周务学的评价是这样的：“仆与周阿山(阿勒泰道尹简称。)绝无一面之识，一字之通，独仰其义烈，民国以来四维(礼、义、廉、耻)几绝，乃有殉疆土之道尹，此史籍之光也。

欧阳溥存致张云石书

晴麓先生左右奉承  
 自晋书成  
 保身得有心人各惟其用阿山他无一白一微一字  
 之通籍世所共知或闻而未四惟其能乃有殉  
 疆土之通产此史籍之光也  
 士大夫之节气犹遗其遗是矣都  
 佩而心不注焉牙德系经常是去亦即文  
 四岳志武德传即嘉本  
 在信原以多难说也血河海周阿山他似  
 上解甘者似只有能出而西民固也一语一法始  
 昔滕也日守师及於全国一品五相修德有  
 能解任一而书个人平故一解一者王之常之守  
 阿山地惟秉官原因一而书种一决则是者周  
 阿山阿道惟命一者南固一法未尝有人一及  
 因成  
 夫去意一扣陈相先有海善言痛博正若  
 差缺正格皆名名女年一德非其佳如以  
 年来才意自屏於文苑之外雅雅小令  
 不及温厚别以雅雅有刚信一文定敢  
 枉叙敬酬不及增希  
 接居多知  
 周阿山以 君别字书亦便作周阿山  
 以阿山与同周为序  
 张晴麓书  
 欧阳溥存书

图二 欧阳溥存致张晴麓(云石)之信选自《天水信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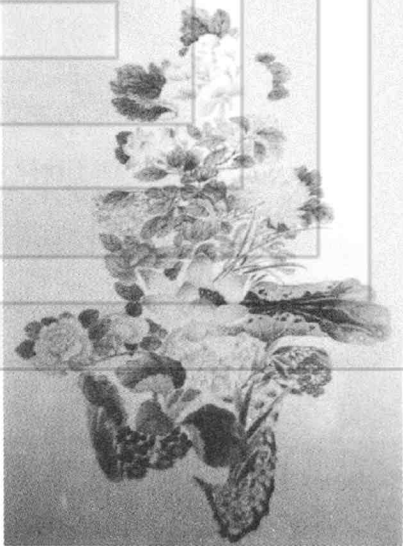
新疆阿勒泰市委书记孙建国在《地方志》序中写“阿勒泰山城是一座具有反帝、反侵略、反封建统治的光荣历史的英雄城。历史上出现过不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有保家卫国，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的英雄马木特、周务学、达列力汗；有……。”由此联想到屈原《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是对他精神如实的写照。

附：

## (一)周务学亲属师友简介

本段仅根据务学外孙女张绍莹回忆及所留遗稿辑补而成，不甚全面详尽，欢迎知情人补充纠正。 —编者按

周务学父母早逝，在他光绪二十一年春所写《同年齿录跋》中有“惟自辛卯迄甲午，遭家不迭，先继慈、先王父相继而逝。”由此可知在他中举后还健在的继母，祖父也於光绪十七年，光绪二十年相继而逝。所以对周之父母长辈知之甚少，姓名及情况不详。据他的侄孙女周小兰介绍，务学兄弟三人，他为老二，长兄情况不明，弟名敏学，民国六年随务学入疆工作，在新疆去逝，留遗孀李氏，长子周渭戈，次子周渭如，女周立淑，均由务学夫妇照顾。务学夫人张氏是甘肃著名学者张晴麓（字云石）堂姐，她开朗贤惠，勤俭耐劳，待人和蔼。他们生子周立忠，女周实馥，周立孟（字季馥）。周立忠（1898年—？）承袭家风，文武双全，性耿直豪爽，曾任甘肃崇信县县长。1930年前后应新疆主席金树仁邀请任省军旅长之职。1940年左右被盛世才杀害。他娶妻贾琴怡（1898—1964），为天水名人贾纘绪之长女，才貌具佳，善画工笔花鸟，为甘肃才女之一。解放后任甘肃省政协委员，1964年去逝。生有两女，长女周竞存，貌象家姑周立孟，性强悍，嫁武威人权少文（权国庆）现年近九十，子女众多，现情况不明。次女周西雯，貌象母亲，美丽，性懦弱，经几次不幸婚姻，



贾琴怡之画 王耀供稿

无子女，老年独居。1978年病逝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周实馥(1896—1964)待人仁慈宽厚，持家有方。嫁甘谷人原见吾，原系同盟会员，参加辛亥革命，曾任武汉军统领。授少将军衔。生三女两男，长子原焯，次子原耀，长女原焯，次女原焯，三女原煜。除原耀外，四子女均为中共党员，年长者均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现已作古，只有小女原煜还健在。年近八十。周立孟(1910—1975)字季馥(即季蕻)多才多艺，善绘花鸟工笔画，书法柳体，清秀挺拔。思想开放，追求进步，待人宽厚仁慈。嫁晚清教育家张世英之子张依言为妻，依言英年早逝。子张绍祖(1930—2001)1951年参军，1968年复员在天水市软木厂工作，2001年去逝。娶马令辉为妻，有长子天安，次子天宁，三子天辰，长女张筠，小女张莉。女张绍萱1936年生，中共党员，西工大附中高级教师，嫁西北工业大学教授王祖荫为妻，有子王洋、女王凡。

周务学弟之后代有长子周谓一，刚直不阿，善书法金石。解放后曾任天水市政协委员，民革主席。1982年去世。其妻李氏，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他们有一子三女。独子周梵来，曾任天水市邮电局、甘肃省邮电局领导之职，1980年病故。有子周健予，女：周菁予、周慢予。周谓一长女周小兰，兰州师专肄业，天水市五中教师，现已退休，嫁于牛艇新，生三女一男，女：牛玲、牛萍、牛红、子：牛卫东。次女周小田，曾在西安市商业部门工作，现退休，嫁于王恒宗，生二男一女。女，王莉。子，王雷、王海。现退休。幼女周三花，嫁于李凤山，生二女，李军、李红。周三花已病故。

次子周谓如，学医出身，技术精湛，为人谦恭。1976年去世。娶妻吴氏，有一男三女。独生子，周家驹，1950年出生，在天水秦州区建设局工作，现任天水德源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娶妻裴元丽，生长子周宣羽、次子周治丞。周谓如的长女润华，在天水市秦州区医院工作，次女润琴，在天水市电器三厂工作，幼女玉萍，在兰州兰

化公司工作，现三人均已退休。

周立淑，性贤淑温和，待人敦厚。曾在西北铁路干线局、甘肃工业学校等单位工作。嫁于宓仁甫。生二女五男，立淑于1959年去世。

周务学族人，大部分现居住于秦州区忠武巷（周家大巷道）。已知族人有：原甘肃省政协主席周宜兴。书画家周兆颐兄弟四人。甘肃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员周健睿。天水市佛教协会秘书长周家祥。一房后裔周航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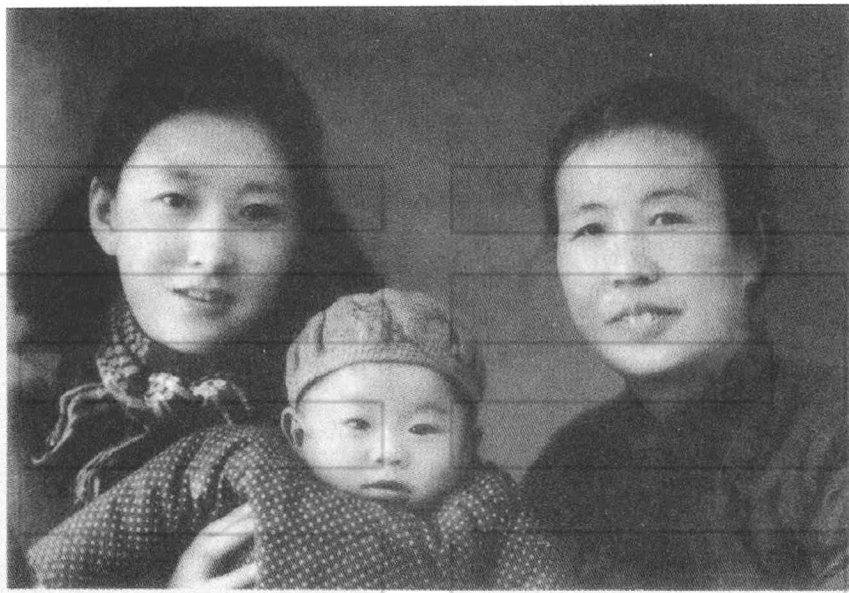
周务学亲戚，从遗稿中知老一辈的有姑，嫁天水市东郊马跑泉（姓名未考）。有表舅刘围亭，在天水市北乡南河川。因务学之母年幼失怙，育于舅家，所以关系非一般。妻弟为著名学者。张晴麓（字云石）儿女亲家为清末教育家张世英。天水名人贾缙绪。

周务学之师长，有好几位。陶模（字勤肃），曾任秦州牧，新疆巡抚、陕甘总督，光绪二十八年逝世。任其昌（字土言）1865年进士，任户部主事，回乡后主讲天水书院，陇南书院，1900年去逝。杨少旃曾作几任地方官，政声好，1901年逝世，杨鼎臣（杨增新）曾做甘肃河州观察使。甘肃陆军学校总办，新疆省主席等职1928年新疆7月7日发生政变被抢杀。还有太守田子钧。甘肃学政胡直生等，这些人物对周务学生平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周务学友人，在秦州家乡的有诗友陈子贤、刘果斋。金兰之交有张愚生、陈稼菽。挚友潘锡九，刘端甫，贾禹卿、金德庵（树仁）、金世清、刘屋同、郭桂一、周羹梅、聂缉云、聂振之等。同年举人王树中等。满清政府进行新政，地方同时推荐朝廷的有陕北举人杜良奎（字斗垣）。学长刘锦亭等。武备学堂学生有张澍（字雨僧），周希武（字子杨）、刘文绣，吕协惠、陶尔寅等人。

周务学忠武军同僚，已知有教练官裴建准；管带朱应龙、周炳南、张寅等。

## (二)周务学亲属后代照片



周务学之女周立孟(右)与周务学嫡孙女周西雯(左)中间抱着为立孟之孙张天安在50年留影



1973年周务学嫡长孙女周竞存全家合影,中间左二为周竞存左三为其夫叔少文,其他为儿女子孙



周务学之外孙原焯青年照  
(中共地下工作者)



周务学之外孙媳妇邢华青年照  
(中共地下工作者)



原焯、邢华之子女 2009 年摄于北京  
原慕红(左)原宪仪(中)原倩(右)



1968年周立孟与其子孙合影，中立老太为周立孟，其左为女儿张绍莹，其右为儿媳马令辉，后排左为女婿王祖荫、右为儿子张绍祖，前排小孩从左至右王凡、张天宁，中间为邻居小孩，后右一张天安，右二张筠、右三王洋



周务学之外孙张绍祖青年照



周务学之外孙张绍祖(左)与外孙女婿王祖荫(右)1955年摄于沈阳



周务学之外孙女张绍莹 1990 年摄于天水育生巷家庙旧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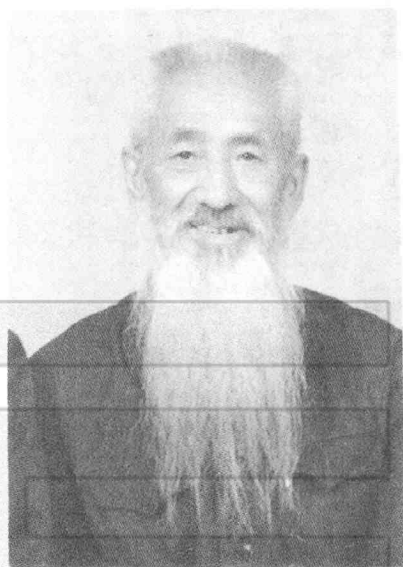


本书辑著者张绍莹(前排左二)张筠(前排左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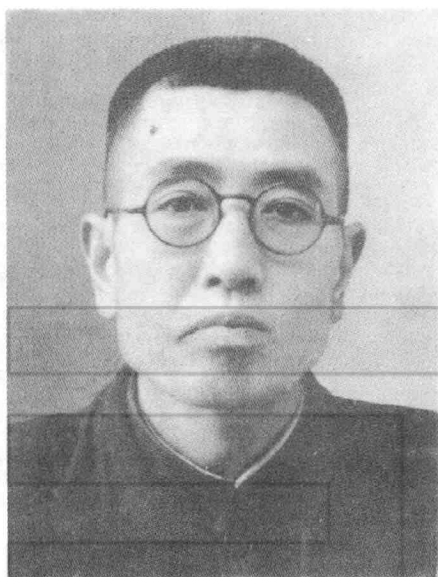
本书赞助者张莉(前排左一)王祖荫(前排左三)胡大宁(后排左一)

张天宁(后排左二)赵健强(后排左三)张天辰(后排左四)张天安(后排左五)





周务学大侄子周谓一老年照



周务学之小侄周谓如中年照



周谓一之子周梵来青年照



周谓一之女周小兰



周谓一之女周小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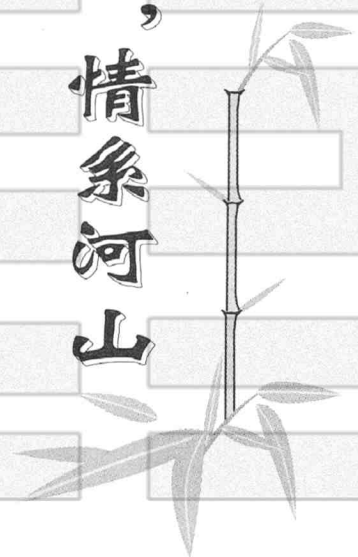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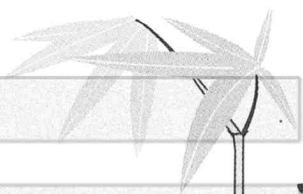


周谓如之妻吴慧英(右)  
长女周润华(中上)  
幼女周润琴(中下)  
其子周家驹(左)



周谓如家人照:周家驹(右一)周家驹之子周治承(右二)  
周家驹之母吴慧英(右三)周家驹之妻裴元丽(右四)

二、足行千里，情系河山





## 二、足行千里，情系河山

### ——现存周务学日记

按语：

几册日记周务学记述甘肃、青海、临夏、陕西、河南、山西等省一些县城、乡镇、村寨之历史，民族，风俗，建筑，山川，名胜古迹，防务等诸多方面细致而具体的状况，为今人研究百年前西北、中原一带的山川河流，人口状况，风俗民情，人文掌故等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每到触及历史人物、事件，他的所感，所想，所忆，又为了解周务学其人其事提供了直接的佐证。

## (一)中原考查日记

按语：

光绪三十年至光绪三十四年前半年，周务学在甘肃陆军学堂任学督。曾带学生刘文绣出外考查，於七月二十六日由兰州出发，经陕西、河南的多个县城，八月二十三日到达郑州，共二十七日沿途所记。据推断，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年三十六岁。

七月二十六日，出省，晚宿岳家巷道。去省七十里。

二十七日，宿秤钩驿，计行一百二十里。稟见黄大人，面示可前往陕西。

二十八日早，起身。行二十里，至安定之西四十里巉口，大雨，避旅寓半刻。雨小即行，至安定，计行六十里。按安定至陕西有两道，中大道由安定东南分路，至西巩驿、会甯、隆德、瓦亭、平凉、泾州、邠州、长武、礼泉、咸阳，至陕省城，此车行之大道也；由安定正东至麻子川、马营，通渭碧玉镇、铁柜、莲花城，陇山镇、张家川、阎家店。逾关山，至固关陇州，千阳、凤翔府、岐山县，扶风县、武功、兴平、咸阳，至陕西省城，此骡马行之大道也。车行之道，较骡马行之道稍远百馀里。余即由安定正东行四十里，宿麻子川。

二十九日，早起。行五十里至牛营，大雨，衣装浸湿。上马营梁，适与舍弟敏学、犬子立忠遇。大雨倾盆，山风严冷，未数语而别。敏学以所持毛瑟枪并子弹若干颗与余。古云：得剑乍如添健仆。余得枪胆益壮，不觉雨之淋衣也。兄弟父子相遇於路，且逢大雨，未数语而别。一宿马营，一宿牛营，相隔二十馀里，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为之凄然。计行二十里至马营宿，一路雨未住。

七月小建，无三十。

八月初一日，早，起身。大雨。行二十馀里，雨微息。大雾弥漫，数十步外昏不见物，数刻乃散，仍雨。过通渭县，宿碧玉镇。计行九十里。

通渭县，甲午之岁，学（笔者自称）由新疆丁忧归。蒙杨少旃父台延请，教其弟宸熙及子家骥读。时河湟回匪不靖，海城戕县令，杨公筹办防堵失之严，急为邑绅上控撤任。庚子，又膺秦州知州。振兴学校，清理讼牒。士论翕然，适以疾卒于任所。观察某以分巡之重，兼管秦州，知州篆务不恤人孤，又从而鱼肉之，忍矣！学（笔者自称）挽以诗云：

大星昨夜坠城南，起视彷徨确信探。

共道雄才勘乱世，谁知幻梦赴邯鄲。

天时灾变公能挽（秦饥，公设法赈济，全活者众）。宦海波涛我亦谪。

圣世酬庸思未举（此年，逢计吏未及举行，而公卒），西邻虎视竟耽耽。

又七古云：

公不瓜代竟瓜及，食瓜每日约数十。

瓜果本能愈风热，非食而食失之执。

人世所恨无知己，得一知己今竟死。

公死我哭公有知，我将公事卜行止。

呜呼！云梦之南湘水北，临风吊公声咽恻。

我欲化水得不得，湘水无情容亦蹙。

今过其地，追忆前事，不胜依然。

碧玉镇俗名碧门关，通渭、秦安插花地。上关、下关、通渭所管，中关则秦安所管也。地居四山之中，通渭河萦绕于中。上关下关地势平坦，半係旅舍。惟中关扼要，客商居焉。关之南一峰突起，修堡於其上。同治间，回匪环攻之，又客军杨某兵变，亦攻围数日，俱无恙。虽居民善守使然，然亦险要可恃云。

碧玉镇上山，有两道，由刘家跟向东南走，则过郭家嘴，秦安县高家堡，石佛镇，至秦州一百九十里。由刘家跟向东走，则过铁柜、莲花城、陇山镇、张家川以至於陕西之陇州。初一，夜大雨。

初二日，晴。早六点起身，上碧玉镇山，行十馀里至朱家坡头。下山山路陡峻，泥泞不可行，人马颠者数次。下山过牛家店、牛家川，行二十里至铁柜镇。铁柜亦名金城镇，客商所居係通衢，惟居民皆住堡内。其地四面悬峻，上平坦，就地势修筑女墙。堡外筑牛马墙，墙外环以深濠。堡之南牛家川河绕焉。堡北为大路，四山环拱，气象秀润。牛雪樵先生，讳树梅、係其地土著。以诸生发科为四川臬司，性明察有政声，平反冤狱无算，群呼为“牛青天”。致仕家居，日以著述为乐。其子瑗，亦以名进士，为四川知府。学（笔者自称）教读通渭

时，科岁阅卷，考取前列，则牛姓亦有数人。行十馀里为牛家坡头堡，靠北山亦险要。行十五里为魏家店，地扼川口。同治间，回匪不靖。铁柜、牛家坡、魏家店三处，皆秦安所属，交相联络，守御得宜。即地逼强邻，亦无害。如安定，通渭之东，若有事故，铁柜设立重兵，其於堵御，不无裨益。行十五里，由杨家湾上山至梨树梁，亦有集镇。再行三十里下山，至仁当川（系静甯州属，离州一百二十里），居民约百馀家。过葫芦河，雨后水暴涨，几越马腹。再过清水河（清水河有二源，一由水洛城、朱家店、万家沟门，由北而流；一由陇山镇由东而流，俱至莲花城之西南峡口合流，至仁当川入葫芦河）。上山，为撒弓原，平地约有数十顷，长约十馀里。下原过水洛城河，又过陇山镇河，至莲花城，日已落矣。计行一百一十里。当至仁当川，时已下午。本擬止宿，然恐复雨，则为葫芦河（即陇水）所阻。俗云：隔山不远隔河远。若迁延半日，或为水阻，不亦失乎？行路如用兵，得尺则进尺，得寸则进寸，万不可坐失机会，为敌所困也。

牛家川形势，以铁柜为第一，牛家坡次之，魏家店又次之。川东西长约四十馀里，宽一里有馀，中有大涧，牛川河流焉。武家沟门双峡壁立，以束其气。由川之东北上山为梨树梁，长约四十馀里，或起或伏，其扼要则在下山之处，山势陡险，突俯陇水下，即仁当川也。若有百人扼此，即千数人亦不能越。况有陇水为之襟带乎！撒弓原又为仁当川之屏蔽，朱川水与陇山镇水合流于其间，莲花镇堡南据山为城，东西半依山，半居平地。北则俯临陇山镇水，地势略似河州之甯河堡，是铁柜为牛家川之锁钥。

梨树梁为铁柜一带之藩篱，而莲花镇又为牛家川、仁当川之咽喉。莲花镇之东若有意意外之变，则以莲花镇当其衝。梨树梁之东坡



扼其要。牛家川之铁柜，牛家坡魏家店为之声援，则通渭之东可无虞矣。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在当阨者之思患预防耳。列图于左。（图缺）

初三日，早雾，午后晴。至陇城四十里，至陇山镇七十里，至张家川一百里，至弓门镇一百二十里。

陇城古凉州城，东西两面在川。北临陇水，南依山麓，所居皆汉民。同治间，陇上大乱，居民顺附于回。然供给粮草已无余力，加之荒年流离，死者累累，不死于兵，而死于岁天也。学（笔者自称）幼时闻先祖母言，陇城有旧亲，系尔父姑祖母。尔祖自秦往视值天寒，失足落雪窖中，遇救得无恙。尔祖在尔曾祖父母前，终无怨言。学（笔者自称）心志之。惜幼年不知问姓氏，今於打尖之余，擬访其后，而不识为谁氏。因思祖父之笃亲旧，而又不因故以伤亲心，何其孝友兼至如此也。

陇山镇之城，东西依山而筑，中在山下，两头高中低，如船形，旧汉回杂居。同治间，陇回严攻数月，力竭而陷，汉民被杀，无遗类。今城内皆回民，生聚繁庶，亦巨镇也。张家川依陇山之麓而筑，方圆约数百丈。城内皆回民，汉人极少，半系工作者。所依之两山如人字形，东山环拱而来，城之东北隅傍山，西门外俯水，东城一带张川大河流焉，天然壕堑。自山顶望之，气势雄阔。厘金局在西门外。

张家川回民皆土著，所遵行门宦有二。一为南川马二爷，马为金鸡堡马化龙之孙，其媳某露网生马于张川，张川头目加意庇护，长诵经，仍为伊教阿衡。张川回民遵行者十之五六；一为北山，北山系固原沙沟马元章之弟行教。马元章之祖父，乾隆间，充发云南，南川马

二爷之祖马化龙代行其教。嗣后，马元章回甘，仍立教门。外虽与南川同，其实外合而中异也。大凡回民酿患，皆由争教而起，窃恐张川终不免蹈覆前辙焉。陇山镇多系客回，凤、陇为多，平凉次之，秦州盐关又次。其所行教门，凤，陇仍行陕西旧教。平凉、盐关或行南川，或行北山各有所遵。

莲花城与陇山镇系一川，南北宽或三里，或二里不等，东西长七十馀里。由莲花城至陇城四十里，至马家店五十里，至高莊李家六十里，至陇山镇七十里，至张家川一百里。自高莊李家至张川为捷径，山岭崎岖，行颇不易。因自陇山镇大路而行，过陇山镇东门，进木合沟，行十馀里上山，再行十馀里下山，到张家川（张家川河由东北流至西南入峡）。

张家川南北长四十馀里，东西宽二三里不等。东北由杨家沟行十馀里上山，约半里下梁，道路平坦。至恭门镇计行一百二十里。初三日，后半夜大雨。

初四日，早七点钟，晴，起身。其大道则由恭门镇过河，上山至阎家店二十里，至马屋坡四十里。余由恭门镇北门出，顺河直行约十馀里，由富家川上山，过车古峪梁，行十馀里，由龙口峪下山。林木丛杂，大石横亘。雨后水发，流如瀑布。行六七里至龙口峪莊，再顺川行十馀里至马屋镇。泥泞难行，午十二点即宿焉。

马屋坡系陇州所属，分州移住於此，代理民词，与清水之龙口峪接壤。自龙口峪下山时与土民遇，同行十馀里。据称清水七月间，稽查丁口不准，遗漏恭门镇之车古峪。所有回民每丁摊钱三文，汉民每丁摊钱八文，又加摊钱七文，共十五文。居民咨嗟，讹言四起，或云被

外人丈量。此地高居陇山之顶甚寒，所出系大豆、油麦、麻、余穀不出。加以久雨，居民糊口亦不易，及到陇州之马屋镇细询始知。七月间，恭门镇一带，系查保甲，然书差之籍故苛派，借口外人，其县令知此弊否？而居民已怨咨不堪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为民父母者，其慎之乎！

初五日，起身。循马屋坡之东沟而上，行十馀里，上关山岭，岭上有关帝庙，凡往来行旅，咸叩祝神，甚著灵迹，余亦从之。敬神即敬心也，敬心即敬事也。以关帝之忠义，震烁人寰於深山大林。一为叩拜，令人忠於所事之心油然而生，随以此意语学生刘文绣共勗焉。路极崎岖，石蹬高低不等，行人敛神始不差跌。行十馀里下坡，路微平坦，马始可乘。至故关，山势开拓，心目因之一宽。盖自马屋至关山岭，水自东而西，自岭下山。水自西而东，水激石如雷吼，浪翻似玉，亦巨观也。自故关川行十馀里过河，水极深，行李浸湿。行六里馀至白家湾，行四五里至段家湾，行十馀里至曹家湾，行二十里至神麻镇，行十馀里至陇州之西关。宿焉。计自马屋至故关五十里，故关至陇州六十里，共行一百一十里。

由陇右至陕省有数道。一由张家川、恭门镇、故关至陇州为大道；一由清水之白沙上山至长甯驿、咸峪关为官道；一由清水之长沟河进沟，至蒿里坡上分水岭，再循河而东，上大坡窰梁头为一站。由梁头过小关山岭石莊，至大李村为一站。再过八渡千阳河、草碧镇至千阳县为一站。三道之中惟故关最平坦，咸峪关次之，小关山又次之。故关小关，余行数次知之稔。咸峪关未行，仅知大概，后再细询。陇上历朝为用兵要道，汉光武时，隗嚣围来歙於陇上（即今陇城地）。

马援於帝前聚米为山，指陈进兵方略。其时，仅故关一道，马援示众军以间道。汉兵至陇上，器惊以为神，疑今长宁驿一带小路也。五代时，薛仁杲败太宗于陇坂（即今千阳县一带），用兵贵知地理，不惟按图，以求必须亲为查阅，或无事时往来于其间。国初，大力将军之为诸军乡导，殆亲历于乞丐之时，所得耳长沟河小路。初为土人所行。

同治间，陇州道闭，旅人始开此径，今亦成坦途。秦州至陕西，又有小道。由秦州之东川，过柴家坪、柏杨渠、圆嘴头、吴寨，循渭河匾，而东出山，至宝鸡成村，然路循河岸极险窄（俗称缘河之路为匾）。秦州东乡之小买卖人走之，行旅惮其险不肯行。若用兵可出其不意，而行之，否则为敌所扼，将有如晋败秦于殽陵者矣。因附于此。

初六日，阴，起身。大道本应由陇州南门外自北向南过河，行二十里，复由杜阳自西北向东仍过此河，大雨之后，陇川河暴发，人马不利於涉。询之主人竟出陇州东门，过一小河，绕道赴北山之麓，行二十余里至杜阳，行五十里至草碧镇，行六十五里至寇家河，行九十里至千阳，宿焉。时晌午，进千阳城中一阅，阗阗繁盛，街道宽约二丈有馀，与学生刘文绣购左传句解，擬於马上读之。满城询之，至一小铺，云是卖书者，而架上仅有四书、蒙经数部。问左传，则云已售罄矣。地处关山之中，卖书者仅一家，而左氏亦无有，遑问新出之各种乎？陇州千阳本一川，其水系故关、咸峪关、小关、龙门洞暨各处所流之水，汇而为大河。在陇州为陇州河，陇州之东南二十里为杜阳河，自千阳以至峡口为千阳河，本一水，而名因地异也。陇州之川，东西长约三十余里，宽或四五里不等。顺河自西北至东南长五十里，宽或二三里不等。河流至草碧之西北数里，东西山势略一束，河流于中。远

视之，陇州川矣。再下为千阳川，自草碧至千阳之西五里铺，为南北川，长约三七八里，宽三四里不等。自千阳之东至黄牛堡，为东西川，长三十里，宽二三里不等。自黄牛堡转而南至峡口，又为南北川，长五十余里，宽二三里或四里不等。千阳河为陕西入渭之第一水，由关山发源，仍於关山之支山峡口入渭，故考陕西八水者，知有千而不知千合流于渭也。千水至草碧镇最难过，陕甘未分闱时，秦州罗家沟生员罗润身过此河，被水冲斃。行人屡屡失事，缘水初出山，地势高陡，河底系大石，水激势猛，人不能当之。余鉴于前失，此日多绕道数十馀里，亦不惮烦。

陇州城东西长三百馀丈，南北略短。有东、西、南三门，其西关无城，为旅人安寓之所。城外高内低，甚坚固。有十字街，东西为大街，南北为背街。千阳县城东西长二百馀丈，南北较短。有东西两门，为大街，余皆烟户所居。北靠山，然离之尚远。同治间，陇州、千阳两处居民，严守未陷于匪，故廛市俱仍旧，人之有乔木世臣之慕焉。千阳县告示西潼铁路工师居省已久，上宪札催，筹助路款。县令稟请提义，仓账粮变价，应得钱一千数百缗，集为成本，并称铁路修成。而运账粮异常捷便，其每年息银由省解县，作为学堂经费。又稟请每石粮加徵二升，每升作价二百四十文。上忙完钱一百二十文，下忙完钱一百二十文，并飭里差不得浮收滥徵。盐局奉县札，每盐厘一斤加制钱二文，自七月初一日起收，以集路款。又县令奉札，严催民户田产地土从新税契，每契粘贴契尾，以裕国课而免遗漏，足徵筹办。新政集款亦非易，将来能否踊跃输纳。夫修铁路，非集巨款，不足以济变义仓账粮。再由粮征，每石加粮二升，亦势所必至。然在办之得人，则不至累民，民不至滋事。窃恐日久弊生，差吏从中勒索。居民或逢年

歉上柜，无力完纳，难免不别生事端。至于盐厘每斤加制钱二文，为数寥寥，然通盘合算，所得亦巨。催粘贴契尾，亦是筹款之法。第民间安保，不有隐匿未税各弊。当轴者原秉公办理，特恐奸民籍端讦发，书吏遇事生风，利集害亦随之。百姓足，君谁与不足，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有子定不作欺人语也。

初七日，早阴，微雾，午二点晴。千阳县离黄牛铺二十里，昨日午后，千阳雨仅数点，而黄牛铺、柳林铺、凤翔府通夜雨不止，百里不同天。今数十里之遥，雨不雨判若二天矣。自千阳行二十里，至黄牛铺，风、汧分界处。上蓬头原，过称沟湾，其径本于原之西上，自东直下，复於沟之东，自下直上。雨后，泥泞不可行。原之左有别径，旅人之载重而行者也。余仍此道，以为路平坦，即泥泞不为阻，且不至我马既涂也。詎知沟深之处，路被水冲，泥深数尺。余下马颠蹶而行，几为所陷，适脚户亦行此径。余再三喝阻之，不然则余所历者，彼必历之。且载重货，其险有不堪言者。因知天下事，初见为险者，其终必无所苦。若见为不险，其终必至於险，其苦更较甚於险境。险，则人人共见为险，已亦预防其险。敛神静气，随机应运，故险亦不至为累。已见为不险，遂至不仿，其或险及至。变出非常不险，变而为险，临险而始防，已属不及。况不及防其险乎？行路如干事。雨后行滑路，如时危任重事。雨后，绝不滑之路；时危，绝无好干之事。知事之难而挺身任之，不避艰险，不辞劳苦，不惜性命，不惟不愆事，而或足以成其事；知其难，而巧以避之，初以为得计。及历其境，则向之巧以避之，正其深以陷之耳。事败名裂，悔之亦已晚矣。古人随地皆长学问，余微有见，附志于此，为终身之戒。称沟湾至柳林铺路十馀里，

余由别径行，已绕而过之，不觉也。而意以为当先至柳林铺，适於树林望见城楼，方知到凤翔府矣。柳林在途，可至而讫未至，凤翔尚遥，不期至而竟至。始知天下事之畏难，必及于难。不畏难，而不至不所难。不期事之成，而竟至於成。期事之成，而必至于不成，皆有天存焉。噫！自千阳至黄牛堡二十里，至柳林堡五十里，至凤翔府七十里。凤翔府城，其宽长较西安省逊，东西长六百四十馀丈，南北宽三百馀丈。城内商贾辐辏，居民皆居背街，城内靠城根多隙地。城外高，女墙严密。内则如平坡，人可行，民间呼为卧牛城。顶宽而脚数倍之，既不怕轰击，事危则城中之人，到处皆可赴城助守，似较别处城之内皆峻者，於防守有裨益也。府城外有东关，无城多旅寓。城之东有东湖，碧柳参天，跨水架楹，间以茅屋。於高台差池中，忽睹此寥寥数椽，悠然起城市山林之想。若当修禊时，棹舟游憩其中，乐可知也。城外东行数里有凤女台，相传秦穆公为幼女弄玉筑，今废。弄玉萧史之事，论者疑其不经，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神仙之事，古今列传所载，代不乏人。若执一以论，刘阮之到天台，皆如陶渊明之桃花源记。托以见意者，流也。窃恐古人亦不甘此，姑置之疑信间可。

初八日，阴。行三十里至红水（凤翔属），四十里至凤鸣岗，“石碣”之字大二尺余，笔势飞舞。五十里至岐山县，六十里至砚瓦沟（岐山所属），居人治砚为生。石有青红二种，惟纹略粗。客商购者甚多，价颇廉。行六十里至龙尾沟，行九十里至益店（岐属），市集颇繁盛。行一百一十里至扶风西门外，宿焉。

岐山县城，东西长三百六十馀丈，南北宽九十馀丈。有东西二郭，西则城垣新筑，东则无城垣，数家旅店而已。周自太王迁岐，至文

王以百里之地，肇兴王业，凤鸣岐山，史传称之。盖文王之德，深入人心，万姓豫悦，太和之机，天人感应，即百族亦感和气而鸣，是文王之德，足以致物之和，而凤鸣特应其机。文王之德原不以凤鸣为高下耳。不然，历代所称瑞应者，不一而足。何朝瑞而祸晚，即随之哉。

扶风城在数原之中，西依半原筑城，东南二面依河，北则半依原，半阻水。城之南，凤翔之红水河绕城而流。东则法门寺，水亦绕城而流，至城东南角与红水合。城南有门二，北门一，西门二，东门二。旅人由南而东穿城过径较捷。如天晚城闭，则由城之东绕北至西，惟路较城内难行。同治间，以蕞尔之城，捍御逆匪，未尝失机。城不在方，惟求其坚；地不在险；惟善于守。始信。扶风茂陵之大有人在也，马氏兄弟材皆卓出，而伏波将军之大器晚成，尤足以动人。希仰理财，则牧养以聚之。既而散给亲友，无一毫鄙吝气迹。其远游二帝，扶助龙兴。其老也，据鞍矍铄征南之役，不避难险。其诫子弟书，谆谆如儒生，即惹苴被讪，无损盛德。厥后，其女亦母仪天下，为汉贤后。班氏（班超）兄妹以文名世，著述典奥，追踪史迁而定远，（超）以书傭投笔从戎，封侯万里。三十六人击杀匈奴，使者因之制服诸国。其胆略气魄何其雄且傑哉！居人之国，独能放出辣手，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如定远者，诚可为出使规模。其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数语，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故能成功于危之中。厥后，其子勇亦克继其勳。乾隆间，县令某修立班、马祠，清查祀田，立碑县署仪门内，其教忠教孝之意，亦深远矣。地灵而人杰，扶风之俊其勉之哉。

初九日，阴，午后微雨。行十里下原，上坡至狼店镇，三十里至杏林镇（扶属），六十里至武功县，过漆水，行八十里至小韩店，行一百



里至东扶风(武功镇属),行一百二十里至马嵬坡(兴平属),行一百五十里至兴平县西郭,宿焉。

武功县城,其西扼原而筑,南北城俯原而下,如陡坡形。东临漆水,自下望之,城内之西,林木丛生,坡势参池。守御之法,以西城为最要。西扼平原,旧有大方砲台一,小砲台二,城角砲台二。其方砲台宜设重兵,方足抵御。武功与扶风同在数原之中,然扶风城内实而外峻,守法只防敌人间我虚实,临原遥击。武功西城,外实而内虚,若西城守御偶疏,则敌缘城而上,击我城内,势如建瓴,故守御之法,较扶风为尤要焉。无西门,南门二,东门一,北门(未考)。漆水自北而南,环流於城之东如襟带,东原对拱如屏,地险而人尚武健于斗,亦地气然也。

班固庙,在扶风县东十里狼店原之上,乾隆间,知县事熊邦振重修,今已倾废。杨贵妃墓在兴平马嵬坡之西一里,坐北向南。毕秋帆中丞抚陕时,檄兴平令重修墓之外周,以高垣中建拜庭。东西廊房各三楹,外设重门,榜以匾额。门之外立石碣于路,行旅题咏者众,秋帆诗亦刻两楹。班氏善属文者也,继史迁后作汉书,忠奸兴衰,燎如指掌。杨氏著於色者也,艳妻煽方处,谓唐室之中危,皆妃酿之,亦不为过。然题妃墓者,词多为开脱。而班祠题咏无只字焉。盖班氏之文,惟士知之。妃之所以死,士庶人皆知之。孟子云:食色性也。性之所近,则慕之,慕之不已,则代为解之。且多恕词焉。唐之中衰,其失皆由明皇,妃本其子妻也,暱其色而纳之,乱伦甚矣。明皇心本自愧,故多方以悦其心。兄国忠姊与妹虢国、秦国、韩国三夫人,极为宠异。一时肖小,趋谀附势,幸蜀之祸,不待范阳烽起,已早兆於纳妃时矣。致唐之乱,非妃而谁?但完全罪妃,则亦非持平之论。妃一女子耳,

若明皇拘于名义，不纳为妃，即纳而不荒于色，妃岂能亡唐之天下乎！且妃不宠，则国忠不相，国忠不相，则范阳之兵未必能起。而妃暱禄山，朝廷起居动相递报，亦未必有。此举是乱唐者国忠也，而实妃也，亦非妃也，而实明皇之自乱也。有妹喜姐已，而杰纣不之宠，则二人岂能亡夏殷哉？然则妃本乱唐者也，而班固则有文于世者也，行人题班少，而吊杨多，亦性之使然也。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以好色之心好德，则家国治矣。初九大雨彻夜。

初十日，雨微歇，起身，（雨）忽又大至。三十里至马跑泉（属咸阳），五十里至咸阳县，雨止。过渭河，河水满岸。询之土人，言自七月二十七下雨，至今未休，秋稼不能收，麦苗不能下种，其愁苦之状，不啻蹙頞而相告也。渭水至咸阳汇众流，一望无涯。惟水势平坦，船行无大浪。行三里过泮桥，泮水亦涨，大石桥二十九眼流尽满。下桥至官道，泥深数尺不可行。绕道忽陷於水，仍由官道行。马为泥窠所溺，失足者数。行三十里至三桥，路旁之小径，始可行。二十里至西南省（府）。进西门，桥梓口旅舍，系为赴考诸生所赁，赴马坊门宿焉。计自七月二十八由兰州起身，八月初十抵西安，共行一十四日，一千四百数十里，而山行之险，以关山内为第一；泥泞之苦，以咸阳至省为第一。

西安西门外，驻扎常备军三营。旧营三，今於营之外，筑围墙，内设体操架。火神庙外亦筑围墙，内有体操场，设备如左。

一木城前面，俱用板装，上设木垛，墙后面两柱，设立云梯。一绳槓架，中用横木，四面方，下钉铁环系以大绳十根，如鱼贯横木。两傍置立木杆，四横木，东西两面用木梯二。

一木楼梯，级高一尺数寸，宽一尺。一活桥，一翻杆架，一鞦韆架，高一丈之谱。

十一日，阴，歇息。张月潭託寄豫观察函禀，早六点，赴满城，皇城东门外豫公馆，亲送讫。归即收拾马鞍所用一切零件，又赴骡马市街，钉马掌。午一点，游广济街、南院门，并与总办杨大人寄信。南院门，当庚子两宫西巡时，诸凡湫隘，今则铺面焕然。邮政局、洋药局、书局、照像馆俱在此街。鼓楼、钟楼焕然改观。学务处、警察学堂、督练处俱设立，各有衙署。警察学堂在西关，督练处在长安县之西，学务处在钟楼南。

十二日，晴。自西安起身。十里至浐桥，二十里至灞桥，四十里至斜口（临潼属），五十里临潼县，七十里新丰驿（临属），八十里临水，九十里零口镇，宿焉。计行九十里。与甘肃文高等学堂委员林易生遇。

临潼县离临潼山三里馀，城四角微高，中低，四面门各一，行旅进西门，出北门，廛市较兴平、咸阳诸县逊，惟居民悍劲之。温泉在临潼山之下，其泉涌出处在石窑下，水深约四尺馀，水眼上置石磨。忆余庚寅会试经此，曾下池用足蹙之，水激石磨有声，此处水极热，味如硫磺。窑之外为一圆池，无亭，居民行旅之下者浴焉。外设亭阁，中名贵妃池，即白香山《长恨歌》所谓“春寒赐浴华清池”也。贵官大僚浴之，给住持钱若干。行台亦在此洵胜境也。灞上即今灞桥之东。鸿门坂在新丰驿，楚汉时，高祖迁居灞上，楚欲图之。置宴鸿门坂。项伯为其友张良，私往汉营送信，高祖深结之，赖免于难。楚汉之兴亡，实肇于此。樊哙，高祖亲也，奋卫高祖，虽死不避。项伯，羽之伯也，私与敌结，固有德于高祖，而有负于项王。骨肉如此，况其他乎？范

增之为羽谋者至矣，惜为项伯所阻。若高祖之代为谋者张良诸臣，而樊哙捨死不顾，君臣一心，则事成。君臣离心，则事败。苏氏责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吾则以为羽有一项伯，而不知去，宜乎？楚业不兢，盖不待见，困垓下而已决之矣。

蔺相如墓在临潼东十余里，邑人立有石碣。按相如不与廉颇校，颇终下之，克以柔也，实感以德也。相如知秦之畏赵者，以吾二人在也。吾与颇校，颇必争盛，是予敌以间也。敌乘其间而伐之，则亡赵，亡赵则已与颇俱亡。争於何有？故以敌颇之心敌秦，敌秦之智服颇。视国家为一，视人已无偏嗜！后世当轴者待疆场之臣，如能效相如谋国之纯，则何患将之不为我用，而我竟不克与敌争也。

十三日，雨。自零口冒雨起身，四十里渭南西关。过酒水桥进县城西门，出东门过文昌阁。阁扼南原而建，左靠原，右俯渭水。筑门若城状，上立高阁三层，气象雄峙如关隘然。上扎兵数十，亦足扼守。循渭河而东，六十里至赤水，为晋周处故里。雨犹不止，衣物浸透，因止，宿焉。此日，计冒雨行六十里。人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不患不改过，患改过不能如周处之勇。故用人者於蹶（弛）不羈之士，必须加意，以成全之。不可疾之太甚、使无自新之路。平时有害于乡，乱即有害于国。推原其故，皆司教者严以驱之，及酿成巨患，犹不自悔。待人之刻，反责某为乱，某为逆，则其阴险忌刻之心，直欲驱逐。可用之才，尽为敌资。犹之与技击者争所用，皆不知技击者，欲不败得乎？

故欲用人，须不拘成见。可教则教之，设不可教，宜留以馀地，庶使之知改。若界限太分明，物我之意，时亘於中，其不致非常之害者几希。夫周处有过者耳能改过，则不为过所累。初为世疾，后反为世重。以

杀虎斩蛟之勇，折节读书，出身致主，卒为名臣。使当时拘其前日之非，而不之用，安知处不终陷於匪僻之中，以终其身也。惜世之如处者甚多，而(故)特因处以发之时。旅寓，雨犹未止也。

十四日，雨。自赤水起身。三十里至华州，商贾旅舍在西关。旧城倒塌，旷无居人。新城在旧城之东南隅，其东南二面仍据旧城，西北二面新筑。出东门，过汾阳王祠。王值天宝之乱，身经百战，平定两京，功绩赫赫，史不胜数。其处鱼朝恩不以小人待小人，直以君子待小人。祖墓被发，而自责之辞曰：余治军不严，发人墓者多矣。今余墓被发，乃自取也。何其处人之所难处，而不动声色如此也，朝恩亦心服之，而陷害之心阻，权臣在内，大将不能立功於外者，皆将之不善於处权臣耳。善处，即权臣亦无如之何。观王之事见矣。四十里莲花寺，六十里东西柳枝，六十馀里过太平桥，即陈希夷先生堕驴处。宋史太祖受禅，希夷大笑曰：天下太平矣，笑而堕驴。后人因取以名桥焉。七十五里至浮水镇，一百零五里至华阴县。时已点灯，雨忽大至。县无旅舍，冒大雨行五里至华狱庙，宿焉。凡事未经觉难，若经数次，即不觉其难。余自兴平至咸阳，雨，五十里颇觉其苦。自咸阳至省(西安)，雨止，而泥泞难行，每见泥窝懼之。自零口至赤水，冒雨行六十里，似觉不如兴平至省之难也。今则冒雨行一百里，雨时而微，时而大，甚至河冲堤壤，道路皆水，反不觉其难，而安之若素焉，身已经历故也。刘生谓余，以后如遇劲敌，或乘雨袭击如何？余举古人之事以实之。乘马高谈，雨若足助余与刘生豪兴也。此日，行路一百一十里。

十五日，晴。西北风扫去秋云，太华三峰俱现，惜日被云遮，未照

得仙掌毕露耳。三十五里至潼关，进西门，出东门。守关者询所自始放行。向南行三里馀，出金陡关，关外即河南省交界。光绪二十七年，巡抚松寿立有石碣。绕道向南顺电杆行（车道系深濠，眼界不宽故绕行）。二十里过河，水深而险，至中流浪越马脊，几占灭顶之凶。两腿之衣服行装被水冲起，马如生翼，幸数步即登岸，至文抵镇，旧阌乡分县在此。阌乡县移治新城，拟住宿，曝衣物。第旅舍阻雨，与水者多无宿处，仍就道行。询之土人，始知所过之水为青龙涧，每逢秋水涨，人马皆有冲斃者。余安然无事，遇险而不惊为险，始知忠信涉波涛，古人不我欺也。行十里至谷口，有饭铺数家，食毕复过河。此水尚小，然漫延满路，深处置木板桥，下马牵而行。进深壕，行十馀里至盘豆镇，复过河遂宿焉。计行七十五里。潼关之东，路多深壕。雨久，两壁高崖，或颓路被土阻。必须晴数日，后经修治，车始可行。关外河南道据土人云：十里加五里，若行三十里约合他处四十五里。问所以加路之故，则云：与陕西、山西交争潼关界故也。未知确否。潼关至河南府，秦岭横亘于南岭，如有大涧原之前，即有河。一日之中行八九十里，至少必过河三五次，或六七次，行者病之。

潼关城依潼关原而立，南面在山上，西南，东南俱依山如陡坡形。北据黄河，西北、东北两隅在川。西关门一，西瓮城门一，东关门、瓮城门各一，北门一常闭，水门一，上有谯楼。潼关河流於城内由此出关，之中修石桥一，上列廛过者，或不知为桥也。北面、东北、西北俱砖砌，南面、东南、西南俱土筑，未砌砖。关势险而峻，若设重兵拒守，即寇亦难踰越。易曰：先王设险以守国。此之谓欤。

十六日，晴。自盘豆起身，大路两壁间或塌陷尚未修治，绕道向

原行。日东升，天气晴朗。迴看太华高峰仙掌毕现。所穿衣服并行装，经日光热气蒸腾，俨如久困之逢亨也。马上欣然行十里至高碑铺，行二十里过河，至阆乡县进南门，出东门。城靠黄河极湫隘，市廛无大商，民舍参差。上原沙极深，行走难涩，足如不前状。行四十里至达子营，买饭食之。绕道五十里，至新丰峪，建有行宫。下原至稠桑过河，上肴陵至鹰愁涧，即秦三师被获处。行七十五里过函谷关。

关外即红龙涧水，群呼为灵宝。河水略杀，然不可徒涉，有小船渡焉。行李卸於船上，马由河中行浅处，亦越马腹。倘旧阆乡之青龙涧，有小船亦不至，行人之为水冲斃也。司民牧者凡事宜先为预防，於境内之河尤宜加意。孟子云：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先王於桥梁随时修治，其慎於人命者至矣。函谷关南枕秦岭，北襟黄河，东西相稠桑。灵宝河谷道深而邃。原上有小径，单人可行。设重兵则为禁地，即使越之亦不敢矣。秦、豫、晋三省，名山大川，无险可守，函谷之地较为扼要。然比之甘肃万山丛杂，怪石陡壁，天然险绝则逊矣。函关地扼通衢，一望了了，孰能越之？若甘肃关陇诸山，险则险矣，若欲绕行，则小路歧出，越之较易。故守函关，非重兵驻扎，则不足以御敌。守陇山，非多设关卡，则不足以守险也。过河至灵宝县，宿焉。计行七十里。下店，日甚早，取衣装亮晒，至晚俱乾。进灵宝县城闲游，市廛繁盛。县治在西街，署之二门，囚者累累，不知何案，然已不成人形矣。城有东、西、南三门，无北门。街如丁字形，东西为一长街，南仅半街，北为小巷。史记：老子骑牛，西过函关，关尹喜门望气知之。城之西门外有老子讲经台。函关口有石碑，上泐夏直臣关龙逢之墓，忠言直气，实与函关俱永。一望此碑，又觉函关实属高峻不可及也。盖函关为天下第一险隘，不可骤越。关龙逢

古今第一直臣，不可遽希。然古今之忠臣义士，皆人为之。苟坚心苦志，为国忘身，即龙逢之谄护，不难造矣。不见夫函关乎守者，攻者古今不一其人，秦有其险，而楚与汉灭之。晋不能守，而五胡蹂之。足见用兵得人出奇制胜，则敌之险亦可越耳。严关可度，名臣可及，是在有心人之自为筹思耳。

十七日，晴。乘月行十馀里，天始亮，红日东升。行二十里，由间道赴陕州。未至之先，至一村，人尽窑居。其法由平地取土，深四丈馀，四面长方，横约四丈，直约五六丈，四面皆土室。其门自上及下如陡坡状，立门以限之，若关闭则谨慎异常。预在院内取水窖，以备雨焉。孟子云：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亦此类欤。行六十里至陕州，过河进南门，出东门。陕州为周召公旧治，风气纯朴，市廛不甚华盛，居民富庶。其城西北两面枕黄河，北绕张茅峡，河东据高原。城外高内低，女墙皆砖砌。城门四门之外，俱有瓮城，亦豫省之重镇也。行七十里至瓦窑，此地系余庚寅会试归，遇雨而露宿之处也。庚寅，由京师起身，至邯郸。闻同年聂惠卿病卒，已殡于此。因偕其仆过彰德，遇雨，官道不开，每日绕小径行，或十馀里或二三十里，至陕州庙沟。雨后数日，旅舍食用俱竭，不得已顺水行。余自朝扶车约六十里，腿被石击倒於水，冲流里馀得出，羞上岸，至瓦窑，无旅舍。窑户数家，亦无食，余含糖，啗枣数枚充饥。车马终夜无。

次日，至陕州之南关。里馀，车陷深泥中。余一人看守，自远来数人似非善类，然被行人冲散，此次频於险者屡矣。而竟化险为夷者，亦祖宗之阴德，有以邀天之呵护也。今过瓦窑前情如在目前。行八十里，遇华阴薛陶庵，坐谈片刻，始别。知友人张愚生已登白简。



愚生有材而不逢时，其屈之，正其伸之。学养必有长进。余不为之戚，反为之幸耳。陶庵有奇才，雄于谈论，亦坎坷不偶者。偕其子仅十四岁，奔驱道途，其心必有所营，殊不以行路为苦。行九十五里至磁钟镇，本拟止宿，因食赶路二十里，至张茅镇。旅店拥挤，初至，小铺室湫隘，又无喂马处，复移至骡店，地不宽而槽道爽敞，马不至受露天之苦，惟人仍无住处，因设板铺以棲身焉。非余之贱人而贵马也。

马失养则不能行，不能行则人因之受累。故骑马必时知其饥饱，节其奔驰，勤其喂养，慎其止息。马不受店之累，然后，人不至受马之累。行军亦然，不可不察也。计自灵宝至陕州六十里，至磁钟九十五里，至张茅镇一百十五里。此日，共行一百一十五里。

十八日，晴。午忽大风，林木为摧。行十五里至庙沟。上山行二十里至峡石镇，牌坊上书旧峡石县，今驿分司驻此。越梁行三十里至兴隆镇，行四十五里至观音堂，下山行六十五里至英豪镇。暴晴之后，泥外干内湿，马足被陷，半日不得出，因止宿焉。一则自陕西至此，逐日被雨，衣装俱宜晾晒；二则马力已疲，养精蓄锐，庶不至仆痛马瘡矣。

关陇之山，北自宁夏迤邐而东，中自平凉泾州蜿蜒而南，南自巩昌、秦州、清水萦绕。而东在陕西之南，则为太白、终南、临潼、太华、少华、秦岭熊耳，诸山在陕西之北者未审其名。其东则山西、河南之中条山，横亘于中，至潼关南北诸山相隔约数十里，黄河流於中。阌乡、灵宝诸县，每日所过高陵，皆南山之脚也。自陕州进山，至庙沟越山，至观音堂下岭，是陇、秦、晋、豫四省之南北两山至此，为一大结束。其间若张茅、石峡、观音堂扼守重兵，陕州以东则敌难以越矣。

守潼关必守函关，守函关必严函关间道。再于函关外之灵宝，严为守御，则陕西之藩篱固守。

陕州必於所管之张茅庙沟、兴隆镇、观音堂，凡地扼通衢者，密为布置，则陕州以东之屏卫严矣。有黄河以为之池，有秦岭诸山以为之城，若专阃者之用，得其人亦足以固吾圉也。易曰：“重门击柝，以御暴客”。义宜思之。

英豪镇，以苏秦而得名者也。苏秦从学於鬼谷子。初出，而进说诸侯，不遇车裘，俱敝嗒丧而归。妻不以为夫，母不以为子，嫂不下机，何其惫也。及刺股揣摩，学业精熟，出而相六国，改纵为横。强秦侧目，至不出函关者数年，何其壮也。一人之身，或荣或枯，厥功或成或败，岂於运乎？其初与世凿枘者，学之不精也。其后与世相合者，功之已至也。苏秦固战国游历之雄，其於民情国政刻意考求，既而有得，始能以宰制诸侯，无行不利。若今游历之士，宜效苏秦之下死工於学政、商政、军政、工政，脚踏实地，竭力考求，毋徒慕其名而忘其实，庶能由其粗以及其精。则耳目所及，心力所到，出以应世，或不至如赵括之读父书焉。若但涉獵以求，即服其服，言其言，行其行，终与茫然，无知者等耳。游历之学，固可不慎重，以将之哉。

十九日，晴。自英豪起身。行二十里至澠池县，澠池居原山之中，北枕（中条）山，南临澠水（流至河南府名涧水）。城高不过一丈五尺，四面俱砖砌，内低如平坡。汉冯异大破赤眉于此。光武劳之曰：始则垂翅河中，继乃奋异澠池。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云云。行四十里至石壕镇（澠池属），行五十里至澠池三十铺，五十五里万寿桥，六十里义昌镇，七十五里至麦仁岭（俗传冯异奉光武麦仁汤於此），

行八十五里至铁门镇，为行旅本站，市镇殷富。九十五里至克吕镇，行一百五里至蕨山铺，行一百一十五里至新安县之西关，宿焉。新安为汉函谷关，杨朴耻为关外人，遂移函谷于新安。其地居两山之间，北城依北山之顶而筑，东西顺山而下，西南角在川东南包奎楼山之头，於城之东关外筑城垣，建谯楼，上额曰：“汉函谷关”。此地虽不及函谷关之天险，然依山建城，中扼通衢，南依涧水，四山拱卫，城又据山之险。若设重兵，西河以屏蔽澠池，东可为河南府之保障。杨朴移关于此，诚非无见故。以河南府西之要阨论之，新安为第一。然守新安，必於新安三十里之铁门严为布置，则新安方不失之孤立。而又必於澠池东一带，如麦仁岭、毛沟岭、万寿桥、石壕等处山原交凑，沟渠繁杂之处，必多方严索考求敌人偷越之径，随时布置。再於澠池县预置重兵，澠池西之槐树洼、英豪以及观音堂，兴隆铺、石碛、张茅诸要扼，亦为布置，则河南府之险得矣。总之，天然险隘守之，在於得人，若新安、澠池以及陕州、灵宝等处，河南守之，则河南固。若陕西得之，则陕西之东门，所谓重关固蔽，非敌人所可越也。孟子云：固国不以山谿之险，诚为恃险者痛下针砭，虢因制而亡，郑以制而强，是在当国者修德以固吾圉也，但地利亦不可忽耳。

二十日，晴。出新安东门过河（即涧水），大石纵横，水及马腹，车有坠於水者。行五里馀过小梁，出山顺涧水南行三十里至磁涧镇（新安属），四十五里谷水铺（洛阳属），七十里至河南府洛阳县。进西门至十字街、误绕南出南门。由南复绕而东，几不知城之方圆，若干远也。下店歇息，因向店主询赴彰德路，自河南府之北，由孟津过河，至孟县一百里，自孟县至怀庆府六十里，自怀庆至清化四十里，共二百

里。即上火车，自河南府之东赴偃师七十里，自偃师赴巩县六十里，自巩县赴汜水〇〇里，自汜水赴荥阳县〇〇里，共三百里。以路之远近计。过怀庆上火车，只二百里。赴荥阳上火车，有三百里，较多一百里，计日多一日有馀，然黄河到孟津，水方自硤出，波浪速如奔马，自孟津过，至中流为洛阳管，自中流渡至北岸，为孟县管，一水两属。上船下船，迟延半日。况乘大浪过河，险至不测。余庚寅复试归，曾由孟县过河，其险乃亲历者。荥阳路虽较多，然离阅操之日尚远，与其因捷径而乘险，何若就蔓路之为安也。况自河南府赴荥阳，过偃师黑石关，渡洛水至巩关巩县，上凤翅城至虎牢，渡汜水至汜水县。关隘要津，必须亲历其境，方能知之。《史记》楚汉争於虎牢、成皋、荥阳之地，为三代后第一大战场。楚得荥阳，不能向西一步者，为汉塞虎牢、成皋之险也。荥阳东门外，为楚击杀纪将军信处。将军舍身替主，为忠捐躯，求之古今不可多得。若过其地，思其人，其忠魂烈魄，赫赫若奋死不顾之气，足以启愚顽而振作之。然则汉之胜楚，固得人心，亦得地利。有张良、陈平之谋，韩信之智，纪信之忠，绛灌之勇，而又得〇辕之固塞，成皋之险。东向以争天下，安得不胜楚。居荥阳之东，无险可恃。有一范增，而犹疑之至，若龙沮特匹夫之勇耳。楚之足以击汉者，恃羽之气也。气竭则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诗云：“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楚。”之谓欤。此余之所以舍怀庆而就荥阳者，非徒避孟津之险也。其所以吊古而思今者，则有在耳。

二十一日，晴。自河南府起身。行二十里至白马寺，寺之东为狄梁公墓，碑刻有唐忠臣狄梁公墓。夫公仕唐者也，周代唐而亦仕周者也。不曰周，而曰唐者，公心乎唐者也。何心乎唐？唐之不亡，公存


之也。存之，何国之大事在於储君？武氏欲立武三思为太子，公以微言止之，是武氏之不绝唐，即公之不绝唐也。鸚鵡折翼，曲而譬之。中宗、睿宗阴託公庇者，武氏不得知之也。若仅以五王之拨乱反正，予公是执一端。以视公也，譬之树麦，冬下种，而春耕之、夏收之。公之於唐，是冬树麦也。虽不及收，而收之者仍公功也。故不难于荐五王以收其功，而难于事阴贼险忌之，武后使之人吾彀中，而不吾疑，则吾乃得树之敌也。《纲目》於卒以唐，书之者，知公心也。今石碣亦书唐忠臣狄梁公墓，泐者知公之心，而亦愿学公也。愿学公何忠臣义士，百世之师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则泐碣者心乎公可知也。行四十里至义井铺，铺在古金墉城之东。金墉城迄今废为平壤，而方圆之基趾，尚有可见者。行七十里至偃师县，偃师乃古亳地，汤所都也。背首山，面洛水，南据崧水，北枕黄河。北自首山，南至崧山，宽约八十余里，洵兴王之基也。行八十里至中嶽庙，行九十里至孙家湾。此地乃本站，余前赴汴，往来所宿者。行一百里至大王庙，或云大王者，即世称黄大王以肉身成神者，未知確否？行一百零五里至黑石关，乘船渡洛水，水极平，深处约三丈余。顺河岸行，折而东进深壕。行一百一十五里出深壕，过小河。此处开设石灰厂，盖烧石灰以发卖者。向东北进深壕。行一百三十里出壕，进巩县之南关。关依谷口设立，极险要。出南关至巩县，县为东周君所都。地处深谷之中，洛水自县之西北流，城为谷水所淤。城墙约高七八尺，屢於城堞上加筑堞牆，然仍低。今其阙陷处，行有人迹。无事时，宜预为筑之，不可临渴始掘井耳。顺巩县南城至东关镇（巩属），宿焉。计行一百三十里。

升二日，晴。自车站起身。东行里余，过小河上坡。坡之右立石，泐唐工部杜甫故里。少陵遭逢不偶，值天宝之乱，奔赴行在，其自陕竄陇，复自陇赴蜀。饥採芋栗，历尽艰苦。然忧国之情，时见於吟詠，悵惻诚恳，可歌可泣。其流寓秦州东柯谷，著有秦州杂诗二十首。州之人立祠祀之，非重其诗，重其忠也。唐诗人如宋之问、沈全期等，非不以诗著名，而卑鄙无行，有玷骚壇，即所作之诗，不过偶重一时耳。其视公之忠肝义胆见之于诗者，何啻天壤。过其故里，心向往之。上坡行二十五里至凤翅城，行三十里过巩关岭，旧极险峻，重负难行。后闢途较坦平。巩关岭之左，岩下红石参列，居人攢其石为方块，用手车或小马车运至东关镇，复由洛河船运河工所，以为修堤之料。行三十五里出巩关，下坡行六十里至虎牢关。过汜水至汜水县，汜洛铁路工程兴筑於此。居民现运沙与大石焉。虎牢汜水，古称天险，为洛阳东之第一要隘。即郑庄公之所谓制严邑者。历代争雄，无不以此为拒守之所。今虎牢之口，城基倾颓，如无关口。汜水县尤破坏不堪，城被汜水淤如平地。南门陷于水中，水与门齐。城仅露二尺余，行人就其垣如路。北城尚好，西北城垣依原而立，城墙垛口多半倒蔽。夫以天下大同，原不宜分此疆彼界，然预置城垣亦思患预防之道。如谓巨炮轰击，城垣反为之的。则西洋各国於要隘，广置炮台，岂不畏巨炮之击哉！其质坚，其筑固，其守密，故足以御强敌而固吾圉。北魏攻虎牢数月，至捱地数十丈，竭城水道，南人犹筑三重城以御之。虽今古异，宜而防御之机，似不可失也。汜水亦要县，虎牢之有汜水，犹函谷之有灵宝。汜水不守，虎牢即孤。唇亡而齿不寒者，未之有也。故汜水之修城为尤急矣。汜水之东，铁路兴工，大道经雨后不可行，绕道顺铁路行。又折至官道，行一百里至荥阳之西，宿焉。

日甫过午，梳蕙沐浴后，游县城。回店，日尚未暮。计共行一百里。

二十三日，晴。自荥阳起身。行二十里遇隆镇(荥属)，四十里项水镇，六十里三官庙堡，七十里郑州，时已十二点钟。赴彰德火车，下午一钟开车。时银元未换，买票已属不及。且遇亨丰棧党先生託与黄公带信，缘黄公之孙在汴梁候铺饬差，迎其祖於道，倾谈半刻，不及上车行，即於郑州之西关。宿焉。计行七十里。

午在火车站閒步，车道初开，站房诸未完备。然钱塘里已成一街。南人得气之先，洵不诬也。郑州西城，旧属泽国，今成康衢。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如此。

巡警兵，铁路巡警兵，俱洋装。头戴圆帽如  形，操衣俱黑。操时穿布靴，出行则穿皮靴，靴底定圆钉，如螭状。值日巡兵在局外直立，肩荷洋枪(毛瑟刺刀、皮盒俱全)，或托枪在局外梭巡。未值日者，午四钟出操。现值初募成二行，一二三数，托四把枪。巡兵体质甚健，巡目在傍监阅。教员穿土黄色桂子皮操衣，寻常戴草帽，出巡则戴蓝圆帽，红缘(缘以红边)为饰。队官穿官衣，戴七星貂秋帽。教操者凜凜焉，不似他处之无纪律也。

(后四页为此日记真迹局部印件。凡复印件读时由右而左。)

世者也行人題班少而吊楊多亦性之使然也孔子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以好色之心好德則家國治矣初九

大雨激夜

初十日雨微歇起身忽又大至三十里至馬跑泉咸陽屬五十里

至咸陽縣雨止過渭河河水滿岸田之土人言自七月二十七

下雨至今未休秋稼不能收麥苗不能下種其愁苦之狀

不啻感額而相告也渭水至咸陽匯眾流一望無涯惟水

勢平坦船行無大浪行二里過灃橋灃水亦漲大石橋二十

九眼流盡滿下橋至官道泥深數尺不可行繞道忽陷於



水仍由官道行馬為泥窠所溺失足者數行三十里至三橋  
路傍之小徑始可行一百里至西安省進西門橋梓口旅舍係  
為赴考諸生所賃赴馬坊門宿馬計自七月二十八由蘭州  
起身八月初十抵西安共行一十四日一千四百數十里而山行之  
險以關山為第一泥濘之苦以咸陽至省為第一  
西安西門外駐紮常備軍三營舊營三今於營之外築  
圍牆內設體操架火神廟外亦築圍牆內有體操場  
設備如左  
一木城前面俱用板裝上設木垛牆後面兩柱設立雲梯

一繩槓架中用橫木四面方下釘鐵環繫以大繩十根如

魚貫橫木兩傍置<sup>立</sup>木桿四橫木東西兩面用木

梯二

一木樓梯級高一尺數寸寬一尺

一活橋

一翻桿架

一鞦韆架高一丈之譜

十一日陰歇息張月潭託寄豫觀察函稟早六點  
赴滿城皇城東門外豫公館親送訖歸即收拾馬鞍所  
用一切零件又赴驛馬市街釘馬掌午一點遊廣濟  
街南院門并與總辦楊夫人寄信南院門當庚子兩

宮西巡時諸凡湫隘今則鋪面井然郵政局洋藥局  
書局照像館俱在此街鼓樓鐘樓煥然改觀學務處  
警察學子堂督練處俱設立各有衙署警察學子堂在  
西關督練處在長安縣之西學務處在鐘樓南

十二日晴自西安起身十里至漚橋二十里至灞橋四十里

至斜口

臨潼屬

五十里臨潼縣七十里

新豐驛

臨屬

八十里

水九十里零口鎮宿馬計行九十里與甘肅文高等學堂  
委員林易生遇

臨潼縣離臨潼山三里餘城四角微高中低四面門各一

## (二)赴京沿途日记

按语：

周务学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四日由甘肃至北平经宁夏、陕北、山西沿途日记，共计三十八天，时年三十九岁。

七月二十七日，出省，由宁夏赴京。初拟由宁夏至包头，归化城山外一带，绕边而行，至大同、宣化、居庸关至京师。惟奉升制军面嘱，此次同荐者有陕西举人杜良奎，米脂人。可由自宁灵厅、踰石沟驿、羊圈儿、青山子至定边、安边，再由宁条梁、正金堡、老虎峁儿、小李河至绥德州，转至米脂县，约杜君同行。再由宋家河过渡，至山西汾州府赴太原，上火车至京师。缘杜举人朴实耐劳，学兼体用，升公极钦所敬。余亦心仪其人，故不惮路之险，而踴跃以行焉。从者非他即余，前赴彰德阅操，同行之刘生文绣也。

晨，即出省，至黄河桥。余马即上桥，而余所骑之骡，惊避万端，执不上桥。余嘱水夫数人，用大绳由骡后腿牵挽，再用二人力牵撤手，骡遂驯而上桥，行亦无阻。噫！余穷居四十年，前陶勤肃公及端午桥中丞招致颇力，余始终谢却。今蒙吉甫制军保荐，谬列国家求材之选，又为当事派赴北洋东三省考查军队，义不容辞始为之行。计余

未行之先，其造物之多方牵引，实属莫之为而为。今此骡执不上桥，为水夫牵撤而行，其事似与余出处相类，不禁为之三叹。十五里中堡子，四十里车渠川，七十里水柏河，宿焉。计行七十里。车渠川，(是)余前送胡直生师赴宁夏府任时至焉，直生师前曾提督甘肃学政，余蒙考取前列补食廩饩。辛卯又蒙延致幕中，籍得披览群书，暇亦考究字学，获益不浅。今直生师逝矣，而余复过此，云山指挥，不胜依依。水柏河素产瓜，大而且沙。兰省嗜瓜者称焉。今夏亢旱，岁歉而瓜亦多干死，生者大不过拳，居民多菜色。余与一老者遇，询种瓜状而已两三日不举火矣，伤哉。

二十八日十里沙冈子，十五里曾家坪，二十里石池，三十里王家沟口，五十里赵家堡子，六十里三支洞。入秦王川口七十里四墩子，九十里六墩子(皋兰属)，宿焉。计行九十里。适潘锡九直刺自洪水查案回，畅叙数刻，并属(问)候、王含初，车立齐诸君。

七月二十九日自六墩子起程，十里沙梁墩，二十里甘露寺(平番属)，五十里沙河井(出沙河井二里余有二道，向北赴洪水分县大道，向东北赴中卫县大道)。六十五里东井(洪水分县属)，七十里苏家窑(折向东行)，九十里中场子，一百一十里大纳排。本拟宿此，因店无麸料，虽日将暮，只得前行一百五十里锁汉堡，日已暮矣，宿焉。自六墩子起身，路尚平坦，至甘露寺以下，地无居人，平沙茫茫。沙河井处，小沙山中，居民仅五六家。中堡子有店户二，大纳排有水，居民颇多。然天旱无豆，亦属荒歉。至锁汉堡(靖远属)商民颇盛，较一路所宿之地，为巨镇焉。

四墩子属皋兰，余同年王君树中家焉，宗族蕃衍。王君以进士宰

安徽太和，有循声，为当轴者所重，卓计列入荐章。适丁外艰里居服，阙在明年，热心时务。今岁亢旱，秦王川一带尤甚，特向制府借籽种。后又请赈，又借小铁轨运沙，以开风气，事半功倍，里人称之。若能推行，则荒瘠可变肥美矣。

按兰州之北山襟带大河，行者入沙沟，至崖渠川，系上脚路。复由车渠至水柏河，系下脚路。皆两山夹逼，其径高低不一。至水柏河，山势颇展。至王家沟口（俱系南北小川，东西宽一里或里余不等）。至三支洞入秦王川口，秦王川周围多沙碛，遥望南北一百余里，东西约一百七十八里。地平坦，居民凿地取沙，以覆其地约六寸有奇。询之居民，其地下土上砂，耕种可支数年，是人力以土田变为石田，似得古人格致之力也。惜无水，井深约十余丈，议者欲引平番河，以资灌溉，恐其功不能成也。自三支洞至甘露池，一望平旷，地俱开垦。自甘露池至沙河井，入沙山中地多荒无人居。自沙河至苏家窑向东北行，自苏家窑至中场子折向正北，自中场子至大纳排仍东北行，自大纳排至鸡儿嘴行沙沟中，计自沙河井至大纳排此一百余里。万山杂遯或起伏。此地若行军，必须属意搜索方可前进。缘山径多而岐，稍一疏略，则全军受害不浅矣。此地无水，军行必多方设备。自大纳排有水泉，能饮百人，至鸡儿嘴有泉能饮五六百人，其水亦能溉地。行沙沟中，乱石塞道，沙深处能没马蹄。自鸡儿沟至索汉堡，行平沙中，然此数十里，马痛人疲，几乎欲进不前。此自皋兰至靖远索汉堡，地势之大概情形也。

三十日，自索汉堡起身。二十里一条山，七十里青崖子（有营塘属三眼井），九十里营盘水，宿焉。

一条山行五六里，下山有古长城，计自凉州古浪绕松山头，至大靖土门子而来，以迄中卫南山，过河以界中外其亦天限之也。秦皇命长子扶苏监蒙恬军以御胡，其筑长城自肃州嘉峪关起，至直隶山海关止。襟带甘肃，陕西、山西顺直一带。当时虽云扰民，然自古有大事业者，其初必招人忌，甚至物议沸腾，自家性命亦为之失。而后人必推原其人之心与志，以为后世之享此幸福者，皆其人之身家性命所组织而出者也。蒙氏为秦名将，握兵西北，得天下之势。然一奉赵高伪命，甘心请囚，不之恤亦为吾所奉之。子扶苏甘死不辞，吾何忍以幸一时之贵与富，为后世之所窃议。故蒙氏为秦之名将，亦即为后世之功臣，而世之勤边务者，率以秦为师。故始皇之坑儒，乃世之患。而其所以命扶苏与蒙恬筑长城，未可厚非也。吾因蒙恬之不得其死而追惜之，因及之。（按蒙恬后以吴山主，见《太平广记》）。

一条山在山之上，地以山名者也。至其处则小山依稀，黄河绕其东。据土人云：峡口为米峡山，地势宽敞，亦有可耕之地。芦塘营在一条山之东十里，其青崖子出边墙里余，中有沙碛，行人绕而越之。此日适大风沙，随风行，马足辙迹亦为之没。至青崖子仅一店，车已盈焉。营塘一兵甚晓事，邀余塘房歇息，并邀营盘水土著导行，余嘉之面为奖谕，以见深山大泽之必生龙蛇也。到营盘水与秦州何脚夫遇，因将路上减用各衣物嘱寄省，并致函马仁山，因思古人轻骑减从，不为无见也。

八月初一日，自营盘水至甘塘子六十里，至一碗泉一百里，至长流水一百三十里，宿焉。计行一百三十里。

初二日，自长流水至沙坡底三十里，至中卫城七十里，宿焉。计

行七十里。

### 初三日歇息

按自兰州至中卫县多沙碛，其一条山至青崖子之沙滩，尚可绕越。惟自一碗泉、甘塘子至长流水，其沙山名茨窝子滩约十里。自长流水至沙坡底之砂山，斜行约三十里，人行过处，则沙迹随合，若遇大风，则路不能辨，行人苦之。余行一碗泉之砂山，初，犹车迹可寻，继则无从辨之。适土人过此，因从行焉。其自长流水之砂山，余迹土人之所行迹行焉。天地造化真不可测，沙而为山，且无定形，风过处有纹如水波，或为梁为岭，然风亦不将此沙吹入荒漠中，是沙有权，而风亦无如何也。左足起而右足已陷，右足出而左足复没，甚至深与膝齐。设行军不知地势，误陷沙中，鲜不为敌困者。甘塘子水，一桶三十文。问其汲处，则越山十余里，始能得之。一碗泉居人仅三家，亦无水，有则祇供十余人之饮。惟长流水之水，可灌溉田百余亩，第地南阻一碗泉之沙山十余里，东阻沙坡底之砂山三十里，行军仅得水而无粮，其死亡可立待也。故此沙山者，乃宁兰之分界，在善战守者之，因时设机耳。

初四日，因沙路难行，骡痛马疲，歇息一日。早起收拾鞍辔定掌毕，谒顾静山广文。中卫学署倒颓，明伦堂匾额在崇文阁作榻，而广文亦借住崇文祠内，适包孝廉刘端甫，前武备学生吕生协惠均在广文，座饮酒畅谈，端甫细陈厥邑情形。饭后顾广文、刘孝廉有事公出。余同吕生游邑之高庙，庙依北城，修不甚敞，而房室幽邃，楼阁重叠，人者有戒心焉。天下事最足患者，不知人伦之大耳。中卫同治之初，幸守者得力未罹於回难。然富庶而不正之以教，必有流于匪辟而不



知者。高庙本居士诵经之地，男女聚会几数千人，地方官反不之禁，甚至惑於其说，多方布施，冀邀天堂之幸福。而於邑之学署与明伦堂任其倒废，至於片瓦无存，而不之计，无惑乎？愚夫愚妇，日惑日众，以日夜诵经，供奉神圣为荣。设有狡者一为之鼓恐其邑之祸，迟之数年，有不可救药者。士不知修文庙，而修高庙，官不知建明伦堂，而特听民建庆福寺。其邑即有智者，亦无如之何矣噫。

按中卫唐时为鸣沙州，前明为应理县，即今地，州趾在河南一百五十里。光绪二十五六年，现任新疆藩司前中卫县王禀修其渠，亦名七星渠，溉田数万顷。闻之邑人云：七星渠腰在红柳沟、小径沟两处，以后修理宜时为计。缘红柳沟小径沟两处有山沟，猛雨暴发，恐碍渠堤旧暗渠明山，水故功费而祸轻，今明渠暗山，水故功省而祸速也。

中卫旧渠，名蜘蛛渠。雍正七八年，被水坏。遂於沙坡底（离中卫城四十里）下开渠，为美利渠。嘉庆二十年，又於黑林滩（离城三十里）开渠，为太平渠，此中卫城南北之二大渠也（南太平，北美利）。河之南有十堡，曰长乐，曰古水（设守备），皆山堡无渠，曰永康、曰香山、曰宣和、曰恩和、曰新宁安（宁安有新旧两堡，旧堡设巡检），曰鸣沙州（即州趾明万历年间亲王牧马于此），曰张恩。河之北亦有十堡，曰柔远、曰镇金、曰镇罗、曰永兴、曰石寺堡（设守备）、曰枣园、曰张义、曰铁铜、曰渠口、曰广武（设游击），每堡有委管社长管公事，有堡长管钱粮，差事皆公举。而委管社长，皆耆绅为之，然历年举时有争讦者。各堡皆有渠，惟山堡无之。每亩年派钱或四五十不等，由委管社长，堡长经收以修渠者。

初四日，由中卫起身。三十里镇罗堡，五十里胜金关，六十里永

兴堡，九十里石寺堡，宿焉。计行九十里。

初五日，由石寺驿堡起程。二十里张义堡，四十里枣园堡，六十里铁铜堡，八十里渠口堡，一百一十里广武堡，宿焉。计行一百一十里。广武堡有南门，无东西北三门。内有原任湖广提督余益谦，湖广提督梁朝柱住宅，并余益谦之妻，梁朝柱之妻节孝坊。

初六日，阴，自广武营起程。逾分水岭四十里大坝，宁夏镇巡阅时，其属在大坝迎接。六十里小坝，浓云密布，雨点大至，因宿焉。计行六十里，此日，大雨至晚未止。

宁夏宋时为夏，元昊割据地，局势开拓亚于长安，其水利擅甘肃之胜。当元昊未得张元、吴昊时，尚未得肆。其恣纵既张元等至，而如虎生翼矣。张元本不售，举人素不羁有胆略多力，善吹铁笛，每夜遊鼠，窃闻笛声远避，亦以石毙蛟，人益服其略。后因事为官笞。元辱之，质衣携酒于项王祠痛饮，继之以哭，三日遁去。及见元昊，以言激之，遂为重用。延安之役，留题于寺，以元昊之不轨。辅以张元、吴昊之智，西夏遂为北宋大患。韩范之贤，不能胜之。西北用兵卒病天下。故蹶弛之才，宜善抚之，不可过为深刻，以致奔蹄而不可羁，或走胡走越为祖国之害。在其人本欲伸其愤耳，身被官笞，辱莫甚焉。故宁蹈不韪之名，使天下后世知某某，不可以常人视之耳。黄巢不为小事所黜，何至致唐之宗社颠连乎。人责张元等之背叛祖国，吾责笞张元者之不知驾驭豪杰也。渊鱼丛雀不可不戒。

青铜峡离广武十余里，黄河自中卫至此入峡，山势险恶。同治初，官军进攻金积堡，马逆率凶党守之，峡内乃金积堡川一带渠口，逆用水灌官军，官军且战且筑堤以御之。当时殊形拮据，从黄观察鼎独

力克复官军合围，方能得手。此地利之不可失，险於人者正谓此也。

初七日，早晴，自小坝起身。二十里洩石堡，四十里王洪堡，忽暴雨，赴民居避之。五十里王泰堡，过水骡子误陷水渠中，数步即上，行装稍湿，幸未损坏要物。六十里大观桥，谢葆灵太守筑官柳庄于桥之西北三里，内方外圆（外围约三百六十丈），内栽绿柳围之，外稻田百余顷，清翠如毯。余即知非俗士居也。到大观桥问居民，果系谢太守所居。因绕道进外围（门西南），遂至官柳庄堡门（门向正东）。西枕贺兰山，如马鞍桥状，东向蠡山（山中高，南北两头低如女人冠状）皇渠，汉渠绕於庄之南北，如排衙。庄有月城，两边喂牛马，藏耕具。庄门内即居室，四面皆八间，堂室宽敞。堂室之后，有隙地可建屋。余即短衣谒太守，太守欣然邀余住于客舍，设酒高谈至三鼓始寝。初八日，早饭后始行。太守仍轻骑邀余至庄之东，指挥形势并送余大观桥之北，握手重重，如不相舍。并嘱余宜自爱，毋轻一试询至言也。

初八日辞谢太守。行十里王爷桥，四十里宁夏府，进城于南街宿焉。宁夏，同治间陷于回，缘将军暨都统某某，信回言相和，守未严备致失陷，居民万家罹于难。与蛇蝎邻，宜如何戒备。况食国家之禄，任以宁夏之重，在有城守之责者，应日夜防守。否则以战为守，力或不及，因而失陷，以身殉之。规诸保全地方，百战不殆者，原不可同日而论。然与地亡，身窜或俯首降匪，如河州某某，为回收税者实出万万，而乃毫无主持，妄信匪言，以致变出仓猝，阁城俱失。即食负国家者之肉，岂能赎其罪哉。稍歇登玉皇阁。阁在东街之稍西，极巍峨。登览宁夏民舍俱在眼中，城内元气大复，廛市整列。惟城内西北，西南两隅，并城之正西，多水有隙地。居民吸烟者约十之三四，较中卫

之民高数倍焉。是民大患之后各有戒心，而贺兰锺毓极于此间，无怪屡极奇变，元气即复也（赫连勃勃及李元昊皆割据于此）。今城东西长，南北短。东西门各一，南门二，北门一（未开，建庙于上）。城内各情。因询谢太守尽知，故未谒相识者。

初九日，晴，自宁夏府起身。出东门三十里洪城营过渡（城在河东），水苦多沙滩。船者入水，牵行至河东。水大船行始速。东三十五里至黄坝（在洪城营之南五里），六十五里红山堡，八十里马场，灵州州马牧此。一百里清水营，宿焉。清水营旧有古城建筑甚固，外甃以砖，系宁夏东一带之扼要。城内现无居民，有清水驿，驿马四匹（灵州管，至此七十里）。至新武营七十里，至安德堡六十里，至花马池六十里，驿路与官道异，系统绕边墙。而东至花马池，此日多行三十里。清水驿系腰站，无店，骡马喂于民户内。即用锁将门锁之。余与学长亦因地僻人稀，不敢住屋内，露宿于民之檐下。月明如昼，蚊声如雷，记自中卫至宁夏一带多水蚊，甚烈。每日自早至宿店，用手巾挥之。马身被啮出血，或起为瘫。人面及手被啮，则热如灼灸不可耐。金云：过河则无不知。自洪水营至清水驿多山草，其蚊较水蚊更憨不畏死。即挥之亦不能去。同一蚊耳，近水者狡，在山者愚。嗟哉！

初十日，自清水营起身。三十里倒滩店，有病人甚危，饮食之倾。学长询知其情，与霍香丸三，理中丸二，姜片一撮，属店主与之吃，不知药到病除否？有河滩约里余，可绕六十里，柴家梁下梁有河窝，约五里余不可绕。八十五里高河窝，有河窝约里余可绕。一百里天池子，宿焉。按中卫、宁夏之路，一百里即有一百二十里，缘绕中卫绕沙或绕水，宁夏俱绕渠水，不能直行，至过河则依长城而行。多草河滩

所谓野路也。每百里有一百三、四十里，居者行者俱云。

十一日，自天池子起身。三十里牛毛井子，四十里聂家梁边墙，至此自北复绕而南，顺边墙行五十里高平堡，八十里花马池，宿焉。计行八十里。花马池城依边墙而筑，有北门、东门、无西门，旧有南门今闭。城四方每面约二里有奇，系砖甃。明万历二年，补修碑载，北门其城楼为玄帝宫，下立岳武穆像，精忠宛然。城高约三丈有奇，宽一丈五尺，亦重镇也。现在城被沙淤几乎，有行捷径者。同治回变，居民日夜掏沙，始将城身露出。将军穆金等赴宁夏行军俱经此，闻居民云：同治初，亦被贼攻几危，一次贼上城，城内火发，幸官兵并居民协力将贼击退，城以获全。然大乱之后，薪桂米珠，壮者逃于四方，老弱者或死於岁，今存者本地之人约十分之二，其余商贾皆外省流寓者。城正东三十里有盐场堡池，北十五里有沟池，南十里有南米池，又有娃娃池、陂落池、莲花池、哈北塘池（居民未审其地，故未详载）。居民俱于池边筑屋，用器捞盐即成粒，无须於煮。回阳堡亦有盐池，须人力，有盐籽颗四方种于地，即结盐，俗呼为盐根。花马池城属灵州，处沙漠之间，威控边徼，地大多沙，幸出盐與毛，及马牛羊皮革。为居民所依赖，人情亦浑厚。设参将一，都司一，千把总各一，灵州分州治。此日早，即天阴，至入店，微雨，午后及夜大雨。

十二日，天晴，自花马池起程。三十里木柱渠（属花马池），三十五里官盐堡（入定边界）有盐池（即官场池）。交冬天寒冰坚，次年解池上生盐一层，厚约五六寸，有居民捞取之。夏秋无，有亦不多。余过此，嘱学长在途暂候，徒步向盐池去看。新晴后，沙含水气甚弱，足稍重陷于沙泥中，池边积有盐堆，居民各分地段擅其利益。六十里定

边县(陕西属),县於乾隆十三年四月,为川陕总督张广泗重修,有西关官城,西门陷於沙甚低,砖多损,墙亦倒塌。登西城一阅,系合官城、民城为一城,四方每方约二里有奇。官城西面亦废,置有东西南三门,北门闭,西城淤于沙。俗云:沙压,西城东南北三面俱无,同治间陷于回。光绪十八年二十一等年海城戕官,宁夏回民几不靖,西宁、河州俱乱,居民因日夜掏沙,车载人负,幸尽然未几,仍为沙淤矣。牧者来往可越,或地气然也。县设副将一,都司一,守备、把总、千总俱一。有知县分县,此日分县,花某卸事进省,送者备酒结彩极其诚敬。花金萼善於医,居官颇得民心。此中感召有非可幸致者,所谓招之不来,麾之亦不去,为民牧者慎勿失之,贪酷为所弃耳。自花马池至木柱渠微沙,自官场堡至定边县多沙堆,雨后好行。然经中卫一碗泉、长流水二处之沙山,则此为坦途矣。

十三日,晴,自定边县起身。出城三里余,有沙碛约十余里,重载绕碛之南行。二十里石井子,二十五里瓦砾梁,四十里砖井堡。城为乾隆年知定边县事徐观海重修,旧墙极坚固,脚下砌长石高丈余,其上始用砖甃。重建者否?每面置炮台四,每台距离三十五垛,每两垛约一丈五尺,约计一里七分有奇。有东西二门,同治间陷于匪。城内旷无居民,设守备外委一。定边砖井驿置此。六十里山老滩,九十里安边城,设理事、同知及都司一。安边营宋为盐州,设重兵於此。明初置城,俗呼深井子。西有沙滩,离城三里余,城之身挺,然不似定边之沙压西城也。蕃汉回杂处,有交涉,归理事同知。若民间讼狱及一切事件,仍归定边县管。同治间驻有重兵,三边之中(定边、安边、靖边称三边)此幸获全。计自定边至安边七十余里,行边墙外,离城之十余里,始行於中。花定盐运分局、甘肃百货统捐局、陕西土药局、

厘金局俱设此。自山、陕布梭杂货赴宁夏中卫，自甘肃凉州大靖一带土药赴山西，皆经此，查者亦严细。行人衣包，亦有拆阅者，或小心之太过矣。所收之数，全数归公，抑不至如此之甚。盖巡丁分司，藉以侷利，不遂则任其残暴而已，国家知有此事否乎？

十四日，晴，自安边起程。出东门三十里三圣井，四十里四十铺，五十里二十里塘（西属定边县之安边堡管，东属靖边县之宁条管），七十里宁条梁，宿焉。计行七十里。路多沙碛，至宁条梁尤甚。一路腰站虽有数家，无喂马处。设巡检一，抚标马队一旗，驻此分防。为人如行路，然每至一城或大堡镇，则心舒然。临行时道路纷歧，必须多方询问，庶不为他途所惑。至一僻站或数十里百里之宿站，仅三家人，则心郁然。临行时只有一道，无他歧途，心不似出城镇时之焦急也。故处顺境则人多，欲惟内矢坚诚，外多听受始能得立身之大道。不然，则声色货利其途，日出以引吾矣。处逆境则人多拘，惟内不欺心，外不欺世，自能致享通之衢。不然则困顿艰难，其境日逼以阻吾矣。自兰州至花马池，出甘肃界至定边、安边、入陕西界，计到中卫、广武、宁夏花马池、安边、定边出城之时，必叠次问人，方不至误走别路。至皋兰属之水柏河、三支洞、洪水属之索汉堡、中卫属之营盘水、长流水、宁夏属之小坝、灵州之清水营、天池子，穷乡僻壤，即居民亦无多。然临出时一条大道，驰骋自如，无问途之苦。则知处顺境易入迷途，处逆境易入坦途，余于行路而阅历知之矣，因记于此。

宁条梁在沙窝中，西街被沙淤，几与屋平，居民筑围墙堵御，沙亦与墙平。传闻东街旧有楼，楼上祀神，楼未毁，时沙距街较远，岂堪与亦有效也。边民蚩愚惑於天主教者多，距宁条梁东二十里之板桥，立有总教堂，随教者之地，亦筑小墩以为记。镇民因沙之故，多方筹款，

议掏沙建楼未定。缘西街距沙近，故议之力，而东街则否。

盖边民未蒙教化，心如散沙，各乘其私，无怪其易入邪途而不悟也。午后与旧仆张姓遇（张系二十年进关后用者，随余至通渭、河州，颇属得力。）

十五日，阴，午晴。自宁条梁起身。多沙。二十里小板桥（过山河南大道，北赴板桥堡），三十里宁家梁，四十里四十铺，四十三里唐马窑（查自唐马窑上山梁，此梁平坦似大原，系走靖边县大道，属官管。自唐马窑绕北行二十里至张 O 系番地，无山，即赴榆林府及米脂大道，多沙漠，未曾亲历），上梁九十里靖边县，宿焉。计行九十里。（住福升店，李掌柜极其敬客，月上时备菜同饮，畅谈其县主王并护理县许贤否？）靖边系在边墙内（旧名正井堡），其西城傍山筑，上建大炮台。南北城半依山，半平地。东在平地，有南、北、东三门、旧属重镇。严关固闭，较安定二边得天然之势，今颓废。城墙多倒塌，门无管钥，民近边多武略。隋王柱国（名再考）、明俞总戎、杨总戎、熊参戎、国朝黄总戎俱立有战功，名彪史乘（见豫章罗大令、柏龄奎《文阁记》），而文事寂然。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秦安丁虎臣先生，锡奎知县事建筑南门，因其上创建文奎阁，并附祀吕祖仙翁。於丁酉八月动工，戊戌八月告竣，费钱一千余缗，楼二层，楼之阳备守城御置碑。阴祀吕祖仙翁，其上祀文昌奎星，盖欲振兴邑之文教也。吕祖联云：

具菩萨心肠。一粒金丹，万家生佛；（邑人求药于此甚验，故祀焉。

从民请也）

登逍遥世界，三唐科第，千古神仙。

文昌奎星联云：



天上点状头，万丈光芒吞壁斗；

人间司科目，几分阴鹭较文章。

并修靖边县志，今虎臣先生已致仕家居矣。吾乡任士言先生祠成，虎臣亦亲酬奠。曾与余送靖边县志一部，洵心乎民者也。阅其所建筑，信有见欤。靖边典史许英启於光绪三十四年四月护理县印，八月十三日，延安府委照磨鲁君代理县印。其令王沛棻，河南人，由翰林散馆主事截取知县，到任后诸凡不振，人命重案凶手不办，竟释，以致匪徒丛集，所属之老儿脑有抢劫者。许典史护理之后，痛惩诸匪，地方赖以保全。然被王令潜不日即去官矣，民惜之欲上公禀赴府代诉，出於民之良心。王令丁忧后，不辞而去，惟其子现住县城，将来交代有无亏缺，尚不可悬计也，询之民云云。

十六日，晴，自靖边县起程，二十五里台鳌，民穴边墙居，上下约三层。四十里马尧湾（有单人店），十五里老虎脑，五十五里林家洼，六十里刘家峁，八十里毛底，九十里大台，一百里邱家坪，一百一十七里青阳岔（靖边属），一百二十里总关口（怀远县属），宿焉。计行一百二十里。

出靖边东门，过河上东山，路陡峻有深涧。行二十余里至五台鳌，极平坦。至马尧湾，四山丛杂，亦有深涧。上梁行十余里至老虎脑，山势恶如虎头形，西边路坦无深壕。山之东，下处有深壕，深六七丈，三四丈不等，宽仅容一骑。无居民，草窃易伏。今年五月，贼五人劫夺二人行李，经许护令拿获三人，一站笼死，二击毁足骨。六十里刘家峁，有店户数家在小原中。六十五里李家湾（有店户二家），上梁约半里，下梁有平原，长十五里，宽五六里不等。八十里毛底打尖，地

在深沟。自此入沟，两崖皆红沙细纹，如邠州大佛寺之山状，中流水，沟深时行水中稍宽，即行砭上，石积久，为人马足销磨，有小壕平如砥。然上有大崖，下临深涧，行者凜凜焉。九十里大台，一百里邱家坪，一百一十七里青阳岔，亦巨镇属靖边东界。一百二十里总关口，属怀远县，距县治二百余里，地处山中，有户口十余家，乃行旅止宿之处。街有小楼，新建祀关壮缪，夜月明，两山如屏，望之有林泉趣，是行旅中而得山林之致也，因记之。

十七日，晴，自总关口起程。十里窑坪，二十里冷窑子（有店户），三十里碧落城，久圯，居民十余户。四十里石湾镇，生意繁盛，过客至此宿焉。然民尚赌，平日街上支账蓬共赌。小儿闻铃声，争来握马辔游马，弱龄小儿正值可造，不读书即耕，游马能得钱几文？一日能游几马，其父兄不知教育，使孩童养成骄惰性质，洵可惜也。四十五里连家湾，五十五里梁家坪，七十五里杨家楼，八十五里周家湾，九十五里麒麟沟（有居民数十户，店二处），本拟宿，因天甫过午，且店户似吸烟，屋舍不洁。遂行一百里马儿湾（属怀远）一百二十里马家沟岔，入米脂县西界。居民颇务实业，有小店一，宿焉。计自总关口至马家沟岔路一百二十里。山河萦绕於南北之间，时而渡水，时而行於峻坂，头上大石，欹侧欲坠，足下宽仅四五尺，下马行亦凜凜。此路只有数处其长俱约有一二里。时而行於河之侧，有巨石高五六丈大，倍之乃崩崖坠者。平坦之路，不过十分之三。故一百余里，自天亮至过午始到，盖人马均不便於行也。沟中居民，俱积石为窑如城门，或穴山为窑，而门亦用石甃，甚有窑院可两进者。田亦丰腴，山沟隙地可植树，惜林学之不讲，故植之者少也，若木多则置屋较易矣！

十八日，晴。自马家沟岔起身。七里冯家集，二十里周家埧（属绥德州），商贾纷集，乃行旅住宿之处。又自周家埧十五里槐树湾，三十五里杨家崖，四十里三皇峁，四十五里县家崖（三皇峁属绥德，杨家崖、县家崖属米脂），此三处出盐，缘所居之处，井水硷，土亦生硷。居民先将硷土堆集，约数日散开，用井内硷水洒之，土性润再堆积，如煮状取其汁，再用火熬始成盐。赋闲者少，而窑舍极整齐，庙宇亦辉煌，始信民不可无实业也。五十五里张家寨，六十里双峪。八月十五日，张家寨、双湖峪一带雹灾重，菽菽、碧麻，农瓜、莽被雹打一叶无，仅杆尚余，粒在地，靡谷被雹亦重，然十分之中有一二分可成粒。靡谷首向下，获灾幸轻，菽麻向上灾甚重。虽生质之各异，然亦可悟刚柔之用耳。余在靖边之夜月下，与店主饮酒甚乐，岂知即张家寨双湖等处被灾之时乎。相隔三百余里，苦乐即不相同，足见百里不同天之语非虚也，自双湖峪出街，进北沟数里上山，路极峻，七十里高棠峪下山，八十里李家沟埧，一百里齐家沟，天晚宿焉。（自马家沟岔至周家埧二十七里，又自周家埧至齐家沟一百里。）计共行一百二十七里。

十九日，晴，自齐家沟起程。上山越数里，下山十里窦家沟埧，二十里涉无定河至米脂县，进南关於新盛店住焉。饭后，赴艾老太翁处，将升公寄函并包当面交纳，艾翁年已七十，精神甚好。据云：今年始不经理生意，其子在山西某山县署事，系与升公拔贡同年，亦拟调甘襄理一切。午后，出游米脂名胜地，并阅县城一周。米脂城东倚山而筑，外隔大沟，天然壕堑，南北半依山半平地，惟西面俱在平地。无定河自北而来，萦绕於城西。同治间花门变起，被围越九日，居民苦守北城，傍山之处，匪已上被击出，幸官兵亦到，城幸获全。其城东依山乃险要地，然沟深恐攻者乘其不备，即有失陷之虞。此处炮台宜加

筑，亦宜有胆勇绅耆严守，方无虞耳。城之北有盘龙寺，依东山之麓，殿宇辉煌。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邑人高九逵集资重建，分巡延榆绥道广厚题碑额，邑人内阁侍读学士张秉愚撰文并书丹，字势飞舞，刻工亦灵活，乃此寺之可传碑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邑人集资复重建，并添盖多屋。平日固地方名胜，然为贼据，亦为城害，兵法所谓争地耳。有真武宫立额，系韩城王相国杰书，字大约二尺，工秀可爱。

二十日，晴，自米脂赴杜举人斗垣处。先是十九日艾太翁叠次看余，因阅城内名胜地，未遇，晚复至。杜斗垣号内之先生带路，早行出东门，进磨石沟，过三里楼、五里碑、七里庙，向西沟行十五里吕家埝即杜君住处。兄良辅，字弼卿，廩贡生。现业商，经济学家计，贤而有德，居人化之母，八十余，亦矍铄。次日登堂拜焉。尤勤慎以身，率其两媳为作餐其陶母之流欤。斗垣精於推算，於輿地星象均有悟，用器乃自造。有勇力娴於技击所用铁棍约十斤有奇，酒后起舞有声，此夜痛谈。次日，未行屡饮，灯下谈尤剧。亦与斗垣权出处其不合，每正言之，斗垣昆仲心亦肯。余云保荐在升帅，进京在阁下，用在朝廷，不就职在阁下。若作计较态，则非其取矣。更次日行(二十二日)云，住则自住，不住相留亦无益，所谓各出，其是不可强而同也。升公之命，於初见时致之，咨文途费交清(票兰者新丰永汇，京西河沿茂店，新丰永号寓处)。数日痛饮无醉气，斗垣心性亦合。二十一日，其徒阎某，葭州人，亦至。阎善书，用铁棍步其尘貌文藹，拟随师赴京，及南北洋一游，非为地限者。米脂高君(出东洋游学)致斗垣书，劝其隐，待后之征命似也。惜宗旨有异用处。

二十一日，留杜斗垣家。

二十二日，晴。收理行装，斗垣弟兄刻备饮食。临行并重嘱斗垣毋拘虚。出西沟七里至七里庙向东行，进磨石沟（此处有二沟，东大路西赴吕家埝），二十里马家园子（上山下水），三十里何家岔（上山下水），四十里李家嘴，四十五里关家嘴，五十里桑口上山（梁上行十里），六十里塔坡寺下山，六十七里冯家岔，七十里吉镇店。逢集农民，四集其交易布梭，牛羊乃大宗（冯家岔米脂地，绥德民乃两属者）。吉镇店（绥德属）宿焉。因痛饮多次，日记歇未记，此夜大雨。

二十三日，朝晴。一里官道山，上山，五里马家渠下山，十里狮子埝，十五里温家湾，二十里马地沟，二十五里沙坪上，三十里王家坂，五十里曹家沟、李家坪、螭蚓峪（沙坪上至王家坂，行石岩上，路幸修亦难行，曹家沟、李家坪、螭蚓峪三处乃一村，行沟中大石如崖），螭蚓峪属葭州，为陕省。东边设有统捐土厘局，地滨黄河渡口，有船四只，亦四主（船主任、杨、吴、李四姓）。每主渡三日，官渡民船，轮流不得紊。至此船已东，因打尖窰刻船至上船。甫离岸。忽大风，水深处浪高丈余，船为之簸荡尽失色。生畜乱动（余骡马在中仓未动），余心动，因记忠信涉波涛句乃定。渡毕，给船夫钱数百，酬其同患也，乃分而生争，亦常态。过河入山西界。顺河东行六十里高家塌（有船数只，亦官渡民船，自山西境过河 高家塌渡，自陕西境过河归螭蚓峪渡，俱有示不得紊，一者边徼要隘，示以两属，二乃免愚民之争，不至酿事也。），七十里许塘安在河岸湾中。地多树，民极勤俭。地用井浇，桔槔声不绝路，治心为之慰。盖自镇井入山，至此数里为极坦焉。足征民之勤於实业也。八十里碛口镇，商贾群集，民甃砖成室，望之如沪上。日暮，河声起，船俱傍岸（赴包头归化一带买卖船）。此夜酌酒饮，亦险后定心之道。惟忆三十二年，自汉口赴武昌，乘风行至中

流，船亦如此，而船夫亦变常甚矣，险之难处而已必须有以处之也。酒后歇息，亦未补记。（碛口一镇两属，西临县，东永甯州）

二十四日，晴。十里范家沟，山麓有庙（庙后赴永甯大道，庙左赴临县大道），因与同渡之贩驴客行谈久，误走数里，询居人始知。折而下进范家沟。三十五里张家岔（有煤厂，镇民驮炭於此）。驮炭於此，用中法取炭，日得数千斤，价廉。四十里南沟地出铁，业冶者多治罐，砌作屋墙基，亦雅观。四十五里上山，顺山梁行五十里吉上峪，五十五里原家坡咀，六十里梁家岔，六十八里山底根下山人沟，行八十里冯家岔，九十里十里村，（自山底根初行十里余，路尚好，以下石直立，沟大而深，实险途。）一百里永甯州，南关宿焉。永甯属汾州府，自西沟出越数里，过小河始至城南，逼於山，一水自城西北绕而东南流，南城极险峻，底石上砖壁立高三丈有奇，其西南角之炮台，台基二层，与城身约五丈有奇。城身皆用砖甃，今多圯处。城内低外高，就山加筑，有东、北、南三门。仓卒进南门，城内墙圯无守者。上南城，城楼倾废，其楼之东南建塔七级，高与逼南城之山麓齐，毫无倾状，金城汤池，弃不治惜哉。为民上者，自任何在。致先哲之精心杰气耗於修筑之时，为后世之所保障。顾令日圯而不知补修，以至废者日多设变起仓皇，何以处之，绕文庙（在南门内，新修壮丽，邑多仕官，亦重文之报）至南街十字，日已暮。未得绕阅，归而始食。

二十五日，晴。自永甯南关行十里田家会，四十五里王盈庄，五十里油房坪，五十五里南海滩，六十五里下四号，七十里上四号，七十五里马家滩，八十里吴城镇。天尚早未出游，急将自二十日至二十四等日补记，恐或忘也。此四日中如有遗，后再列之。

斗垣精推算为余决之云：三十七至五十二宜求进，或建事业。五十二宜辞职旋里，静守为吉。前庚子之役，帮带永胜右旗，因上峰不合辞去。与友书古人求退不求进，尔时已萌隐志。今斗垣以五十二宜急退，人生事业一二年即可成就，若恋而不舍，与巧官无异。余不能鸣高不进，视天下事为别人事。亦不欲权重怨集，为权奸之所击摘。田数顷，桑八百株，素志也。故家严名以务学，字以本斋，而余亦取号琴湖，上不负国，下不负民，即始终不负父之所期於子，於名与字之义实而践之。然后携琴遁於湖海，以葆其天，则学（笔者自称）之生无愧。而斗垣之所推算，亦不虚也，然能退幸矣。

二十六日，晴。自吴城镇起程。九里九老湾，十里三教，十五里河路沟，进黄芦沟越七里上岭，岭高峻，乃中干之正脉。天晴，极寒欲袭。为永甯州汾阳县之分界。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岁，汾州府檄永甯方令、汾阳蔡令集工资开车道，阅三月竣。黄芦岭为磧口，赴汾大要道。甘肃之甯、卫、花马池，陕西之榆林、安定边等处，所出牛羊生畜，以及米，油（宁夏水田，米为大宗。安定边，麻油为大宗。），食，盐，皮货等物，顺黄（河）流而下，至山西之磧口，始归店转运。故汾府之亟，亟路政，盖为商业起见。惟自永甯至汾府一百八十里内，近汾府有土地三十里余，俱石横於道，行车不易。现民间运物，仍用骡马而不用车，亦顺其境之自然耳。碑竖岭上，惜年久苔侵，用石摩索，汾府姓名不可得。下岭风稍温，道险峭盘而下，似行陇州之大关山中。三十里岭底，六十里向阳村（行数里出沟，上原路平坦），八十里刘家庄，九十里汾州府。越北关至东关，宿焉。此日下岭后，马掌坏，恐蹄为石磨，牵马步行，故迟阅东关未毕。次日自东关进府城至西关一周始归，东关大商所聚，光绪二十五年，郡集资补甃府城并东关城。同治

间甘陕不靖，扼於河幸匪未至，居民富庶，立有浚源织纺有限公司，小学堂半日学堂，肄习者众，信民智开之速也，归而整装行。

二十七日，晴。朝游汾府毕，始行十里瓦渣桥，十五里杜村，乃巨镇，三十里永安镇（俱汾阳县属），五十里上贤村（入文水县界），五十五里马村，六十里孝义镇，极繁盛，七十里文水县之南关，宿焉。文水依卜崙筑，极富庶。午后进大城至中途而止。南关庙内演戏亦可观，惟妇女妆饰似盛於前青年，幼妇不克尽妇道，以济其家之不足，乃妆饰面目露坐於戏场之中，而不知耻，伊谁之咎欤？再求问富庶子，继之以教，信不易之理耳。

二十八日，微阴。收拾雨具，进文水县之大城。细阅树木苍郁，世代特出之彦树坊者众，生故国乔木之感。出北门过北关，十里南徐村，十五里北徐村，过沙河，民引沙河灌田。二十里开栅镇（文水属），二十二里广兴镇（交城县属），三十里恁柏村，有后唐监军张承业故里碑。唐诛宦者卒陷於宦，庐陵欧阳文忠公致叹焉。然承业际逆朱篡窃，挺身事李克用，又辅其子存勖，灭梁而定霸。存勖自立，非承业之本心。因发病死，其主亦亡於伶官之手。故承业之职宦也，其心则忠臣义士之所不及也。张良世相韩，韩依汉灭楚卒封留，不蹈淮阴杀身之祸，智哉！四十里交城县，绕道进南门，出北门过北关（城内居民不亚文水县，而生意集於北关）。行数里，有舅犯故里碑。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即济河盟誓迹近要，君然文公之肺腑，惟犯知之文材亦中主，过境则安之，不因归国之日，要之以誓，恐介山之焚，不只之推一人也。事固非常，人可解行者，自适之耳。四十五里泥窝村，五十五里小教峪（出交城界），六十里高白镇（徐沟县属）打尖毕。行八



十里青原镇，设巡检，其繁盛亚於交城，为徐沟县之巨镇。八十五里永安镇（出丝），一百里枣园堡，一百一十里晋祠镇（太原县属）之南关万和店宿焉。茶毕，赴街游至晋祠聊览数处，日暮归。拟次日游毕行。按自北徐村至河窝一带傍山，民不治水，道有漫溢之患。自高白镇至枣园堡数十里中，路旁枣树如林，实繁叶茂，免车马之陵藉，且可少收枣之利，创之者，厥有经纬矣。晋人善殖生，信哉。晋祠镇之南悉稻田，民引晋水灌之，又置水磨日夜不息。蚊较少于宁夏中卫，然日落片刻不可支，仍与骡马各被雨布以卫之，此日午后晴，未雨。

八月二十九日，游晋祠。书《晋祠详记》一文。（此文编者移入轶文类）

九月初一日，晴，自晋祠起程。二十三里大佛寺，二十五里董五村，余书为“东五村”，有童子指为讹，因改之。三十里南堰镇，三十五里南屯村，五十里太原省（府），进大南门，拟住城游息，适店多客，转而东出新南门，於火车站之太和店宿焉。微病，饭后鼓勇（气）进南门一阅。晋省开化早，民力亦足。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商品陈列所、公辨矿务总公司、俱到局外一阅。市中书局多，即公办刷印局，亦出多种。城中马路修数处，适日暮出城，归栈歇息。

初二日，晴。早五钟四十分，赴火车站。命学长赴站买票。每人三元九角，每马九元八角，共费洋二十七元四角。因路险费巨，较芦汉铁路贵矣。自太原省开车第一站鸣李。第二站榆次县。第三站北河流。第四站东赵村，八点三十五分。第五站段廷，九点五分。过铁桥一，石洞一，石洞二，铁桥二。第六站庐家庄、九点二十分，（此属寿阳县，管车添水）停五分。过洞一（长约三十余丈），洞二（长约四

十丈有奇),铁桥一。第七站,○○桥,九点四十五分。第八站郭村,十点五分。铁桥一,铁桥二,铁桥三(路自河中修)。第九站寿阳县,十点三十分,车停十分。第十站芹泉,十点四分,添水。第十一站测石驿,十一点三十分。第十二站坡头,十一点五十分,全晋矿务公司设此。第十三站阳泉(平定州属),十二点三十分,停五分,铁桥一,洞一。第十四站白军墅,一点二十分。第十五站乱流,一点六十分。洞一(六十丈),洞二、洞三、洞四(俱二十余丈)。第十六站会岩,二点十分,洞一(三十丈),洞二(十三丈)。第十七站下盘石,二点半,桥一,洞一(六十多丈)。洞二(六十多丈),洞三(二十五丈),洞四(二十七丈)。第十八站程家垄底,二点五十分,洞一(十丈)。第十九站娘子关,三点十分,桥一。第二十站南峪,三点四十五分。第二十一站北峪,三点五十八分,桥一、洞一(七十多丈)。第二十二站临陞县,四点二十二分。第二十三站南张村,四点三十五分。第二十四站南横口,四点四十五分,桥一、桥二。第二十五站沾微水,五点二分,桥一、洞一(八十余丈)、即赵长城,称天门地,而车行则绕而南矣。第二十六站白玉庄,五点四十分,桥一。第二十七站头泉,五点六十分,人票收去。第二十八站获鹿县,六点十分。第二十九站鱼水,六点三十分。第三十站石家庄,六点五十分,下车宿焉。自段廷入山,至获鹿出山,洞十八,桥十三。自获鹿至石庄始坦途,桥小王逊於卢汉之黄河桥,而洞工及路工则过之英,洵坚於自忍,而晋省之富力实足济之矣。

初三日,早六点三十分。命学长赴卢汉铁路票房买票,每人三元,每马六元九角,共洋十九元九角。校正太路省四元七角。早七点,自石庄开车。第一站正定府,七点十五分。第二站新安,七点三

十分。第三站东长寿，七点四十五分。第四站新乐县，八点。第五站寨西庄，八点十五分。第六站定州，八点三十分。第七站清风店，八点四十五分。第八站望都县，九点。适大雨，余舆学长同在敞车中，用雨具备之。初，拟赴蓬车，然不能两人俱避雨，以致甘苦不均，仍旧行。天边云薄处，西山奇峰叠出，令人心爽。且车行速，烟舆雨交融，似觉此次遇雨，别有一番妙趣也。第九站房顺桥，九点十五分。第十站于家庄，九点三十分。第十一站保定府，九点四十五分，停十五分开车。第十二站漕河，十点十五分。第十二站安肃县，十点三十五分，内歇五分。第十三站固城，十一点五分。十四站定兴县，十一点二十五分。第十五站高碑店，十一点四十五分。第十六站涿州，十二点十分。第十七站琉璃河，十二点三十分。第十八站良乡县，一点。第十九站长辛店，一点十分。第二十站卢沟桥，一点十五分。第二十一站跑马场，一点二十分。第二十二站北京正阳门外。自望都九点至涿州十二点十分，雨微止，至前门复微雨。拟住梁家园。地逼窄无客舍，冒雨出胡同，至大街天顺店、高升店、聚奎店等处或有客舍无喂马处，或有喂马处而无客舍。冒雨至甘肃会馆，谒同乡任赓六诸前辈，知莲花寺有闲房，并有槽蓬，且刘星桥、贾禹卿并住此。托其赁房四间，银六两，打扫杂费银五两，共十一两（初月有打扫费，以后无）。禹卿星桥备酒酌畅，甚不觉旅境之苦也。饭后，访秦少观同年，刘吉甫同事，未遇。又谒杨鼎臣观察，亦未遇，而日已暮矣。

初四日，晴。早起整齐行李，适杨观察至，知观察自俄国铁路行共二十七日，三人共车价合中国银四百余两。

（后一页为此日记真迹局部印件）

七月二十七日出者由甯夏赴京初擬由甯夏至包頭歸化城山外一帶繞邊而行至大同宣化居庸關至京師惟奉升制軍面囑此次同薦者有陝西舉人杜良奎米脂人并囑可也自甯靈廳踰石溝驛羊圈兒青山子至定邊安邊再由甯條梁正金堡老虎腦兒小李河至綏德州轉至米脂縣約杜君同行再由宋家河過渡至山西汾州府赴太原上火車至京師緣杜舉人樸實耐勞學兼體用升公極所欽敬余亦心儀其人故不憚路之險而踴躍以行焉從者非他即余前赴彰德閱操同行之劉生文繡也

### (三)军务日记

按语：

宣统元年(1909年)，周务学为新军第三标第三营管带，六月又兼带第一标中营马队。於当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四日去红城子点验马队，又赴金厂滩勘查牧场时，沿途所记。共二十九日，时年四十岁。

七月十六日，雨。出水北门，绕城行至桥，命导者赴七里河。盖欲人不知所之也七里。七里河上山二十里叫家驿，三十里蒋家湾，四十里尖山子。此山极高，绕林行里余，下山至河湾，路被水冲断，绕河行五十里湖滩上山，六十里何家山，八十里漫坪。

十七日早，阴。自漫坪起身。二十里唐王川过洮河，此处有渡船二。自漫平赴河者，汉民撑渡，自唐王川赴省(府)者，回民撑渡。六月初一日大雨，回民船被洪水冲去。同时唐王川冲去船磨四支，白嘴冲去船磨两支并人三个(船磨外用两轮，中有横轴，轮如水车形，中置磨轴，上置立轮，上用平轮，若田间用水灌田车形)。此日过河係汉民撑渡。渡毕，顺沟行，由车路上牛形山。忽大雾，微雨。四十里大湾头，六十里秤钩湾，八十里锁南坝，九十里柳树湾，一百里折桥，一百二十里至河州，进东门至南门下驴市包家店，马匹暨张巡查等三人在

店宿。余即赴城南楼张星垣处宿焉。此日即命在马统领，杨军门处挂号。

十八日，晴。早起赴星垣所带左队看操。人极精壮，正、慢、快步等法尚可，惟转法稍差，官长口号亦不合。余演说毕，仍赴城，赴左队各棚，调查兵屋，亦不恶。惟此营日下为粮所困。从前，係用官粮扣价。自今年四月，奉宪札饬令，自行採买。河邑连旱，余亦不易，请邑绅代购，方得兵饷。三月一管，每棚十五名，伙夫一名。每月每名河斗一斗，一月应一石六斗，用柴二千五百有零，诸凡要预行支借，现在此营属西宁镇，又属河州镇，公事往返不易，而兵闲所用多系营官代借，为之者亦难矣。与张星垣论此情形，亦为之怅怅。下城出西门，赴邓家桥，看接水槽。河州张牧置讲新政，於农、林尤注重。余闻其名，即赴所门小渠调查，确知其能实心任事。九点，归，吃饭。十点先禀见杨镇其论营伍整顿，以实报为主，不可以逃者，同假汰囫囵报销，亦治军之法。十一点钟，赴八方禀见马统领，谈及各情，亦颇抒其诚，并有细酌各件。出拜马二大人国良。进西门赴小学堂，即余前主讲者。中文认真，余课颇草草教习。王君朝壁任国文教育，兼两等学堂教习。余约赴州署调查张公所办农功试验场，所置各物皆以时其种植，亦合法，场中树稻已结实。此举若成，将来分秧之事，可於河邑见之。出赴新政局，被学生陶尔寅约赴，其家在东川约二里有零。用饭毕，赴李生永太、张生鉴学房调查，并考查各学童读书记诵与否。晚七点，上城为索书者所穷，至三更后始散，此日所书过多，所书虎字亦可观。

此日，马统领送米，肉、菜、糖及麸料共六色，全收之，并赏来差钱

两串。晚州牧张送余酒席一桌，辞不获已始收，然即转交张星垣用讫，缘余要次日起身，亦见酬酢之非所愿也。

十九日，晴。五鼓呼东城守者开门。出里余上崔家坡至北原。十里胡家老宅，二十里韩家堡，三十里康家湾下坡，坡极陡峻，绕十余折始下行里余赴店。食毕。四十里莲花渡。光绪二十一年，河回变起，东乡西川一带回民率领回队与民逐日打仗。李堡头华所守堡依次攻陷，幸莲花小堡为金恒林中哨所，守堡头李学奎逐日



周务学书於巩兴敦营次 周小兰供稿

率队督御，赖以不失。故大军进兵，而北路洞开。二十二年，河州牧杨查勘此地为北路进兵之路，亦为居民逃难之路。禀明陶勤肃公扼河修筑城一，长〇〇横〇〇。开门二，炮台六，额曰“莲花堡”。今距筑时已十余年。市有铺户若干，而居民仍寥寥无几。内设把总一，莲花书院今改为莲花小学堂，杨君之为河筹划者至矣。行里余至渡口，过河上王家大山，高峻亚牛形山。光绪二十一年，西马营进兵安宁营，营官马福禄进兵运粮俱由此道。六十里东湾，居民五六家。行里余，有山石嶂层迭，高者陡立若幢。随者谓其下为炳灵寺，有活佛，寺僧有六七十人。七十里宋家城，七十五里周家湾（系回民四五家，墙上有人书“务”字，或有意也）。七十七里蒋家堡，汉民二家。九十里王家台子（回民居多），一百里小岭，宿焉，计行一百里。镇多店户，

市人做小贸易，为河州所管。

自王家大山上坡，岭上路高下不一，多荒田。居民遭乱后元气未复，周家湾以上地尚开垦。

河州进兵不易，东乡唐王川距河而守，官民已不易渡。况牛形山陡峻，殊难进攻，东乡山沟丛杂，居民性质极悍，操土音，人亦不易通。惟南乡三家集一带，北乡莲花渡二处，可以进兵。南乡之宁河城守好，则南路可通。北路之莲花城设立，则北路可通。惟二处乃争地，是在当轴者之先事预防也。

二十日，微雨。自小岭起身。十里穿长街，河州循化碾伯交管地，旧铺户十余处，今居民约四五家。三十里苏家窑洞，四十里红凹，下坡有黑城子古址，东西川上为黑城坪，下为转阁坪，红花寺坪，红凹上有二道，一绕梁赴循化属之三川，一截山下赴西马营。过小河，缘山峡行，山之南为赵家堡。五十里西马营宿焉，计行五十里。自十六日至二十日，行李匆匆，至河州上衙门，及拜客亦无暇晷。且求书者，踵至夜半，仍挥毫不休，故至此休息，以竭力，并命从者休沐焉。

西马营四乡多回民。光绪二十一年，逆回等被安宁营马营官福祿胁办者甚众，小惩而大戒，或西宁居民可获数年安也。

二十一日，晴。自西马营起身。五里胡洞，十里包家山，有两道（一大路微峻，过一小梁平坦稍远）。下包家山，过小河。十五里红家阳山，上山为青石崖。二十五里张家湾，下山过小河，穆柳家上原。三十里古鄯驿，又名巴暖营，设巴暖三川营守备一。行里余，花林嘴下原过河。四十里上巴州山，山高峻亚于王家大山，其岭多，空庄无



居民，被乱后未复元气者。五十里半塘亚凹，又呼为巴州东山，下山过河。六十里巴州，顺河行。六十五里齐家，七十里上马家，七十余里乱泉堡（有店户十数家），七十三里下马家（俱回民），七十五里河李集，八十里张家台，八十五里吉家堡，九十上川口，有古城，居民甚众，汉回杂处。闻委员在此处放账。九十五里米纳湾，宿焉。计行九十五里。此日，本拟自马营径赴响塘，因上川口六月初七日大水，船被西河冲去。居民所置之船，七月二十二日始开渡，改道顺河南行，欲渡米纳湾，船因天热始歇焉。响塘在山湾后，知其地而未至，亦可谓风厉不得泊也。古鄯驿在山原上，东北有青石崖，西南有巴州大山，自山顶望之，平原茫茫，亦山中之极盛地。古人设城置兵良有所见。惜城中无水。其水係由南大石山导来，流灌城中，并灌原上田地。若遇军需，恐为水所困。若以廉颇守长平藏水之法处之，始能以自卫。城久废失修，居民俱汉人，生计寥寥。城之北树木林立，废垣被掩。自巴州山顶望之，始见其形势耳（以上自巴州至吉家堡，俱汉回杂处，惟下马家尽回民）。

上川口在西河之南，巴支沟河之东，堡城极险要，市者多回民，而汉民俱事农业。过西河顺水下十余里，即响塘。此处为西宁进兵第一争地，若依险设备米纳三沟，实不易进。（按自巴州山下，为巴州沟米纳湾，之上为米纳沟。自米纳湾翻山为松树庄沟，共呼米纳三沟）。米纳湾之北，有古城，居民称石纳庄之古城。

上川口之北，有古筑长城旧迹，响塘在大通河口之东，有飞桥可渡。在西河之北，乃自兰州赴西宁必由之道。

二十一日，夜五鼓，饬张春魁，李发毕在店看守马匹(时有三点)。即率陈国海乘月行五里至上川口城时，天未亮，出城赴渡口，守候有半点时，向守瓜者问道，赴渡口乘皮筏渡河，行里余至响塘，余微阅视一周，并查勘营盘驻址(旧垒废，今移扎大通河峡口)，係就大佛寺地方，建垒墙营之，后面佛殿，仍行露出响塘，市者半汉。其街自南折而西，如人字形，大通河界。其北西宁河绕，其南里余，两河始总为一，其形如∇。阅毕，仍渡筏行至河之南岸，见有淘金者，绕至其处，询知邑万盛祥，马姓所开，日得金亦无多，役者挖石为洞至川口堡。食毕，行至米纳湾店内，已有早七点矣。凡事若不一意孤行，则响塘可望而不可即，岂不虚负此行乎。响塘营马匹在江东山，放厂离营八十多里。

二十二日，晴。早八点自米纳湾起身行。过河进老鸦峡口。十五里杨家店，居民二三家。三十里莲花台(有喇嘛寺，居民二家)。四十里鹦哥嘴，五十里出峡至老鸦城，五十五里白崖堡，六十里蒲家坡，七十里高庙堡，宿焉。计行七十里。

老鸦峡口，地势逼仄，初行稍险。自杨家店至莲花台，此十余里中，地势较坦。惟自莲花台行数里至鹦哥嘴，此十余里，石磴盘屈，路可容一人一马行。凿石为道，行者栗栗天险之地也。西峡口水中有小石，上建亭一，峡之口有石罅如罐形，可容水百担，土人呼为“鲁班罐”，亦讹言耳。

二十三日，阴。自高朝店起身。二十三里羊官堡，二十七里水磨营，三十里碾伯县，有东关，门额曰“永兴”。东关北城，扼山东南角，

及南城为西河所冲，旧城尽入於河。现自东南至南城，筑小城一，设南门一，市者俱集于此。大城东有瓮城，暨东大门俱额曰“承恩”。西门一额曰“通宁”，无瓮城，门之左设，上可容百人。南门一，因在河边行，未知额何名。县治棹楔额曰“古乐都”。郡学堂在东关，自南门外渡河行，七里（係以碾伯县城起计算）七里店，二十里深沟子，二十五里马罕纳堡，三十里马兰湾，进大峡口。三十里叶家沟（即牛军败处），三十五里高店子，四十里平戎堡，宿。计行九十里。

西宁大峡口，乃西宁碾伯交界，而西宁府之紧要门户也。光绪二十一年，河湟回乱，甘州提台李带兵援西宁，当进兵时凉州镇刘璞字连城与提台相商，兵不可骤进，宜将米纳三沟回民剿抚，然后按队徐进，步步为营，始可无后忧。李轻进至平戎堡，回目韩文秀等督率乱回，西自西宁小峡口，东至大峡口，安置悍匪层层围守。又不时率队在平戎堡川一带围攻，李提台被困者两阅月。十月十三日，河南豫凯军牛统领师韩率队自碾伯赴援，出八成队，直进大峡口。时回目韩文秀率悍匪扼高店子，另命别匪伏於大峡口之南沟内，时牛军队官亦虑及之，惟帮带不听，在高店子东面与回匪遇，回假败，牛军轻追数里，南沟回伏发，因大乱。丧开花炮五尊，兵阵亡甚多，其一半被驱於河中。十五日，中营协汤仁和率督标五旗马队，及崔四马队赴援至商店滩，与回匪遇，崔军管带崔四与韩文秀请和。十五日夜。大小峡回队解散。十六日，汤中协进至平戎堡，李提台发长寸余，方于死中得生。此可为贪功轻进者戒也。当汤军进大峡口时，一路豫凯军及李提台所带各营败兵之尸，仍在战地累累，如露积状，头俱向平戎堡。闻败后向西奔，被回匪自后用矛戳死者。离平戎堡近有一沟，尸填平路阻

通，援军绕山行始达，内有郭中协、全忠所统三营，系自汉中一带招募，人俱二十许，甚精壮，惟素未教练，初战尚胜，平戎堡正南至沙沟树儿湾，被匪围数匝，阵亡几尽。郭军至秦州，拟自南河川过渭水，因地名不好，折向峡行至官渡口渡焉。足征死生之有兆也，从行者陈国海在汤军左旗马队，张春魁在汤军前旗马队，俱从汤军临斯役，故知之甚详。平戎驿有旧堡，内无居民，仅营盘一，外有民堡垒与旧堡连，极颓废，居民无多，店有十数家，现住巡警左旗马队右哨二，棚队官杨姓同扎于此。

二十四日，阴，自平戎堡起身。二十里洪庄，二十五里中红堡（又名中寨子），三十里三十铺，三十五里小峡口，有店户数家，西宁府税局设此。五十里罗家湾，七十里西宁府，进东关宿焉。计行七十里。

西宁东关俱回民，生聚繁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大乱，东关回民据关而反（东关东北三面有城，西面依官城而无垣，乱时回民自关之）。西设立木城据守，其冬投诚后仍不靖，被西宁镇郭及官兵於十二月初八日俱坑之，礼拜寺亦焚毁无遗。今市者，间有回民，而背后仍瓦石纷积，一片焦土。论其反复无常，理应诛除，惟不分老弱俱屠灭，是该逆之自作孽，然亦惨矣。

西宁城甚高峻，四门俱有月城。东“迎恩”，西“怀济”，南“来熏”，北“镇海”，而西于月城外又筑重门。光绪二十一年，东门见逼于东关之回民逐闭，南北门亦不启，惟西门不时扃闭。其月城乃官守，而重门则民团守之。取其稽查真而匪类不得混入也。北面枕湟水，外有香水园，内设庙祀神，似平凉之柳湖，而宏敞则不及也。东面有东关，

乃回民居，如河州之八方。卧榻之旁，容人鼾睡守土者，宜预有以备之。南门外有古城址，半颓废。东南有高原，高原中隔十余丈，然亦鼎峙之势，此兵法所谓争地也。西门外俯河。光绪五六年，依河之飞桥。前大臣豫师额曰“通济桥”。棹楔之阴，东书“豁然贯通”，西书“乃克有济”，字体遒劲。过桥为西门，居民无多，西门外川如丁字形，北曰：北大川。七十里新城堡，设都司一。西则多罢上五庄通丹噶尔，距青海二百余里。每年八月十五日，大臣临海亲祭，称曰“祭海”。南通塔尔寺，通名为四望峡，取其城之四面，皆值川口也。青海大臣署在城南，镇署在城西，道署贡院在正街，而府署、县署，因日晚未得临。此日，绕行城内外一周，归已有晚六点矣。

二十四日，青海庆大臣恕寿，番僧诵经祝焉。闻青海抚番汉有德政，人亦爱戴之，不忍欺云。

二十五日，雨。数点即止。余微服行三十里至小峡口，有碑屹然，阅之，乃光绪三年青海豫大臣师于峡口，南北二道依险设关。光绪四年，恪靖左候宗棠撰文并题此关曰“德安”。飭吏治也。南曰“武定”，志兵威也，并系以铭。同治间，宁回目马桂元盘踞西宁数年，厥后，官军进讨。该逆党扼守大小峡口，官军血战数阅月始克。伤亡官长兵丁无数，而西宁府回目方投诚。盖大峡乃小峡之屏蔽，而小峡则西宁府之屏蔽。大峡不守，则小峡孤。小峡不守，则西宁府不能以自持也。善攻者，必知其所短，此之谓欤。小峡东红花二沟，民工修木飞桥可渡。此日过桥，顺北川行，离峡口五里高寨子，十五里曾家堡，二十里甜小湾（乃番民居），三十里白马寺（光绪二十一年毁于匪，今

新修，下居番民数家），四十里张集寨（系赴西宁府站口），四十五里峡口堡，俗名河滩寨。出大峡顺北行，五里韩庄，十里袁家庄，讹为羊圈庄。十五里杏园子达子湾，二十五里碾伯县，进南关宿焉。计行一百二十里，店主乃秦州秦安人。

青海去岁奏拟于青海所属地方设立行省，并拟割西宁府所属贵德、循化、丹噶尔等厅县地方为所属地奏入。两宫谕陕甘督臣升议，覆以为青海设立行省，原为保护前后藏起见，我不设行省，则英人必生覬觐，况达赖此次进京，各国争相引诱。日人特送藏经以结其心。俄人尤属意纳交，闻达赖此次驻塔尔寺，与寺主塔尔寺活佛不协，适寺主亦死，居民疑为达赖所咒。寺僧亦不服，达赖之经与塔尔寺活佛之经文字不投，始决计赴藏矣。达赖以两藏之地为奇货，插标求售，无所适归。朝廷待达赖为不薄，此次圣恩优渥，迭颁赏赐，出入藏一路供应费亿万计。达赖岂不知感，而其下之鼓动，达赖殆以接纳多国为荣宠之媒，将来恐两藏之祸。达赖归藏不久即生也。张松出使，献蜀川图于曹不售，于刘则售之，达赖之前后左右恐不无此辈也。特我国新政举办，财源支绌，且筹办要政在需人。今日之请求新政，皆所谓口头禅耳。求其实心任事，沈几制宜者有几人乎？故青海之拟设行省，不为未见。而甘督臣之所拟逐渐举行，诚知地方之利害也。目下西宁连年不雨，就所见言之，自碾伯至西宁府土下一百七十余里，碾伯县至峡口，南面水能通，无弃地，北则荒田甚多，自大峡口至小峡口，南面近水者，田尚垦，而北面则一片荒凉辟土。开疆本新政家所美谈，无如中国之有治法而无治人，其病非和缓，不能医也。

二十六日，晴甚。拟在碾伯县歇息。早六点起，闻甘州提马临此辨差者，逼店主腾房数间为支应地。余即起身赴老鸦城，盖马行五十里，较每日行一百二十里已为歇息。况兵法云：得尺则进尺，此意於行路时尤可勉之。早七点，自碾伯县起身。三十里高庙子，换盘费以备用。五十里老鸦城，宿焉。计行五十里。

提台赴甘州。二十二日，老鸦城一带营塘，已见西宁镇传单，属各处预备行台（提台往宿办公处所）。二十三日，余至平戎驿，见该处预备迎送。二十四日，至西宁城，提台此日与青海大臣祝寿。二十五日，出西宁城。此日提台始歇平戎驿。中国官司长最无信于此，可见一班，前佐陶勤肃公幕，见公甚恶官司场迎送，为其荒时废事，最为无宜，特命绝之，诚由官场历练所得。今提台赴甘州各营塘，自二十三日至二十五六日等，引领恭迎，论以小事大之义，不为过，然亦劳矣。荒时废事有过於此否。宜绿营之日，见荒废也。古人刻日相见，此义宜各大员预为筹之。

二十七日，晴。自老鸦城起身（老鸦城有前街后街，后街乃车站，前街有市，有营塘，老鸦城乃古筑，南面为西宁河所冲，尽废。）此日提台晚七点驻此。余行一里进沟，约二十余里上冰沟山、三十里何家湾（俗名水沟头，有店户一家），三十五里冰沟山（此处为冰沟山顶），下山四十里冰沟。设把总一，有把总署。出冰沟七十里毛他那，七十三里七里店。过大通河，七十五里马军堡，八十里马莲滩（有营塘，店户甚多，为平番赴西宁大站），九十里河桥驿，宿焉。计行九十里。

自老鸦城东北进沟，行二十余里上冰沟山，越数里至何家湾，数

里下冰沟，此山路平坦，可行车。惟自老鸦城进沟十余里有歧路，沟势逼仄。自冰沟至毛他那，此三十里俱由沟内行，初逼仄继渐开朗。出沟为毛他那，有废堡，无居民。计水沟山出进数十里，乃西宁大道。察其地形亦至险者。闻河湟未变时，劫贼被获，询悉米纳三沟，回民因山路歧出，为盗贼所易出没也（向西通张家寺，向东行到向塘，向北行，通张家寺数十里即到米纳三沟）。

二十八日，自西大通起身。（行）数里进沙沟二十里薛家铺，二十五里唐坊驿（有驿站），三十里双墩子，四十里小岭子，五十五里放牛沟，六十里牌楼沟，八十里通远驿，又名新店（有驿站），九十里青沙岷上山，九十五里杨家湾滩，一百里高家沟，一百一十五里大沙沟，一百二十里平番县宿焉。计行一百二十里。

自西大通进沙沟，行九十里，内皆小山，中有沙无水，暴雨则山水涨发，沙被水冲，势不可遏。至青沙岷上小岭，行十余里仍下山进沙沟行。此处沟颇狭，山足亦曲折。出沟时石忽峭立，如门状。寻常亦无水，发雨则水势较西大通之沙沟更凶险。同治间钦差某赴西宁查辨番案，归遇暴雨，被沟水冲没，其从者仅生一人。闻其人述云：夜深有人点验，谓人数已足，此人不在此数。足见生死之有定，应生不得死，即应死者亦不得生也。此日所上稟件，拟在西大通唐花驿发，恐稽延，仍带至平番送县发讫。此夜微雨。

二十九日，阴。自平番县起身。七里王家湾，十五里中堡子，二十里汉署郎坡（俗名黄鼠狼坡，有买饭食者），二十五里李家湾（居民二三家），三十里武胜堡，自平番赴正羌驿。此日仍过平番河，若遇大



雨，河暴涨，行者每被水冲没。光绪三十二年，县令余禀请上宪发款。自河之东北，依山开道，费数万金，直达乌沙岭。惟其路小，而且远行者无多，旧建桥处，两边有棹楔，今有废者。升帅赴凉州巡阅曾行此道。四十里伏羌堡（居民二家），五十里二十里寨牌，五十五里阴窳山，七十里岔口驿，计行七十里（七十里实有九十多里）。光绪十八年壬辰九月，余出关平番县旅次，食羊肉过多，夜与友赴署归，晚睡未安，至龙沟堡受寒得重疾，医者谓为加食伤寒。凉州尚能食饭半碗，至甘州重甚，几不起。每日不食，尽饮水。水夜竭，即饮余小便。甘州旅次身寒战不息。幸甘州儒学秦安巨子福先生邀医延治，食大热药一剂，颇有转机。至肃州则天气严寒，病沉重不能起，辞同行者在肃州调养。蒙易观察仲潜及同乡刘务本（时在道署）、李福（时在州署）等竭力医治，病始愈。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出关，追思致病之源，诚俗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也。二十年正月，至新疆省寓原干臣先生署内。六月，始入陶勤肃公幕。二十一年，丁先大父忧回籍。二十二年，勤肃入督甘肃，并办河湟军务，迎谒于平番县西之武胜堡馆舍中，面陈大计。勤肃仍邀余幕中，辞不就。盖因本省人，就本省督辕幕，一失足即不可收拾也。厥冬，勤肃嘱徐观察，荐余河州襄辨杨鼎臣赈抚公务。二十二年冬入京应戊戌大挑，及会试不中，归为勤肃飭学习枪械，并发秦州枪炮（九生开花炮两尊，毛瑟快枪三百杆，来福六十杆。）飭护送赴秦。二十三年又命赴秦州，修筑东关城垣，“以工代赈”，二十四年七月工竣。陕西护院端檄调赴陕。其秋八月谒勒肃公于西安之江西会馆，谏勤肃勤王不协，十月勤肃命督粤，余送於蓝田之洩湖峡，未求见。冬，病假归秦。光绪二十八年，勤肃因病请假，终

于粤之馆舍。余同东关士绅，建公祠于东城大楼。二十九年，又建公祠于三台寺龟形山右。三十年，蒙杨鼎臣观察邀余佐辨甘肃武备学堂。三十二年，改陆军小学堂。三十四年，蒙升吉帅保荐引见后，以知县签分安徽即补。宣统元年一月十三日到省（甘肃）。又二月初五，请假赴北洋东三省调查军队，四月归。升帅委余管带第三标第三营。六月，护院毛委兼带第一标中营马队，赴平番红城点验马队，又赴金厂滩勘查牧场。于七月二十九日又过武胜堡馆舍，依然所陈大计之语犹在耳。而勤肃已逝有数年，余因公复至其地，名贤在望，能不慨然。因志与勤肃相遇之巔末于此。

（七月三十日缺）

八月初一日，自岔口驿起身。（行）里余与甘州提马遇，拟叩谒，因冠未便。绕道前行二十里社一沟，三十里大柴沟，五十里镇羌驿，宿焉。计行五十里。

宿店后，饬陈国海、张春魁二人询赴金厂滩道，顺河沿行或云六十里，或云七十里，缘居民系未亲历也，收拾米面及麸料草一切，备赴厂之用。

初二日，夜雨，早阴大雾。自镇羌驿起身。出边墙（有两道，一过乌松岭赴甘凉大道。一出边墙顺河行，即赴金厂滩），向北沿河行里余，至水磨，饬询路焉。大雾弥漫，相距十余步不见人。间开处狼山嵯峨在天际，然不能见其真。地平衍草绿如翠毯。初行为居民牧厂，行约二十余里，有西番窝铺房。较中国略小，每处仅一二家，无墙垣，房之旁用木竖地为墙。中为畜圈，有偏牛可耕，形如黄牛稍壮，尾如

骡，有毛，牛色多白，不可耕，毛长尺余，颌肚及尾毛较长。入秋，番民缚牛拔毛尽。每积之家，少有四五十头，多则数百头。每居民入番交易，做帽缨及马饰，为平番出息大宗，有极悍或老犍牛。毛不能拔，角者尚可看，无则形极丑。被马惊则狂奔，毛动如中国所绘狮子。群牧自相配合，早放晚牧，与羊马同。离五六里，均有番民或用布作小账房，其住处均用牛毛置大账房，墨黄色。帐外，竖木杆悬布旗，横书番字，俗称为嘛尾旗。番妇不缚足，赴牧厂，通汉语。飧问路，指所营牧处为三墩子。每墩距离约十五六里，近营牧处，雾忽开，大雨，衣尽湿。午后始至，计行约七十里，有奇，而土民则称为五十余里。营牧者竖布夹账房一顶，护兵一，正兵一、正副备兵八，马夫二，账房内用石叠为铺，上铺草名边麻，湿暖干则逊。牧者每日递减，更以备炊，此时，马未收厂，与守者询多时，饭熟食讫。过河赴淘金处查勘，主者为三家集马姓，群呼厂人为三家集。有窑铺垒石为墙，高约二三尺，上用小木蓬以草铺。内较地低数尺余。佣者藉草为铺，其主者墙高低同，上用白单布为幔，亦就地拢坑，○上盖木板，可置火，炊饭均在内。每年自三月上厂，九月底下厂。每一窝铺内人多寡不同，或三四十人或五六十及百人不等。佣者每月工钱捌百文，每人一年纳国课银壹钱贰分。若隐匿一人，查出则罚数倍。秋间官临厂收课金一夜。问不时密查，惧其隐匿，且恐有伏匪也。挖金者，依河岸先将旧沙（厂人呼为老沙）取尽，深丈余见新沙始息○取时佣者用红柳条背笼背沙，饮食歇息有定时。旧沙取尽后，云将新沙取至大槽上，用水冲沙，石俱冲去，而金留。监者为其主，亲故佣者，不得预在窝铺。与主者马姓细谈，云：自三月至九月系明坑，○冬则沙冻约丈余，地挖洞取金，

淘时，引水至洞口同夏秋时，出洞口，水冻不可用，并云：余等贫民业此，上纳国课，下资糊口，亦善於措词说。阅后，仍过河马牧厂，点验一周毛色，仔细注清口齿，则不得清查群马，无缰不可束缚故耳。天晚面慰牧者，即给赏银壹两以示鼓励，具欢跃一夜，同宿账房内。所乘马派人轮守。牧者云：此係金厂旧地，从前掏金者，多地洞沙陷压死，佣者甚多。夜深几声啾啾，或沙声历历，状若太甚，用炮击之，息数夕。牧帐与三家集金厂对河而立。夜，厂大怪噪，营马本在河上之山阴，忽有马十余匹，自下流而上。牧者惊异恐有故，四更余乘马暨陈国海，马大惊逸去，守者失声，帐内争出，分道追逐，恐被贼窃。此处狼山之顶，係番民大道，顺山行数十里，度大坂南行（向北行又至凉州）。七十里祝嘏寺，过大小二沟。四十里过西大通，番民用草绳作桥，上铺板，桥头建有房。不拘番汉回民。过者人收钱二十文。过河为甘冲口，有番民开店，可住客。八十里过八盘山，至渭达堡。七十里出渭沟至西甯大峡口，若截山行即至小峡口。余此次未由渭源堡至金厂，亦憾事。天明均回，皆失色。有数人欲分道跟踪追寻。并云：若金厂人窃去，刻可追出，如被番民劫，甚费时日，然亦不能失遗。正预备时，而马自山之北寻回。初逸时，命从者报一未字，意谓未之有也，乃反辞马必在，或带有一小木天时追者归。余仍命从者报一卯字，边加木乃柳字。卯字为即字形，意云即刻见信。不料适合陈国海所骑马缰上仍系木厥，岂不与所拆字印合。适悟卯木官鬼，或为山鬼。暨山神乞灵，乃出金购羊一头，银二两有奇。宰讫，用血祭山神并灵鬼，默祝之，即以羊犒牧者。山势极高，东方亮即见日色。片刻雾起，天忽雪，山顶皆白，寒甚。余慰牧者讫，乘马行里余，忽雨继甚

大，至一墩子稍止。午后仍大雨，两山滴翠。出沟时，狼山适出天际高耸，石丛峙如柱。微雪点染如画图。看山行，不觉遇雨之苦也。草际有蛊，土色，其后足如小儿足仅两指，前足亦然群处。见人昂首，似小狗耳。极小，近则入穴，从者称纳他，疑即贪狼，可食，冬则蛰有数穴处（老洞失洞，戏洞有定不紊），猎者用小绳布老洞口可获。即用木棍自鼻端击死，近边墙则无。此日至镇羌驿，雨颇小，因宿焉。

初三日，自金厂滩牧地起身。至镇羌驿，计行七十里。

初四日自镇羌驿起身，至岔口驿宿焉。计行五十里。下店后，补记初二初三日各件。

初五日，晴。自岔口驿起身。七十里至平番县城，宿焉。平番有满汉二城，汉城在北有四门，北“定远”，南“壮犹”，东“攘外”，西“安内”。庄浪协署在西街，县署在北街，茶马厅署在城之东，鲁土司署在城南。旧极壮严，今倒颓。署头门悬清朝虎将世元戎第，“世笃忠贞”。额门前石狮二，极悍骏，乃红石凿者，其工緻的可鉴人。南街之什字，俱建棹楔，并题土司鲁经名。城用砖砌，高三丈有奇，中钟楼在街之稍西，用土筑台上建楼，其下乃民居不可行。城北关陷于河，仅城楼存。西关，光绪二十一年未乱前，贸易者多回民，甚蕃富。今为汉民，居有店户十余家，往来者驻焉。南关东南有城，西亦陷于河，居民数家，建古岳庙、关帝庙、集福寺，观均壮严。此日，绕行城内外一周。归抄八月初二，初三两日，赴金厂滩日记。饭后缮稟稿讫，已三更。

满城在南，相距五里余，中建奎星阁，阁之西建沈文忠公祠。

初六日，各官致祭焉。行里余，至满城之北关。又绕城行至南关，市者皆汉民，无巨贾。满城较汉城稍低，亦用砖湫，极壮观，四面均有月城，每门建楼二，城四角建角楼四，路在外，其城内未之见也。初六日，自平番县起，五里高桥，十里三教堂，十二里大柳树湾，二十里黑城子，三十里大通，设把总一。四十五里高城驿，五十里青寺，五十五里唐马家湾，六十五里水槽沟（赴一条山大道），七十里至红城子，住正兴店。右队队官胡玉贵禀见，乞，询马伙夫，称一棚四棚均缺一，严为申饬，获帅注重马夫、马兵所要在马，而喂马则关系在夫，无夫则马之喂养，不能如法。马兵有操差，何能尽分身以喂马乎！因切讲之。饭后，赴驻扎处点名乞，先饬队官，宜与红城子大小绅士和协。再饬以严申军纪，不可令兵在外滋事，又不得闲游胡唱，其无马而滥，副目薛忠泰严责之，其请假逾限不归之，副目副兵二人均降之。以各棚正副备马夫，依次推升，并宣布护帅加恩。发四五六七月马乾（粮）（马）夫银。暨因案撤，督队马绍先各情俾各兵怀德畏恩，以后庶知有惩劝。点验归店更衣，即赴城内大公馆查勘，甚倒颓，不可收拾，工银两费无从出，可作罢论。行城内外一周归。营把总曹汉三至，秦州秦安县人，谈数刻，各绅均至，并请卑营各事，宜为招呼各队官不可妥，亦可致函。会客毕，仍赴队点验当差马匹，报勘各棚驻处及马棚。并细询二棚正目贾点清拘四拐妇案件，谕以后诸事，必禀官长知道，不可擅专。若在外能擅自拘人，遇要案必能擅自放贼也。归致刘督队、张督队函乞。宿焉。计已有三鼓矣。此日面饬队官，并未支应一物，有鉴于文武各官之为，差亏累也。

红城子在河西。明洪武二年移，在此设把总及经制，外委一，营泛属陕西，乾隆间，甘提来往因不支应，禀明孔督拨属焉。则往来支应始为所苦。据曹老爷所称或太过，然亏累殊不免也。因土色称红城子，犹之黑称黑城子也。

初七日，阴。自红城子起身。折向北行五十里水槽沟进沟，五十里打捞池，六十里张家营，六十五里小川子，七十里五道岷子，七十五里小红路。此日，因乘马病足，宿焉。计行七十五里，此夜大雨未息。

初八日，雨。自小红路起身。五里沙梁墩，二十五里干涝池（平番皋兰交界），四十五里沙河井。雨止天晴，时已过午，赴小店打尖。向东北行七十五里苏家窑（直下为糜子川）折向北行，上小岷下坡入沟。八十五里中厂子，日已落，拟宿焉。店主一家，据称连日雨无草，有则不堪，实人无粮，现炕食青稞，饬验草尚可，惟无粮确实。因乘马行十七八余里，至大纳排路口，应折向北赴小岷，行里余即至。从者误顺河沟向东行，天昏黑路不可辨，走十余里月忽出，始顺山坡折向东北行五里余，又折东行。余觉此路不妥。饬从者顺小路，以大山为目标，行数里闻犬声。里余至人家询焉，知己至大纳排，不辨径，请导焉。数折始至店时，夜已三鼓矣。计此日自小红路至大纳排一百零五里，而绕道往返约二十多里，计共行一百三十余里。至店后忽雨，彻夜不止。

初九日，雨。自大纳排起身。三十里索汉堡，微晴。访岳麻子未在，闻已移往大靖堡。后队二棚在此扎卡，点验讫，询中厂子失马案。

据马仑云：追贼至大靖堡，未知踪迹始归。小的等无错，即手责讫。二十日，一条山至店后队，队官阎稟见，即谕以勿得支应一物，尔速将中厂子失马之案，切实追拿，乃是体余心。若不获，尔不免有咎。并谕更速归，预备点验。茶毕，赴营点名至灯下方毕。谕官弁勇丁多时，又谕尔等是教民，宜奉教专一，不可胡为。二棚副目是阿浑，勉以严劝尔兵，以慰其心。归店已起更矣。预备赴厂，粮料一切。

初十日，早。自一条山起身，有导者。五十里什字路，东走一条山芦塘，西走大靖土门子凉州，南走宽沟，北走三眼井，营盘水。乃四通之地，至店歇息。五十里入小山，行六十余里，进河沟，行一百余里，主买昆川之草厂，适睹土人分肉，询之乃营倒毙之马。息(食)醉马草，四足肿不可行，或眼如环，两足起立，他草不食，惟食此草，久之肠干毙则马死。现四棚仍病一马，恐不能愈，心忧甚。随查马毕，仅有二十八匹，连差马共三十多匹，不足马二十多匹(官马私马具有)。宜西人之日讲求马政，而中国之军队为不识字，不懂事，人所误也。醉马草随尝一过，初甘而后苦有麻。势草如冰草丛生，叶油绿有光，惟结穗则一边，如条帚，饬从者挖一苗，以备查勘。

十一日晴。自买罢川起身。为导者所误，绕行山梁一周。石丛杂为所苦，仍下岭赴旧道行，从者病服药，数刻方愈。初愈截道行五十里，过宽沟宿焉。旧无城，红水分县移此。咸丰二年，西番反经此，官民逃窜三眼井一带。咸丰三年分县冒谕民修城，四年工竣。有门二，东南“固安”，西北“阜康”。见宽沟分县刘父台秀石，稟商驻防沙河井各情。



十二日，阴。自宽沟起身。五里边水，六里圆庄子，进一座磨沟。二十里新土窑，四十里匣儿水，八十里正路堡，九十五里沙河井，宿焉。计行九十五里。

十三日，阴。自沙河井起身。二十里小红路，五十里六墩子，七十里三支墩，宿焉。此日，因起禀稿各件。

十四日，阴。自三支墩起身。十五里赵家堡，三十里王家沟口，四十里石涝池，五十里沙冈子，六十里水北河，宿焉。缮写禀件。

（后四页为此日记真迹局部印件）

之乃光緒三年青海豫大臣師於峽口南北二道依險設關光緒四年恪靖左侯宗棠撰文並題此關曰德安飭吏治也南曰武宣誌兵威也五條以銘同治間甯猶目馬桂元盤踞西甯數年厥後官軍進討該逆党扼守大小峽口官軍血戰數閱月始克傷亡官長兵丁無數而西甯府猶目方投誠蓋大峽乃小峽之屏蔽而小峽則西甯府之屏蔽大峽不守則小峽孤小峽不守則西甯府不能以之自持也善政者必知其所短此之謂歟小峽東紅花二溝民公修木飛橋可渡此日過橋順北川行離峽口

五里高寨子十五里曹家堡二十里鮎小灣乃舊民居三十里

白馬寺

光緒二十一年毀於匪今新修下居番民數家

四十里張集寨

係赴西甯府站口

四十五

里峽口堡俗名河灘寨出大峽順北行五里韓莊十里袁

家莊訛為羊圈莊十五里杏園子達子灣二十五里碾伯

縣南進關宿焉計行一百二十里店主乃秦州秦安縣人

青海去歲奏擬於青海所屬地方設立行省並擬割

西甯府所屬貴德循化丹噶爾等廳縣地方為所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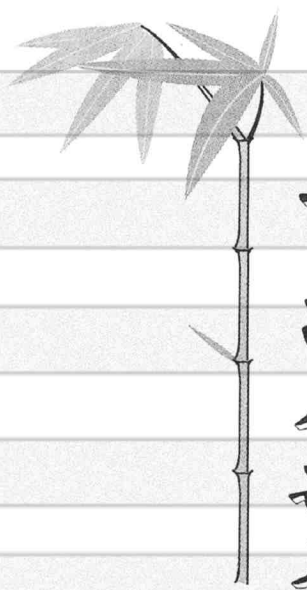
地奏入兩宮諭陝甘督臣升議西復以為青海設立行省

原為保護前後藏起見我不設行省則英人必生覬

覩况達賴此次進京各國争相引誘日人特送藏經以結其心俄人尤屬意納交聞達賴此次駐塔爾寺與寺主塔爾寺活佛不協適寺主亦死居民疑為達賴所呪寺僧亦不服達賴之經與塔爾寺活佛之經文字不投始決計赴藏矣達賴以西藏之地為奇貨插標求售無所適歸朝廷待達賴為不薄此次聖恩優渥迭頒賞賜出入藏一路供應費億萬計達賴豈不知感而其下之鼓動達賴殆以接納多國為榮寵之媒將來恐西藏之禍達賴歸藏不久即生也張松出使獻蜀川圖於曹不售於劉則售於達

賴之前後左右恐不無此輩也特我國新政舉辦財源支絀且籌辦要政在在需人今日之講求新政皆所謂口頭禪耳求其實心任事沈幾制宜者有幾人哉乎故青海之擬設行省不為無見而陝甘督臣之所擬逐漸舉行誠知地方之利害也目下西甯連年不雨就所見言之自碾伯至西甯府上下一百七十餘里碾伯縣至峽口南面水能通無桑地北則荒田甚多自大峽口至小峽口南面近水者田尚墾而北面則一片荒涼闕土開疆本新政家所美談無如中國之有治法而無治人其病非和緩不能醫也

三、高原勘界，远瞩后世





## 三、高原勘界，远瞩后世

### ——《查勘玉树界务报告》选载

按语：

周务学于1914年因川、甘两省由现青海玉树管辖权引发之争久拖难决，受命前往玉树实地勘察后所撰之《查勘玉树界务报告》。其中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驱马行程两千余里，沿途关注民情、解困民生之举自不待言。最可贵者莫过于对川、甘两省关于“隆化”、“玉树”同地异名之考察，从源头上解决了纠纷之起因。而对当地部落族属之探求，翔实有据，条分缕析，又足见其深入细致，探微知著之科学精神。而最令人顿生敬仰之情者则是对玉树归之于甘肃抑或归之于四川两者利弊得失之分析比较。时逾百年，至今观之，其关于民族关系、关于维护国家统一之远见卓识，高屋建瓴，依然不为过时之论。

——节选《序二》胡承祖评



## 《查勘玉树界务报告》选载

周务学于民国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接奉飭委，内开：“照得玉树番族，向归本省管辖。嗣因川督电请归川，致两省争执年余，迄未解决，迭奉中央电令派员会勘。事关边务重要，未便视为缓图。”（中略）务学遵于十月八日，偕同随员第四中学校校长周希武、肃州征收局长梁耀宗、边关道尹公署科员王致中及测绘员牛载坤等，由兰垣起程，抵西宁后，留驻旬余，办理行装。十月二十六日，由宁首途，取道海南，迨征弥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始抵结古。所有首途时及沿路情形，当经先后呈明在案。务学在途时详阅此卷宗，隆庆玉树，是一是二？有无牵混，尚属疑义？务学既以查勘为名，必先调查明确，而后能否划分之问题可决；划分之问题既决，而后彼此始有会商之地。到结古后（中略）。

查民国二年十月十五日，参陆两部咸电：“奉大总统令，内开；‘该经略前请以隆庆二十五族暂隶川边，有无该玉树土司所属部族在内？’并即查覆，以免牵混！”三年二月十四日，内务部长元电，内开：“此次军队冲突，既系因争占隆庆而起，应请贵长官查明川边所划隆庆地方，有无玉树在内？应商明川边镇守使，将前清管辖界址，电覆中央核定。”各等因。查青海迤南，接近川藏，向隶西宁。现在著名之土司，

共计二十五族：曰巴彦囊谦族；曰扎武族，曰拉达族，曰布庆族，以上三族，旧志通称为扎武上、中、下三族；曰拉休族，即旧志阿拉克硕；曰格吉麦吗族；曰格吉班吗族，曰格吉得吗族，即旧志格尔吉上、中、下三族，曰中坝麦吗族，曰中坝班吗族，曰中坝得吗族，中坝即旧志隆坝，原有二族，后增一族；曰玉树戎摸族，曰玉树将赛族，曰玉树总举族，曰玉树鸦拉族，即玉树四土司也，曰娘磋族，即旧志尼牙木错；曰安冲族，即旧志安图；曰固察族；曰称多族；曰迭达族，即旧志隆布；曰蒙古尔津族；曰竹节族，系蒙古尔津族所分出；曰永夏族，即旧志雍熙叶尔；曰苏示莽族；曰苏鲁克族。族各有百户一名，而巴彦囊谦千户实为各族之长。囊谦又称昂千，又称南称，又称隆庆，皆一音之转，川边所以谓为隆庆二十五族也。西宁旧志称该族为玉树等贡马番族；那彦成《平番奏议》犹云玉树等番子；同治兵燹以后，西宁案卷直称为玉树二十五族。玉树本二十五族中细部之名，沿袭既久，辞无差别，遂致以专名为公名，正犹陇省属部本有甘州、肃州，而又以甘肃为全省之总名也。川边以隆庆名二十五族，正犹以兰州名甘肃也，其实祇是一地，并非隆庆二十五族以外，又有玉树二十五族也。此隆庆、玉树称名互歧之大概情形也。

又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养电：“奉大总统令，内开：‘该督等前电称玉树本三十九族，何以现止二十五族？’并应确查具覆！”民国三年二月十三日，国务院电：“奉大总统令，内开‘玉树等本四十四族，何现在止二十五族？’该处境域为该长官等职任所在，亦宜确切查覆！”各等因。查自前清雍正十年收抚该族以后，至道光三年，几及百年，而《平番奏议》犹云玉树等三十九族；自道光三年至今，亦不过数十年耳，而族数锐减若此，殊足诧异！务学因详考《卫藏通志》、《西宁

府志》及胡文忠前《清统一舆图》所载四十族之名，而证以现在族数，方知其减少原因有四：有旧日分立，后来自相合并者。如巴彦南称、桑巴尔、隆东、卓达尔等土司，《藏志》称为南称四族，今则合为巴彦囊谦一族；安图、阿萨克、列玉、阿永、叶尔吉、拉尔济、典巴等土司，《藏志》、《西宁府志》均称为多伦尼托克七族，今则合为安冲一族，阿拉克硕原称上、下二族，今但称拉休族；隆布原称上、下二族，今但称迭达族是也。有旧自为族，后来附属于人者，如洞巴之附于囊谦，吹灵多尔之附于拉休，哈尔受、班石二族之附于扎武，噶尔布、白利二族之附于玉树是也。有因遭值变乱，徙处内地者。如阿里克一族，其插帐原在黄河北岸可可乌苏地方，与察汉诺门罕族同司黄河渡口。后因道光时，河南番族骚动，逐徙处西宁大通河北岸，自是遂由西宁直接管理是也。有因特别情形，免其贡马，遂下列数者。如喇嘛觉巴拉、拉布库克二族，一司会盟递文之差，一司木鲁乌苏济渡，自收抚之初，已免贡赋，而《西宁府志》贡马番族，遂不以列数。今日囊谦北边之觉拉寺，通天河北之拉布寺，即其裔也。坐此四因，遂致今昔族数，参差不符，其实各族中所含之细部数之，除阿里克一族不计外，仍符三十九族之数。其合并之由，则因内地委员到番，各族例须轮支草粪之类，独力难支，众擎易举，遂相合并，冀轻负担，如今日扎武三族，屡上呈西宁，请照一族当差，即其证也。其附属人者，均系原有百长，户口单微，亦为减轻贡赋起见，遂不惜役属于强族，正犹古代诸侯附属之例，故其名不通于中朝也。然亦有旧为一族，后来分为数部者。如玉树原系一族，后分为戎模、将赛、总举、鸦拉四部；隆坝从前止有上、下二族，后分为中坝上、中、下三族；蒙古尔津原止一族，后又分出竹节族是也。其故由于宗支渐强，百户力不能制，遂听其各自为

部。当其分立之始，亦必请命西宁长官，发给凭照，特其事多在同治兵燹以前，今日遂不可考。晚清政弛，各族中狡悍者，往往自为一部，僭称百户，而不请命于西宁。如蒙古尔津族之白力登马百户，格吉得马族之那错百户，玉树戎模族之甘拔汗加百户是也：然以其非出官授也，各族皆轻视之，而数二十五族者，亦不齿及焉。此四十族所以现称二十五族之详细情形也。

又查内务部《拟划全国区域说明书》，其西宁特别区域即列人阿里克等四十族姓土司，而西康特别区域说明条下，复云：“新拨隆庆、结古各土司地方，亦应查照旧案划人，以完形势。”似四十族外，别有隆庆结古也者！此则由于彼此名称之互歧，今昔族数之参差，致有此误。其实隆庆即二十五族中之囊谦，结古即扎武族之驻牧地也。向例，每三年则由青海长官委员前往结石，召集二十五族，会盟一次，籍清积案，兼催马贡。沿袭日久，既以玉树名二十五族，复将二十五族会盟之地，概目为玉树，而戎模等四土司，均呼为由受，反不知其为玉树。是以中央玉树归甘，隆庆归川之电令虽一再申明，而宁兵沿习惯之名称，指结古为玉树，谓川兵为侵越，川兵执中央之命令，谓结石属隆庆，以宁兵为争占。彼此各有所执，而一栖不容两雄，此所以因名称之互歧而致误会，因误会而起冲突之实在情形也。

务学窃维划疆分土，应视行政之便利以为标准，岂容有丝毫省见存乎其间？今日水落石出，群疑冰消，自应遵照中央前后电令，各按川宁所近，从新划分，将附近西宁之玉树归宁管理，附近川边之隆庆由川保护，各专责成，同同国防，夫复何言。唯是务学到玉以来，体察情形，觉从新划分，实有窒碍难行者四。

一曰各族关系，不能骤离也。二十余族共戴囊谦千户为首长，数

百年于兹矣，其长属之关系，久成固结不解之势。今将囊谦划归川管，其隶属囊谦之各族，是否一律归川？如各族一律归川，则玉树亦在各族之内，似可概归川管，无庸独隶西宁！如各族不必归川，则囊谦一去，群龙无首，形若散沙，各百户势均力敌，难保不两不相下，滋生事端！将由各族中另选置一千户乎？则旧例必属民实有千户以上，方许设置千户，囊谦属户，且在二千以上，今环视各族，无一能设千户者；若另委汉员充当，譬如以无根之木，植之流水之上，覆没而已，而囊谦千户，亦必以骤失所属，顿生觖望之心。此其窒碍难行者。一也。

一曰玉树一部，不能独立也。若将囊谦所属，概归川管，玉树四族，独立西宁，无论其长属关系，骤难断绝如上所言也，即令就我范围，而玉树四族，鄙处金沙江上源，荒寒不毛，冬夏迁徙无定，其生活所需，多仰给于结古、称多一带。缘结古一带，地势较低，物产较多，将来经略青海南路，不能不以是地为慕础，某础立市，然后可以渐从事於瘠薄之地。今若将精华所在，尽割与川，非徒菀枯悬绝，亦恐拓殖无基！且其余各族既归川管，则玉树隔绝西陲，控制既嫌穹远，假道又多不便。此其窒碍难行者二也。

一曰地形便否，尤宜熟审也。川边所籍口者，隆庆距西宁甚远耳。夫隆庆比较各族，距宁似远，而也不知其余各族，散处海南，地面辽阔，如娘磋土司之界，且逾巴颜而奄有河源，其距川边，较西宁之距隆庆之尤远。若概归川边，则西康区域之幅员，伸出西北，正如甘肃之有河西四郡焉，不独控制不及，设有不测，藏夷以一旅之师，自昌都绕出色秀，横断大道，则隆庆各族，孤悬一隅，消息中绝。川边既不能兼顾，而西宁复以非其所管，不能急援，则二十五族，适足为西藏之资。若仍旧隶宁，即有缓急，而自宁进兵，形势不虞中梗，且可牵制西

藏，以壮川边之声援。现在川兵与藏夷相恃，其师已老，将来保护海南，终资甘军之力，此地仍旧属宁，亦可为甘肃进兵之东道。若划归川管，将来如用甘兵，非徒客军远征，诸多不便，且恐畛域难忘，转生膜视。一此其窒碍难行者三也。

一曰番情向背，不可强违也。务学到结古后，查得民国二年二月，川边尹经略使北路征藏之兵，经过隆庆，强索供给，该族以均属官兵，勉行支应，而尹经略使递电中央，谓隆庆二十五族报效投诚，愿归川管。务学窃思，隆庆非同化外，何言投诚？供亿出于诛求，何言报效？川军所过，止隆庆南鄙，当时支差者，出于千户一人权宜之计，并非二十五族之同意也。且该族果愿归川，何以隆庆之使，屡至西宁，恳请照旧耶？且既为保护隆庆，则当驻兵隆庆西南而止，何以犏糠及米，北至距隆庆九站之结古？又东北至距隆庆十五站之修马耶？谓藏夷窥伺耶，则去之尚远，谓行军必由耶，则南辕北辙；然则其所谓保护者可知已。务学过巴颜山后，沿途所见番目，莫不泣诉川军苛索之状；及抵结古后，接见各族百户，复痛述供亿不堪之状；务学详加考查，均确凿有据。务学窃思，前清时代，西宁对于该族，会盟来员，供支不过草粪之类，马贡折银，岁出不过六百余金，虽颇近放任，而番人乐其宽简，为日已久。今川军骤加该族以极重之负担，日用所需，概责番支，供给稍迟，鞭捶立至。且兵弁之骚扰有限，而无业游惰假兵弁之名，鱼肉番民者，到处皆是。今番人极恨川军，已成水火之势。近来迭据各百户密呈，誓死不愿归川，且扬言归甘不收，即行投藏。似此情形，揆之大总统叠次电令俯顺番情，巩固边圉之意，似未便过违其意。今番不从川，而川必欲强为管理，且恐激成意外之变，转重国家以西顾之忧。此其窒碍难行者四也。

夫同属民国版图，如果中无窒碍，亦何必断断于致陇蜀之分。但务学细审番情，详维事势，觉划分之困难，实有不如仍旧之便利者。矧当此国基甫定，与民休息之时，与其变乱陈规，致滋牵扰；毋宁维持现状，暂事羁縻。务学至愚，窃谓隆庆二十五族，不如姑仍旧贯，归西宁管理。俟将来国威远扬，藏夷内附，彼时再酌量情形，从新划分；纵极困难，尚无他变，目前划分，诚未见其利也！可否请求大帅据情转呈大总统，府将隆庆等二十五族，飭照前清旧例，仍归西宁管理，并严飭川督及川边镇守使，迅将驻扎结古、称多等处川兵，全数撤退，不准再有一骑阑入番地；一面颁发布告，宣示德意，以安番族，以固边圉之处，统乞钧裁！如蒙转呈，倘邀中央俞允，所有川兵退后，目下保护之法，务学拟由随带员弁中，酌留妥人，暂驻结古，随时稽查川边阑入之匪。獭鹯既去，鱼爵自可相安。至后此如何经营、布置之法，须俟西宁特别区域实行后，方能与青海各处等盘筹划，一致进行，容务学回省后，详细面呈。除二十五族详明图，俟测会事竣，即行上呈外，所有此次奉飭查勘隆庆、玉树实在情形，及划分窒碍之处，理合具文，并附二十五族一览表，详请鉴核施行，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选自《玉树州志》）

四、**轶文一帙，凛矣如生**







## 四、轶文一帙，凛矣如生

### ——周务学轶文汇编

按语：

周务学用12种古文体，写下数十篇轶文，读其文如见其人，凛然如生。“上不负国，下不负民”是他的的人生宗旨，“际会风云，鞠躬尽瘁。时逢其间，鼎锥不避。”“尺素何荣，稟葬何志。”“生死得所，可对天地。”是他慷慨凛然的志向，就连他青少时期应试之作的，制艺和策论，文体虽守旧，却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他认为振兴中华必须走改革之路，学习西方，强国富民。还指出当时选派用留学生一些弊病；并作出“彼各国者，岂不转而求我立国之本哉！”之预见。至于他的“跋、铭、箴、戒、辞”二十二则短文，对今人品质修养，亦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 (一)制艺(八股文)<sup>(1)</sup>

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毁誉混而直道行，圣人神往三代焉。夫毁誉本不直，况誉焉无所试乎？子故自明之，而神往三代欤？且激浊扬清，古今无二理也。而或执私意以相窥，不惟薄待乎今人，直难对乎古人。盖隐微混偏私，恶从短，善从长，称物必殷察物，而刑赏皆忠厚有公。非有公，是王心胥洽人心。吾儒持身涉世始也，彼此胥融继也。褒嘉益慎，一抗怀间，觉先朝盛轨，如或遇之已。东迁以降，民风变，世道衰，纯儒砥行，反非议之，交加俗士沽名，竟称道而不已。此求全之毁，不虞之誉，论者所以叹三代之盛不复睹也，而吾之于人何如哉！夫吾生不逢三王之盛，而应世接物，敢设成心？文仲蔽贤不仁见斥武子；相主其愚，堪嘉本公。道发为公，论往来酬酢祇安懲劝之常也，则立心堪白也。然吾日对夫兆姓之繁，岂德明行修，漫加推奖，人无间言？孝哉！美损兑而足发庶乎？称回有定衡，始功定评。宏奖风流，必归鉴赏之当也，则称量以予也。吾谁毁耶？吾谁誉耶？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盖尝内审，当躬而别，则有效，缅怀郅治而独寄遐思。今夫人于物我无间之余，而别挟深心，以臻神化，不禁知人论世，抚衷难昧初衷。今夫

人于世俗波靡之际，而欲大彰瘝以树，风声不禁，目想神游，望古益思，复古。盖直道之行，不自斯民始也，吾於是穆然於三代矣！贤愚纵不齐，惟此好恶之至情，彼此如一。恶也，懲为吟巷伯，善也，道为赋缙衣。淑慝之旌别，泯私情于一二，日即昭公义於亿万年，纵商受夏，周受殷，抚馭每多转移，而揆以正直之理，不啻前有接而后有承焉。今即世道衰矣，而贬则知辱，褒则知荣。民不可以阿曲者负三代，我何敢以阿曲者负斯民也。讥评不滥，嘉许弥精，无反无侧，亦惟遵王之道焉耳。质文各有尚，推此举错诸大政，亘古常昭。郊也，移鹯音渐化乡也。选驯良咸敦。善恶之隐扬，禹汤既励宸衷，文武亦矢寤寐。纵作会疑作誓畔，群黎几多，二三而观其至道所昭。夫固君子履，而小人视焉。今即民风变矣，而憎所当憎，爱所当爱。民以至公者，行古之道。吾能不以无徧者，顺民之情也。鸣鼓攻求，言诗许赐于彼，於此何尝行以私意也哉！

（下五页为此文真迹复印件）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譽泯而直道行聖人神往三代焉夫毀譽本不直  
况譽焉無所試乎子故自明之而神往三代歟且激  
濁揚清古今無二理也而或執私意以相窺不惟薄  
待乎今人直難對乎古人蓋隱微泯偏私惡從短善  
從長稱物必殷察物而刑賞皆忠厚有公非有公是  
王心胥洽人心吾儒持身涉世始也彼此胥融繼也

褒嘉益慎一抗懷間覺先朝盛軌如或遇之已東遷  
以降民風變世道衰純儒砥行反非議之交加俗士  
沽名竟稱道而不已此求全之毀不虞之譽論者所  
以歎三代之盛不復覩也而吾之於人何如哉夫吾  
生不逢三王之盛而應世接物敢設成心文仲蔽賢  
不仁見斥武子相主其愚堪嘉本公道發為公論往  
來酬酢祇安懲勸之常也則立心堪白也然吾日對  
夫兆姓之繁豈德明行修漫加推獎人無間言孝哉

美損退而足發庶乎稱回有定衡始功定評宏獎風  
流必歸鑒賞之當也則稱量以予也吾誰毀耶吾誰  
譽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蓋嘗內審當躬而別則有  
效緬懷邅治而獨寄遐思今夫人於物我無間之餘  
而別挾深心以臻神化不禁知人論世撫衷難昧初  
衷今夫人於世俗波靡之際而欲大張<sup>彰</sup>瘴以樹風聲  
不禁目想神遊望古益思復古蓋直道之行不自斯  
民始也吾於是穆然於三代矣賢愚縱不齊惟此好

惡之至情彼此如一惡也懲為吟巷伯善也道為賦  
縑衣淑慝之生旌別泯私情於一二日即昭公義於億  
萬年縱商受夏周受殷撫馭每多轉移而揆以正直  
之理不啻前有接而後有承焉今即世道衰矣而貶  
則知辱褒則知榮民不以阿曲者負三代我何敢以  
阿曲者負斯民也譏評不濫嘉許彌精無反無側亦  
惟遵王之道焉耳質文各有尚雅此舉錯諸大政亘  
古常昭郊也移鶉音漸化鄉也選馴良咸敦善惡之



隱揚禹湯既勵宸衷文武亦矢寤寐縱作會疑作誓  
畔羣黎幾多二三而觀其至道所昭夫固君子履而  
小人視焉今即民風變矣而憎所當憎愛所當愛民  
以至公者行古之道吾能不以無徧者順民之情也  
鳴鼓攻求言詩於彼於此何嘗行以私意也哉

許賜

## 设其衣裳荐其时食

即设荐以观武周，徵之诗，而达孝益见矣。夫裳衣、时食，后人孝思所寓也，设焉，荐焉，不益见武周之达孝乎。且自狐裘献公，羔羊介寿，说者谓我周忠厚开基。今此下民，未尝不计上之服用也，顾输恫忱于蚁慕适体适口。小民犹深眷恋之情，而表明虔于骏奔。附身、养身，后王弥切顾瞻之，念常服黼舄，弗曳、弗萎；贻我来牟，或燔，或炙。盖祀事孔明也亦孝，思维则已。武周之于春秋，岂第修陈已哉？今夫居身不废章，身而物惟求旧，悦目尤宜悦口，而典重尝新试徵之，裳衣时食，皇古简朴之风，至周丕变。衣裳亦制彼矣，况自省山以后，于貉是求裳，为公子；鸣鸟旋集，衣澣夫人絺绤，皆精神所寓，初非因后人之景仰，我服詠既成也。然而武周殷然矣！夫赤舄致慨，朱芾兴歌。际此皇尸载起，岂无衣以壮观瞻，而独念什袭之所藏久深，佩服褐何以吟卒岁，衣何以授当年雍宫肃庙，庶藉此俾筵、俾几，用以肖列祖之音容，则不以裳衣视裳衣，而所设乃切焉！不必色著孔阳，而载绩载黄，如见当年劳苦，不必服昭无斲，而是刈是穫，恍形昔日辛勤。玼琫容刀一设于虚业之傍，而衣冠弥敦古处，则以设竭妥侑之诚者，犹小而以设效寒暖之问者，乃真也。吾得而举之，曰设其裳衣，斯民耕耘之业。惟稷始创式，食亦庶几矣。矧自馆豳以来，六月食郁，孔惠孔时，七月食瓜，是菹是剥，饗飧皆日用所需。初非因孙子之裸，将嘉湑始毕具也，然而武周恍然矣。夫魚鳖纷陈，脍鲤交错，当此工祝致告，岂无物以供蒸？尝而独念先王之所奉。备历艰辛，羊何为腓于巷，豕何为执于牢。俎豆执边，即今载列载燔，恐难致饮食之。必嗜则不以时食，视时食而所荐独挚焉。不必称跻堂之兕，而为此春酒恍触，介寿情怀，不必献于公之豸。而纳兼秋禾，俨成纘功笑貌。黍稷重穆，一荐於广牡之侧，而稼穡益知艰难，则以荐致，苾芬之祀者，犹小而以

荐。寓洞属之忱者，乃大也。吾得而举之曰，荐其时食武周达孝，观於诗不益见乎。

### 其间必有名世者

名世之必有也，大贤穆然于其间焉。夫既称名世，固不易有也。然五百年之间，其有可必焉。故孟子直决之，且人日对不世之才，有而不察诞降之由焉。几疑名士之挺生难必矣，抑知雷雨裕经纶者，为兼信有守，斯风云庆际会，奇遇终属奇材。閒尝旷观千载，窃叹，帝臣王佐，其行藏系一世安危，其德业为一世瞻仰。应运而生，诚不诬已五百年，岂第王者兴哉。今夫宵旰励精，勤听治端，资辅治旁求矢，寤寐尊贤，乃得英贤。悦所谓名世非耶，其品非沽名之辈可拟，则齐家治国早储愿望于苍生，成败一听诸当途措施，总期于上理，此何如名望也。而斯人一出，足为万世承揖让之休，其志非避世之流可同。则抱技怀材，早达声闻于黼座，抱膝定澄清之局，举念见民物之环，此何如名节也。而国士无双，足为数世造和平之福，以言名世。其有也，不诚可必乎？顾或谓名德降生，每难一辙，况嶽雨崧云，屡洩菁英之气，穷岩深谷，难沐栽培之恩。时需才，才尤需时。世道纵休明，未必贤杰辈出也，此名世不易有也。名贤出处自有权衡，况躬耕莘野几欲混迹。农夫垂钓，渭滨不啻置身渔子。主择臣，臣亦择主。名流甘沦落，未必利见乘时也，此有之不可必也。不知奇才每多奇遇，裕学问于平居。斯象兆熊，飞而适乘，其会有守，兼信有为。庆贞元之会合，斯休扬虎，拜而不病，其迟盖尝观于帝廷，而知名世之必有也。星占衢室，义仲命分日赞冀，皆岳牧咸在，世运值承平之候。虽一官半职，犹切赞襄，而况其闻望素著乎？想其时禹宅，揆稷播种，措政施行展其才，契敷教皋明刑治，刷理烦奏其效。读史至唐虞而上，窃叹平地成天上，既为圣神之君下，即来明听之佐，是殆天定焉，非人力所能移

也。庚歌颂明良，而人才之奋兴，夫岂偶爽其数哉！且观于王朝，而知名世之，必有也。兔置武王望著干城，凤翔吉人，才昭萋奉，世风当奠定之秋。虽学士野人，犹劳顾问，而况其才德兼优乎？想其时八虞，询二虢咨左右，皆殊尤之。彦望为师，且为辅匡，扶悉济世之英，衡品在三代以还。窃叹开国承家，上不惮吐哺之殷，下即收棊枕之执，可知王佐才，非百里所能屈也。进退关气运，而当年之展巾不，且躬逢其休哉！吾是以抗怀其间，而不能已也。

#### 管子内政寄军令论

天下值多难之秋，必修军令以振作之。然持之太骤，或无以善其用，即用而不密，其机卒之，强邻藉口，贻害万端。当轴者或不之咎，转归过于起衅之人，其有愧于管子者多矣。夫管子之时，齐多难之时也。桓公新人，军政废弛，晋楚强大，郑卫纷争。使管子不善于运用，必致兵连祸结，不可收拾。即幸而胜，亦不过举万人之性命，轻试于一掷，鲜有不覆且败者。而管子之对桓公曰：作内政以寄军令，洵得古人治军之至要者欤，轨里相率出入相习，以守则固，以战则强，终桓公之世，齐称霸于诸侯者数十年。后世自强之国，阴师其意而变通之，人人讲习，迭为更换，且其坚忍之志，足以收摄士心，使有所属。故数年之中，遂能崛一方，寰海内外，莫不则而效之。诚以练兵武法，有不可厚非者，如谓专恃夫器械，则失矣。孙子曰：兵，凶器也；战，危事也；国不可不知兵，亦不可轻用兵，必审慎而后发。犹有意外之失，若不此之求，反效韩信之将兵，多多益善也？噫！驱市人而与之战，是以生民为菹醢耳，何其弗思之甚耶。

####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义

善哉！子思子引夫子对哀公之言曰：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义。夫哀公之时，鲁之政不可为矣。自三桓当国，政出多门，而一时邪僻

之徒，日奔走于王公大人之前，以求其术之速售，而不之知耻。而其甚者，狭诈营私，机变百出，特创以绝古未有之论，勒为成书，发之语言，以欺世而盗名。而当轴者反为所惑，俯首听从，翻然改图，且必多方保荐，务举其人之党羽布满於朝廷之上。以为此数人者，可以布政而有为也。不久颠蹶及之，矫其失者，鉴於邪说之，是以误国而空疏之，不可以为政也。复与二三，宿将日夜图维，进而上筹，夫治国安邦之略。於是训卒励兵，金鼓相闻，甲兵之侈，供亿之繁，未有甚於此时者。乃骄极祸生，败亦随焉。噫！今之所谓道，非文武所谓之道也；所为之政，亦大异文武所为之政也。且所取之人，诚有如世俗所谓，古今人不相及者，文武在上，亦不知其故矣。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言理之感召者速也。拔其茅，连其茹，汇征吉，言人材之不次而进也。故欲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必博求夫圣帝明王之道，与其贤臣良相之所设施者措之。躬行而靡遗，而又必虚心延揽广求人材，务使臣邻百工各举其所知，以进器堪将相者为上才，猷兼备者次之，缙练时务者又次之。怀一长，抱一技，勇如孟贲，捷若庆忌者，亦可备干城之选，然须阴密其机，蓄之宸衷，俾当时不知意向之所在，迨为之既久，颇有成效。则政举而人不疑，人得而世不忌。自古励精图治之主，未有不勉力于斯者，然则身之所係，岂鲜浅哉！顾或谓强弩之末，不可以穿七札；负久之马，不足以致万里。为其锐气减，而力之有所不维耳。鲁以积弱之国，元气未复，一旦发愤有为，力图振作，不惟起衅强邻，且恐左右近倖，习于便安，转诏议于肘腋之间，噫！是犹因噎废食，久则身亦殆矣，何所见之左也，总之为政弱也，不为政亦弱不为，而终于弱，何若为之，尚可以强乎？且此身者，朝野臣民所仰望者也。身既自甘于弱，则凡天下负奇抱异之士，与夫忠君亲上之民，往往抚膺太息，思欲慷慨，自陈肝脑涂地，以报其深恩而不可

得。则惟有隐其忠，愤之忱，赍志以没焉。抑或急于自陈，试为敌所诱，楚材晋用，反病于楚，不亦失之又失哉！然则为政在于得人，而人又视其身之修，不修为去取也。哀公其勉于所为，终无为人所弃焉，岂非文武之所厚望者哉。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义。

閒尝过羲皇之里，登画卦之台，见有龙马负图，灵迹俨然。及进而探其乾坤之奥，浑浑郁郁，变化莫测。洵非管见所能窥，又尝淫情典籍，恣意披览。上自浑沌以迄于兹，举所谓天皇地皇人皇之纪，与夫循蜚疏讫之书，以及五帝三王之揖让，征诛秦汉魏晋之攻伐争夺，下至唐宋元明。其中僭伪篡窃偏安，各国治乱兴衰，燎若观火。所谓一代不再兴五德，皆相递纷纷缕缕，不可殫述。而考其致变之由，似若彼苍预设机局以待天下。后世之人，争黑白于一枰之上，几令嗜古者耳。乱心迷莫知其际，久而会通始。叹古今变局之奇，历代帝王事业之盛，诚未有如一画开天时者。今而知伏羲之德与伏羲之所以王也。夫伏羲非上下数千万年中第一善变之人哉。变无为有，变有为奇，奇耦相交，阴阳相荡，相交相荡，而天下之民生焉。而伏羲又恐民之不能自生也，于是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举而措之，其事业烂漫，迷离分之，似若无奇。综之实足耀目，一若天下之利，权皆伏羲一人闢之，此岂凿空之谈哉！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舟楫之利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杵臼之利，万民以济取诸小过利之本立矣。而伏羲曰，否，否，吾非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则利源不永。于是取诸噬嗑，日中以为市焉。然市不能无室也，易以宫室，取诸大壮市不可能无事也。易以书契，取诸夬且市，不能无意外之失也。重门击柝，以御暴客。取诸豫，而又立佃渔之

制，取诸离，则纲罟日兴，黎民自可鲜食也。示弗乘之方取诸，随则马牛能驾，货制帛可流通也。推之衣裳，取诸乾坤棺槨，取诸大过，举亿万斯民之生养死葬，以及闾閻城市之奇盈，川泽山林生育，道路关河之艰险，江海汪洋之波涛，胥运筹于开物。成务之余，必使各得其当，而后安焉。其变通何其神哉！然此特就其事业之小者而言也。

伏羲盖虑洪荒闾凿之后，斯民之知识渐开，不预为之防民，或趋于奇邪之途，而不知性之所在，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至我夫子，以天纵之圣，假年学易，观象繁辞，举千古造物，未洩之精蕴，惟阐於语言文字之外，而列圣相传之道。遂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充然而不可没灭，后儒交相递衍，不无编倚之失，然取而观之，则其支离，诡譎乱经害性与夫。近世出入离遁，似是而非之辨要，皆不足为吾道病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无不宜矣。然则伏羲固天下古今，第一善变之人，而有以得其通者也，其事业抑何伟哉！

(1)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逐级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从隋代开始建立，直到清末(1906年)废除。科举考试的内容基本上是儒家经文。到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以考八股文为主。八股文也称制艺是一种非常死板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字数，考生不能自由发表思想见解，也无法显露自己的才华，只要熟读“四书”、“五经”就能应试了。从周务学所遗几篇八股文，可以认识其特点。例第一篇论题就是从《论语·卫灵公》中摘取语句作为论题。

## (二) 策 论

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益，亦最应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年例，以期有益无损策。

天道不能有常而无变，时势不能有平而无陂，国势不能有合而无分。当今之时，欲处其常，临其变，居其平，制其陂，由合而分，仍使分者而复合。舍泰西游学之法，奚能挈其要领哉！然行之未久，终无益于人，而反有损于人者也。岂天道之必极于变，时事之必趋于陂，国势之必至于分，抑亦游学之人之不力，得其粗而不得其精，泥其迹而不求其意。有游学之名，而不获游学之实，此英大儒斯密氏所以目睹心伤，而必欲固其性质，限以年例，以期有益而无损也。中国自周平王东迁，诸侯纷争，七国雄峙。其时游说之士，如苏秦、张仪、公孙龙、范雎诸人，各挟其操纵之术，以投时君之所好，故能取高位强人。国迫其得此之由要，皆奔各各驰国。举当时之情形，世变研练揣摩需之岁月，而始操一发必中之术。今之大大时于七国远甚。五大洲之鼎立雄视，较七国倏合倏离，不止千千万倍。而其国风民情，政务，学校、兵制诸大政，纷纷缕缕不可指数。若仅使年幼精明之士，前往学习，吾恐用夏变夷反变于夷，矫其失者，遴选宦途之闲僚。学校之新进，俾之游历，期于速成，无怪愈求愈远，而不得游学之益也。童子天



性未漓，智慧日开，似可期于有成。然质性未固，转为各国风俗所移，其不入于彼教者几希，若老成之士，宜可为矣。然每观出使各臣所带游学诸人，非其姻娅，即其幕僚，且此辈陷于宦海，所染习气已深，即随行游历，不过为进取地步。数年归来，标榜各国情形，演说敷陈，以期一中为之上者。亦且从优保荐，列之上僚，而于国是无补。噫！所损多而所益少，是犹谋国计于游戏之场，鲜有济者。然则游学之益，何可得乎？必也选圣哲之士，明敏之人。夙昔洞悉洋务者数十百，单先往游历限之年例，又多方栽种植。使尽其力，或各执一业，务期专精，且勗以坚忍之志，必得其要而后已。再立考课之法，俟归考之得，则赏，否则罚。如有滥入彼教者，查出严办不贷。如此，则质性可固，而游学之益庶可获矣。泰西之国，最重游学。故以世子之贵，犹赴他国，亲学技艺，学成而后立为君，其大臣力图报复，亦且隐其姓名，托身傭保。於其制器各件，尽得要诀。归国后出奇制造，遂能雄据一方。岂游学反益于泰西，而损于中国哉！良以所见者，大而所遣之人得也，故欲获游学之益，必以得人为本。人得，则质性可固，年例亦无庸限矣。秉国钧者尚乞图之。

日本学制改用西法，收效甚速。然改制之初，急求进境、不无躐等，偏重之弊，东国名宿类自言之，取长舍短宜定宗旨策。

道之大源出于天，而亦必明之于人。故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之道，数千年后，经汉唐宋元诸大儒，先后发明而必为之笺註图说，考核辨驳，其时即有异学之徒，交相蛊惑而大道之行于天下，如菽粟之饕餮，人心虽有珍错，厚味亦不能移矣。推之他事，何独不然。日本与中国通最早，衣冠文物，习用汉唐故制，即学校亦与中国等，自尊攘之说废，而交通之利起，当轴者愤国之为敌所逼也，举西法之技艺

学术，仿而行之。于是尽变旧俗，非西书不讲，非译书不读，而为之民者，亦各尽心研虑於英、俄、德、美、法五大洲之语言、文字、技术、政治、器械、通商各政务，无不日夜讲求，以期有济于用而后已。然是时学校教育之所及，仅上流之人士而止。而农工商等普通之教育，盖人民自任之矣。今夫法积久而弊生，行太速而难继。日本以五大洲之一隅，一旦发愤自强，翻然变更，尽弃其学而学焉，故能雄据海上，与各国并峙。然急求进境，不无躐等、偏重之失。东国名儒，无不历历言之曰：我邦学问诚不及西人？然二千五百年余，耕凿开化之民，於维新以来、欧美输入之文化，决非绝无根株之萌芽，而特地生此质性也。又曰：西人之艺术、道德及财政之均平，亦有不如日本者。又曰：我之不如彼者，莫如理学要当，核择彼此所长，拔其萃而用之。若政治、若法律、若教育不当，专取彼说，宜参酌彼我，而折其衷。呜呼！何见之，确而言之，当也。亦可谓抉其宗旨者欤。方今我皇上监于前失，力图振作，各直省学堂依次设立，而督抚各大臣又皆酌度学章，必期有济于时艰。而人不能无疑者，为其袭西人之馀绪，而不得法外法也。各大臣值事势孔急之秋，未必不認真筹办，特恐急求进境，期效太速，仅取少年躁进之徒，服其服，言其言，行其行，日效其糟粕粗迹，即诩诩自矜为振作，而于天之经，地之义，忠君亲上之诚，尧舜禹汤周孔所传之道，所以正风俗而维人心者，毫未之究，不亦失之又失乎？

语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如种树，然其材可充栋梁，稍施斧凿，奉之殿陛，即适于用。若屈杞柳，而造作之，未见其可也。为今计者，欲变学校，必先求人材，欲求人材，必先择其督率之人。与其人立心之所在，然后其心田勉以忠义，或可破其积习。当务之急，未有切于此者也，可不勉哉，可不慎哉。

各国商会银行皆财政之大端，预算决算又合制用古法。然所以能行之，故必有本源。试参酌中国高价官民情形，以期推行无阻策。

汉贾谊上疏文帝曰：臣窃惟今之时、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编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治、已安矣。臣以为非愚则谀，皆非知治乱之体者也，因陈治安策。夫文帝之时，未必不治不安，兵屈于强邻，财竭于赔款也，未必计较于商买之税厘。官民之输纳、地畝之钱粮，以期补助于万一也，而贾生反痛哭流涕，太息而者，诚以乱生于所忽治，阻于所怠。不探其本原，即日举古今治国安邦之道而讲求之。殆所谓隔靴搔痒，漠不相关者也，于国政有何益哉。当今之谋国者，必曰财政今之急务也。上古之时，富藏于国。中古之时，富藏于民。欲图富强，必自中国商务始。欲中国之商务推行无阻。必仿泰西之各国之条章，则近矣。不知各国商务官与民共，故财聚，中国商务民与官离，故财散。即以厘金而言，自咸、同军兴以来，国帑不足，始征之商，不过抽厘以助耳。未必多取于民也，即民亦乐奉之，公亦以为可藉。此区区者，而灭贼耳。行之既久，民苦之矣。司其事者，星罗棋布如防贼。然票货稍左，加倍责罚，日夜巡逻之，刑法而严驱之，甚至阻难万端，本利俱亏、所得者多必其裨益于国者，甚巨也。及观其每日比较，竟有前后不相符者，遑论无知之徒之所乾没者哉。货财者，民之命脉也；商贾者，国之利源也。制其命，而欲物之生、塞其源，而欲流之畅也，难矣。夫泰西各国商务银行，盛行于五大洲之上，彼非有厚於其国之商贾官民也，然而推行无阻者何哉。示之以信，以坚其志；重之以本，以导其利。立之以织造之局，使国无游民。炫之以新奇之货，以求其速售，又而董之以精悍廉干之员，使民知其无他，饵之以考工殿最之法，使

民各奋其所，事理财如此，用财如彼，问其军有糜饷者乎？国有浮费者乎？朝有倖位者乎？宰有食污者乎？逐逐营营，各驱其国之君民，于货利之场，殆亦曰利而已矣。何必曰仁义之尔。虽然中国商贾官民之情形、非若泰西各国之可比也。我国家深仁厚泽，入于人心者甚深，即民之欲报其德，效死无悔者，不止亿万万计。若夫，慷慨不羁之士，草泽隐逸之流，往往扼腕太息，思欲图治安决国。是如贾谊，若而人者亦指不胜屈，诚反各国之道而用之，师其意而变通之，将见军国诸大政蒸蒸日上，日为五大洲之冠也，夫何有一财政之犹不可行者哉。

警察之法，于政治关系多，宪兵之设，尤足补警察所不足。试详其典，则事务以便仿行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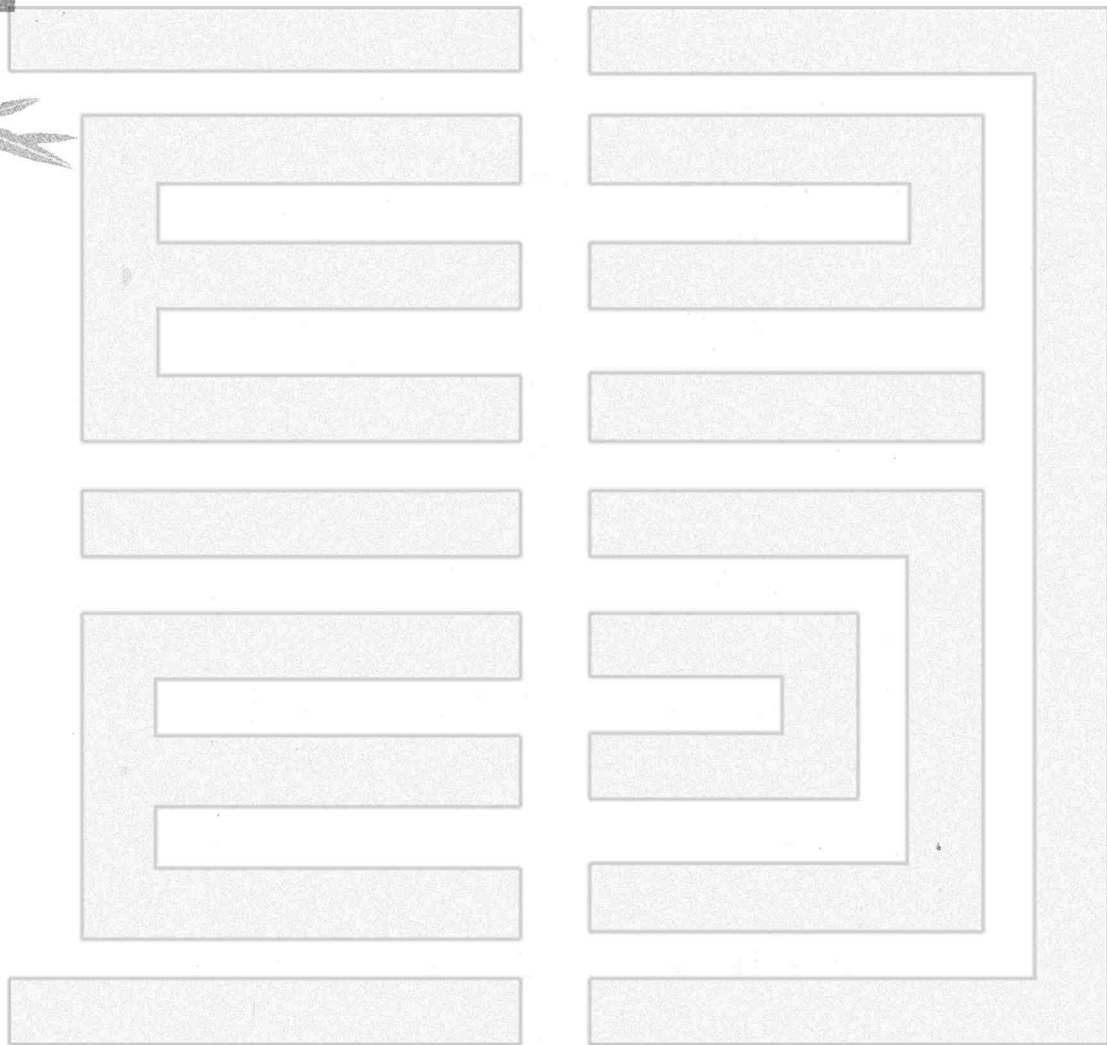
窃维保国莫急于强兵，而治内即所以御外。中国自保甲之法，奉行不力，流弊充斥，以致会匪邪教接迹，国中酿成巨祸。一夫首倡，千百响应。猝然窃发其变，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曩者，拳匪之乱，诚可鉴已。若不设法筹办，不惟无以卫民生。缉盗贼，且恐伏莽未靖，逆孽再发。致于中外交涉，大局有碍。诗曰：迨天之末阴雨，彼桑土绸繆牖户。今此，下民谁敢侮，予盖美周公之先事预防也。同是臣子，戴高履厚，岂可复遗圣忧哉。伏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上谕，各省制兵防勇积弊甚深，著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别常备，续备巡警等军，认真训练，仰见宸衷远虑，以先事预防之计、为臣子示者至深且密。并读直隶总督袁世凯奏，为仿照西法创设保定巡警局一摺。其略曰查各国警察为内政之要，每设大臣领其事，盖必奸宄不兴，而后民其安业，国本既固。而后外患僭消，亦可谓得其要领矣。所拟警察条规章分缕晰，逐节可考。有与西法相合者。一曰招募盖严，其选择不使游惰之民滥充也。二曰局制，立局于适中

地，使四隅分局有所秉承。三曰职守，预行分别泛地俾其临事，缉捕不敢希图窥避也。四曰办法，惟恐弁兵之粗莽害事，戒其临机而番慎也。五曰赏罚，功则升否则罚庶人，人尽其所职，而四者为不虚设矣，果实而奉行之。由此而省而州县而天下，何可不奉为定式哉。然愚更有有欲进者，当今之时，不患兵之不设，而患练之不精。且不患练之不精，而患专阃者之非其人。若以九州之大，四海之众，举省会州府郡县，皆以警察之法行之，法网日密，天下岂不为兵所困乎。且其开支甚巨，稍一不敷，则人心怠矣。所望名公臣卿，励精图治，折冲于樽俎之间，御敌于千里之外。则古所谓得一李牧，贤于十万师者，岂可不重见于今日哉。不然中国兵制变者屡矣，由绿营而乡勇，而新操改营为旂，今复照西法而易为常备续备巡警各名目，行之不力，将之不得，其人是犹贫者，侈其衣冠，赦然与显者较而不知，旁观之人已窃笑。其中之馁也，可慨也。夫工艺、商贾、轮船、铁路补以兵力，各国遂以富强。其所以富强者，果专恃此数者欤，抑更有立国之欤。无徒震其外，宜探其深微。策今之为中国计者动曰工艺、商贾、轮船、铁路，辅以兵力，各国之所以致富强也，舍此而不举行，沾沾焉拘守。夫旧规文则嗜志於词章字句之末，武则矜夸夫车马旗帜之盛，交相称诩以为可以安邦而定国也。岂不计之左乎？然自中外交涉以后，工艺、商贾、铁路，各直省有行之者，制造局设矣。而所制之物，大异于彼，则仍购之彼所造者，而夸于人曰此本局所造者也，所谓掩耳盗铃不自知其非也者。农工商局立矣，而所买之物，人不敷出，甚有较私购而价昂者。且其中弊窦种种，勒索万端，难枚以举。轮船、铁路先后已举办之，然船轮不能御德日之役，铁路适足速庚子之祸，岂中外异势。而西法之果，不可行乎。抑未辅以兵力，而筹御之不严欤。不知各国

之所以致富强，不专恃，夫此数者，而数者之流传，海内为中国之士大夫所羨仰而乐道者，特其富强之遗绪耳。历观五大洲之中，英起十字军之师屡战屡挫，而终得志于印度诸国者，盖愤其教师之为，彼所残也，如不胜则世世报之矣。德为法所灭，仅畀其主。以一城之地，准兵三百，并置监者法之防德，不为不周。而德主外事内修。时以忠义勉其兵中之豪俊，使为之倡，精者旋更，否者相练，不数年，皆成劲旅。故一战而残法，其兵制遂为各国冠。盖德主有卧薪尝胆之心，其有臣范蠡文种之智，故能一战而沼吴雪其前耻，德之兴法激之也。俄居欧洲之北，地广人稀，延袤万里。俄盖愤各国之鄙不与盟，如晋楚之以夷狄视秦也。故广延人材，讲求兵制，加之以坚狼之气，佐其奋励之心，器械日精，士气日盛，其锋遂为各国所不及。若夫日本，特海上小国耳，为各国所侵袭。君民咸奋如赵武灵王之变胡服，习射骑，抉其精而扼其要焉。故一战而国威振矣，再战，而各国之富强者与之交矣。兵不在多，惟求其精。地不在广，惟扼其要。日本得之至法美各国，惟恐强邻之见逼，且耻其兵之不见称于世，为五大洲所笑也。故于人之所行者，变而通之。人之所巧者，拙以屈之。其国亦虎视眈眈，为交邻者所敬畏。嗟呼！今日之五大洲一列国割据之势耳。天下变局于斯为奇，为中国今日计，宜法俄之强，德之忍。英之愤，日本之决法美之阴鸷，致人而不致于人，变法而又拘其法。黜佞倖，抑党援，严赏罚，明军令、停捐纳、罢科举，惩贪婪之员，诛失律之将，裁不急之需，息无厌之求。下农桑之诏，禁非常之贡，然后左右近习，罔非正人名流贤豪以次而进，不拘资格，不泥成法，不避艰难，不事铺张。而又必朝庭虚必挺揽，访求历代帝王之所以兴而末世之所以败者，讲习而惩戒之，则国本日固，帝学日明，廷议日尊，大臣日敬，百废日修，

众务日举。然后命知兵之儒将，参酌五大洲之军法，而融会之。即不修工艺、商贾、轮船、铁路，已操必胜之秋矣。兵法所谓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彼各国者岂不转而求我立国之本哉。

(以下八页半为此文真迹后半部印件)



其所以富強者果專恃此數者歟抑更有立  
國之本歟無徒震其外宜探其深微策

今之為中國計者動曰工藝商賈輪船鐵路輔以兵  
力各國之所以致富強也舍此而不舉行沾沾焉拘  
守夫舊規文則嗜志於詞章字句之末武則矜誇夫  
車馬旗幟之盛交相稱詡以為可以安邦而定國也



豈不計之左乎然自中外交涉以後工藝商賈鐵路各直省有行之者製造局設矣而所製之物大異於彼則仍購之彼所造者而誇于人曰此本局所造者也所謂掩耳盜鈴不自知其非也者農工商局立矣而所買之物入不敷出甚有較私購而價昂者且其中弊實種種勒索萬端難枚以舉輪船鐵路先後已

舉辦之然船輪不能禦德日之役鐵路適足速廢乎  
之禍豈中外異勢而西法之果不可行乎抑未輔以  
兵力而籌御之不嚴歟不知各國之所以致富強不  
專恃夫此數者而數者之流傳海內為中國之士大  
夫所羨仰而樂道者特其富強之遺緒耳歷觀五大  
洲之中英起十字軍之師屢戰屢挫而終得志于印

度諸國者蓋憤其教師之為彼所殘也如不勝則世  
世報之矣德為法所滅僅畀其主以一城之地准兵  
三百并置監者法之防德不為不周而德主外事內  
修時以忠義勉以其兵中之豪俊使為之倡精者旋  
更否者相練不數年皆成勁旅故一戰而殘法其兵  
制遂為各國冠蓋德主有卧薪嘗膽之心其有臣范

蠡文種之智故能一戰而沼吳會雪其前恥德之興  
法激之也俄居歐洲之北地廣人稀延袤萬里俄益  
憤各國之鄙不與盟如晉楚之以夷狄視秦也故廣  
延人材講求兵制加之以堅狼之氣佐其奮勵之心  
器械日精士氣日盛其鋒遂為各國所不及若夫日  
本特海上小國耳為各國所侵凌君民咸奮如趙武

靈王之變胡服習射騎挾其精而扼其要焉故一戰而國威振矣再戰而各國之富強者與之交矣兵不在多惟求其精地不在廣惟扼其要日本得之至法美各國惟恐強鄰之見逼且恥其兵之不見稱於世為五大洲所笑也故於人之所行者變而通之人之所巧者拙以屈之其國亦虎視眈眈為交鄰者所敬

畏嗟呼今日之五大洲一列國割據之勢耳天下變局於斯為奇為中國今日計宜法俄之強德之忍英之憤日本之決法美之陰鷲致人而不致于人變法而又拘其法黜佞倖抑黨援嚴賞罰明軍令停捐納罷科舉懲貪婪之貞誅失律之將裁不急之需息無厭之求下農桑之詔禁非常之貢然後左右近習罔

非正人名流賢豪以次而進不拘資格不泥成法不  
避艱難不事鋪張而又必朝廷虛必挺攬訪求歷代  
帝王之所以興而末世之所以敗者講習而懲戒之  
則國本日固帝學日明廷議日尊大臣日敬百廢日  
修眾務日舉然後命知兵之儒將參酌五大洲之軍  
法而融會之即不修工藝商賈輪船鐵路已操必勝

之秋矣兵法所謂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彼各國者豈不轉而求我立國之本哉



### (三)读后感

#### 读易经随记

惟不轻於出处，方能大有作为。

屯之初九

人不困则不亨，但当力守其正，毋为世俗所移。

屯之上六

朱云之折槛，幸而免耳，郑侠流民图则讦矣。君刚也，臣柔也，以柔克刚，子房得之。

需之六四

蔺相如不与廉颇校，颇终下之，秦不敢加兵於赵者数年。语曰：将相不合，敌国之福，君臣相处，亦当如此。

需之上六

其人甚辣，其势不敌，隐忍而发，则难禦矣。

讼之九二

惟有德者，能息讼。亦惟有德者，能听讼，刚健而中正，斯无诬罔矣。

讼之九五

以讼受服，正人所弃，天道好还。不转瞬而祸随之。

讼之上九

寓兵于农，后世招募之法。诚不及也，然各有利害存。

乎其中师之大象

师有纪律，不战即胜。师无纪律，即胜必败。程不识严，而李广宽严守正也，宽亦权中之正也，然非其人宁学程之严，而毋为李之宽。

师之初六

后世以宦者为监军，主将举动俱要关白。观晋荀林父泌之败，唐郭子仪相州之败，任之不专。犹致与尸，况以刑余监军乎。师之六五桓公不听管仲之言，而委任三竖，私也。私人必乱国，兔死狗烹。汉高祖、明太祖亦忍也已。

师之上六

安命守分，与物无争。恬退之人自守，则有余应事或不足。

讼之六三

刑严，则民思乱，古今驱民，以威而治。且久者，未之有也。

蒙之初六

李泌之从军灵武，郭李之克复两京。明皇虽妄用国忠，然待诸人厚矣。积粟以防饥，积材以防乱。信哉。

比之六四

父之所惑，子痛绝之，又不露痛绝的形迹。三年无改，是兼损益言也。

蛊之九三

父之恶，子成之，君之恶，臣逢之，夫之恶，妇激之，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

蛊之六四

常人可言命，君相不可言命，盖天命通塞，君相宜调燮也。未顺命亦人定胜天之意。

临之九二小象

以奸诬忠，备极酷烈，身可刑，而心终不可屈。君子所恃者心耳，若小人，则心亦亡矣。

剥之六四

天下病者，病死一半，药吃死一半，非医之能。杀人已不慎，则得而杀之。衰微之世，何尝不如是耶。

无妄之九五

无妄诚也，诚即太极也，物物一太极。

无妄大象

与脱鞅，欲进不能矣，然尚无丧马覆车之患也。事机不顺，即当转帆，切毋观望。

大畜之九二

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有负俗之累，而致功名。驭之得法。自

效驰驱。天下无弃材，亦在善于用之而已。

大畜之九三

生不五鼎食，死当五鼎烹，小人毕竟如此下落。

颐之六二

官不贪，则污吏敛迹。如玉无瑕，而犹有以贪目之者，亦妄也已。

大过之初六

山峭者崩，刚愎自用，鲜不覆败。

大过之九三

不避艰险，不畏祸害。君子为公之心如此。小人为己之心亦如

此。

坎之六三

恶人不威以极刑，则为恶之心不戢。善人不处夫穷困，则为善之心亦不力。

坎之上六

交情不深，则不言，即深，而人不问，我则不言。即问，而先看其人之能行与否。如不能行，则仍不言。书云：惟口兴戎，出好言可忽乎哉。

恒初六之小象

热不栖恶木阴，渴不食盗泉水。自待不苟，观者化矣。为善正所以恶，恶也严，何如哉。

遁之大象

见得确拿得，定名利关头，毫无希恋。隐者之才之德，诚优於仕者。

遁之上九

小人不度德量力，妄欲邀意外功名，其不亡国败家者几希。

大壮之初九

寇莱公若不轻引(妄附)丁谓，何至有后日之败，不学无术信然。

大壮之九三

杜黄裳为郎，数十年人不能识，一居枢府，丰采峻然。诸葛子之凝静致远，亦是这样讲法。

晋之初六

受先祖之荫，愈要谨慎。不然，不惟覆宗，并以灭祖。晋之六二

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君子居安而思危，则终不至於危，小

人以危而为安，岂能常享其安哉。

晋之九四

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所得者小，所用者大。

晋之上九

塞者，通之机，静则吉，动则凶。

明夷之象

比干剖心而死，比干死，而心仍不死耳。

明夷之六四

国家之兴，必有忠良。及亡，亦必有忠良。前则昭运会之隆，后则收养士之报。

明夷之六五

忠良殒诛殆尽，而国亦亡，暴君乃自暴耳。然臣子之心有不忍言者。

明夷之上六

言不妄言，所言皆正家之言。行不妄行，所行皆正家之行。行有恒，则言有物，身教之速於言教如此。

家人之大象

教妇初来教子，婴孩语俗理确。

家人之初九

凡人家道将兴，上下俱整齐严肃。家道将亡，上下俱游优宴安，嗃嗃阴也，阴极则阳生矣。嘻嘻阳也，阳极则阴生矣。宜辨之早也。

家人之九三

凡居家，当先以苦者责己。其甘者，俱让诸人。久之，人亦不忍己之苦，而从而分其苦矣，以身率之，其机如此。

家人上之九

玉不能攻玉，惟石可以攻玉，己不知远害。若吃恶人之亏，则自知远害。

家人之初九

事多疑之主，恭谨沉默四者，缺一不可。君不我信，我即言之，阳从而阴违矣。贾生之见疏文帝，良有以也。

睽之九四

兄弟本不合，遇患难则合，朋友本合，遇患难则不合。同室操戈者，多矣，能与朋友共患难者，古今有几人哉。

睽之六五

处恶人，只有自反的一法。人疑我，我以疑应之。则人愈疑，而疑不能解矣。天下事局之坏，何尝不由一个疑字。

睽之上九

其济，则君之灵也。不济，则臣之力也。非所以要誉於天下后世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蹇之六二

君子道长，小人皆化，而为君子。小人道长，君子皆见，逐於小人。君子犹水也，小人犹水上之萍也。萍有时而蔽水，然终无损於水也。 解之六五

周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备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夫腴民以益己，己不能益，而损随之，况欲腴民以益国哉！后世之所谓能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损之篆

凡事愈损愈不好，惟欲忿愈损愈好，损之维何惩与窒而已，恶人不惩戒，则必不肯安心向善也。惩其忿，所以有所鉴，而忿自敛矣。师旷不窒明，则必不能精心审声也。窒其慾，所以有所塞，而慾自息矣。 损之大象

未有人，先有天地。有天地，然后人生焉。试问洪混初开之时，如盘古燧人，有巢诸氏，其父母果属伊谁，后世不得而知也。今试有人於此，苟问其身之所出，则必曰乃祖乃父也。苟问其乃祖乃父之所出，并其始祖之所自出，则茫然矣有不悚，然疑怪者乎。不知天地之中，有化生。亦有形生，华渚之虹，郊媒之虬，郊祀之大人跡，皆化生也。若男女构精，则形生矣。张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此之谓欤。

益之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向

盘庚之迁殷，避水患也。周之迁沔迁镐，民众不能容，迁之所以广民居也。汉高祖初欲都洛阳，继迁关中，所以扼四塞之险，居高以取下也。古之人当极盛之时，俱有不可不迁，不能不迁者在焉。若夫

积弱之世，时势日非，即当力为振兴。不此之务，仅欲迁徙以避害，其不蹈东周之失者鲜矣。不见夫蓺者之树木乎。原树之地，生即不盛，然培植之，尚可复盛。若因其不盛而移焉，则木之生机尽矣。贫不迁居，弱不迁国，其势然也，慎哉。

益之六四

官不尽贪，而官之前后左右，以及吏胥书役，无有不贪。辞父母，别妻子，不远千里而来，所为者利耳？利之所在，以身殉之间，有自知之士，亦顾考成，然大利当前，神为物夺，良心昧，利心炽，怨讟兴灾害至矣。虎非不猛也，而人槛之。龙非不灵也，而人畜之，有欲故也。故君子惟以敬慎待前后左右，而以严毅驭吏胥书役，百姓有不戴德颂功者乎？

益之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吏胥书役此等人，最是可恶。观司房之磕索官长，即知胥役之磕索百姓。然官亦不能尽逐此辈而不用也。官清，则吏廉，官严，则吏畏。官随时精察，随事精察，则吏无所用其欺。此等人也有好处，官若难缠，亦知敛迹，利若难取，亦知收手。明知故蹈，必庸吏之所为，狡者不出也。每见胥役罔法，皆官有以致之。平日不慎举止，被此等人挟其短长，或伺其喜怒，巧用窥避。恐赫愚民久之，官亦无可如何。或矫其弊而反之。人虽移而为利之心，仍不能移，是可惧已官之做。官曰：清慎勤官之驭吏。曰：严理密其法，莫善於此。

益之上九

人臣可立功，不可居功。居功则招忌，不惟同功者忌之，即君亦疑忌之。既忌且疑，而犹能自保其身者寡矣。天道恶盈。鬼神祸盈，圣贤戒盈。象曰：泽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夬之大象

名可立，不可矜。志可尚，不可峻。恩可施，不可过。财可积，不可专。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夬之大象

二主之臣，不可以守社稷。再醮之妇，不可以入宗庙。失节故

也。臣失节，则不忠，妇失节，则不贞。本实先拨，即令素行克谨，犹不足以赎前愆，况素行之未克谨也。奸佞误国，女宠误家，妒之垂戒严矣。

妒之大系

已不可不知人，亦不可轻求人知。璞氏之玉卞和三献，而刖其足，知者不取也。故君子不患人之不知，而患无以酬人之知。

萃之初六

人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失意时不谨，终身必无得意之时。得意时不谨，则当前即是失意之境。

萃之上六

按例，小子年十岁以下，即犯大辟，亦不照如律以严治，小子必不能杀。人即杀或出於误。圣人系辞以戒人。国家定例以治世，理相通也。然义无咎其戒。小子之父兄者严矣。小子厉，有言父兄之教不先也。教不先，则陷小子於不义矣。春秋大居正谨其始也，岂可以无咎而忽之哉。

渐之初六

眇者，斜於视，眇之不幸也。妇不得其夫，妇之不幸也。妇何以不得其夫？夫不克尽其道，日以非道责妇，是以不得也。为之妇者，难矣。其必忧勤恭谨，以安其妇道之常，乃克尽其道也。夫之不我，爱於我何哉。呜呼！千古忠臣、孝子、烈女、贤妇类，皆处万难之会。世不我容，而又不得不求容於世。费尽气力，呕尽心思，洒尽血泪，始克济时之艰。其不幸事出意外，而复以身殉之，亦何乐遇此不幸之事。克成其才与德，使后之人，以大忠、大孝、大烈、大贤之名加之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名不称犹可也，勿遇不幸可矣。

归妹之九二

德不积，不足以成名。志不满，不足以亡身。故富贵者，性之所由斫也。逸乐者，心之所由戕也。君子知傲不可长，而谦则受福。是

以自卑而尊人，居安而思危，忧勤惕厉，无时或释。易曰：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之大系

小人妄干非分，亦欲锡福无疆，垂诸久远。幸而祸及其身，不幸而祸及子孙。伯有之门，蓬蒿数尺，智伯之地，三晋瓜分。福者祸之媒也，非所得而得焉，身必亡。非所据而据焉，国必败。丰其屋鄙其家，自陷家人於死地，人未死如已死耳。窥其户，岂犹有人哉。三岁不覿，骄蔽深矣。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已。

丰之上六

琐吝之夫，最讨人憎。所省者小，所失者大。居且不可，而况於旅乎？志穷，灾乃旅之，自穷也。

旅之初六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非贵身也，旅怀贖险矣。得童仆，则势不孤，势不孤，则交相防御。即盗窃无所施，其能旅也。而得童仆之贞吉，谁大焉。

旅之六二

居家，则兄弟为手足。出门，则童僕为手足。驭之得法，待之有恩，则童僕得以尽其力。若毫不经心，仅以犬马视之，或抑勒其资，而使其身常冻馁，并使其家有终窶之。嗟！则心先丧矣，凶孰大焉。故驭童僕之法，不贵以童僕待之，而贵以手足待之，得其心，则得其力也。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僕贞厉。旅即焚其次，不过焚旅者之次耳，於童僕何与哉。

旅之九三

如童僕本不好，亦以手足待之可乎？曰：此亦有道焉，才可用则用之，如不可用即善遣之，如碍大体，即速遣之。善遣，则彼愧於心。恶遣，则益激其怨。速遣则为害无几，迟遣，则养痍貽患。主僕之间，事出非常，皆主有以致之，臣弑君，子弑父，其来渐也。天下惟粗心人最足坏事，既不能令，又不预为安置。一味包涵，自博虚誉。仆亦知其伎俩，巧於窥避，恣纵愈甚。迨其知觉，即已不可收拾矣。旅人先



笑后号啕，先笑者自得也，后号啕者自失也。与其失於后，何若慎於初。故主僕之间，不可不慎也。 旅之上九

王者之所以鞭馭奇杰，囊括群英者，名与利耳。财聚则民散，桀纣之以墨败也。财散则民聚，汤武之以德兴也。夫利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也。而专之，其害多矣。王者反之，霸者假之，涣王居，则大号涣汗，夫何咎之有？ 涣之九五

极困之时，不可妄有所干。设一不慎，不惟辱身，且以亡家。不出户庭，知户庭之不可出。养晦以待时耳。世不我知，我乃得以自洁。奸伪之见，逼何自来乎？ 节之初九

失节之士，未尝不自恼悔。天良难昧故也。贾充之虑，及於谥心亦碎矣。然平心细想，亦何必希无妄之福，以取戾哉。臣道不明末世，所以少完节也。 节之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仆不可以窃主，仆窃主则凶。臣不可以僭君，臣僭君则诛。鸡不可以登天，鸡登天其死必烈。非所信而信之，轻於信者，固不足责，而挟非信以欺人者，其亦虑及於已否耶。庆氏贼崔氏，卢蒲氏即贼庆氏，以恶人贼恶人，天犹巧於报施，而况於善人乎，况於君臣上下乎？ 中孚之上九

小人之防君子以术，君子之防小人以德。德则尽其在我，术则俯以徇人。在我者常伸，徇人者常屈。屈伸之交，阴阳之理也。静则制动，静中之静，静中之动，愈能制动。故屈伸之际，不可不审也。 小过之九三

阴伏於阳，败伏於胜。失伏於得，忧伏於乐。物理盈虚，与时消息。君子慎之吉，小人违之凶。既济之时已亨矣。然六爻戒惧如未亨，然初吉终乱思患，所以预防也，戒之至矣。 既济大系

汉高祖不困於白登，则轮台之悔，身必蹈之。宋太宗不辱於燕冀，则南渡之陋，身必见之强弩之末，不可以穿七鲁缟，其锋憊也。伐鬼方，而三年克之，师老极矣。而又不用小人，始克仅如所欲甚矣。兵端之不可以轻开，慎勿恃强以凌弱也。 既济之九三

天地生人，必有用处。时不可为，藏可也。时既可为，行可也。若处可为之时，而仍韬晦，此巢许仅能为盛世之高隐，而不能造福於天下后世也。隐士亦足励末世，然所及者狭耳。高隐不世出，而名臣世出。谁谓皋夔稷契不及巢父许由哉。 未济之上九

移於利害，一旦失守，由学不纯，则见不确，世之有初鲜终者，宜三复斯言。 蒙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以后擅权，以臣欺君，以僕凌主。当其盛时，未尝不自骄。矜即从旁和之者，亦谓千秋万岁，后必能锡福于无疆也。曾不转瞬而祸起矣，吕雉、武曩之专，王莽、曹操之逆，阳货、公敛阳之横，有好下落乎？故君子处极盛之秋，常惴惴而自敛也。 升上六

（下六页为此文前半部分真迹印件）

讀易隨記

惟不輕於出處屯方能大有作為屯之初九

人不困則不亨但當力守其正毋為世俗所移屯之上六

朱雲之折檻幸而免耳流民鄭俠皇圖則訐矣君剛也臣柔也以

柔克剛子房得之需之六四

藺相如不與廉頗校頗終下之秦不敢加兵於趙者數年語曰

將相不合敵國之福君臣相處亦當如此需之上六

其人甚辣其勢不敵隱忍而發則難禦矣訟之九二

惟有德者能息訟亦惟有德者能聽訟剛健而中正斯無  
誣罔矣訟之九五

以訟受服正人所棄天道好還不轉瞬而禍隨之訟之上九

寓兵于農後世招募之法誠不及也然各有利害存

乎其

中師之大象

師有紀律不戰即勝師無紀律即勝必敗程不識嚴而李廣

寬嚴守正也寬亦權中之正也然非其人寧學程之嚴而毋

為李之寬師之初六

後世以官者為監軍主將舉動俱要關白觀晉荀林父泌之敗

唐郭子儀相州之敗任之不專猶致輿尸況以刑餘監軍乎

師之六五

桓公不聽管仲之言而委任三豎私也私人必亂國兔死狗烹

漢高祖明太祖亦忍也已師之上六

安命守分與物無爭恬退之人自守則有餘應事或不足詎

之六三

刑嚴則民思亂古今驅民以威而治且久者未之有也蒙之初

六

李泌之從軍靈武郭李之克復兩京明皇雖妄用國忠然待

諸人厚矣積粟以防饑積材以防亂信哉比之六四

父之所惑子痛絕之又不露痛絕的形迹三年無改

是兼損益言也

中蠱之九三

父之惡子成之君之惡臣達之夫之惡婦激之其本亂而

未治者否矣

中蠱之六四

常人可言命君相不可言命蓋天命通塞君相宜調燮

燮

也未順命亦人定勝天之意

臨之九二小象

以奸誣忠備極酷烈身可刑而心終不可屈君子所恃者心

耳若小人則心亦亡矣

剝之六四

天下病者病死一半藥喫死一半非醫之能殺人已不慎則

得而殺之衰微之世何嘗不如是耶无妄之九五

无妄誠誠即太極也物物一太極无妄大象

輿脫輹欲進不能矣然尚無喪馬覆車之患也事機不

順即當轉帆切勿觀望大畜之九二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致功名馭之得法

自效馳驅天下無棄材亦在善于用之而已大畜之九三



## 书淮阴侯传后

或问曰：信果反乎？曰：信之反，史之诬也。曰：何以知之？曰：信汉楚之所畏者也。从楚则汉弱，从汉则楚弱，当汉为楚败，信稍有变动，成败尚未可知。信不于此时反，而顾於闲居之时，始反乎？且信智士也，岂不知帝之畏恶，其能必预有以设备，而肯以二三家臣，甘为此灭族之事乎。曰：卫疑孙宁，而孙宁逐君。郑逐群公子，而群公子作乱，安知信之计不出此也。曰：孙宁诸臣，俱执兵柄，且多党。信为帝所逮者也，孤立无援，岂可以卫郑之事？例之曰陈豨非其党欤，曰信之通豨，事涉暗昧，先贤辩之详矣。豨反于外，信应于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使帝欲诛在廷诸臣，藉口于豨，孰能办之。然帝之世，萧何以事下狱，樊哙以威被逮，以何之恭顺，责尚不免哙，非灌婴生致，岂不身首异处。帝之待诸人如此，何论乎信，且信之不反，信亦自明之。鸟尽弓藏，敌破臣亡。满腔悲愤，合盘拖出，其悔不听蒯彻之语，实恨帝之负己。而明己之终，不负帝也。冤抑之情，溢于言外，特读者不之觉耳。曰：然则汉之杀信，杀无罪欤。曰：否。信之取杀者屡矣，特被以恶名，殊为过耳。礼君命，召不俟驾而行。语云：臣子趋君父之急，赴汤蹈火有所不辞。帝初困于楚，信以掠地不救，罪已难道。及战垓下，屡徵不赴，当此之时，楚势已孤，汉业方定，信不速为往助，而乃勒兵观望，得地始行。信之视事君，惟利是视，无怪帝之恶之也。且闻之君者，天也。君之所使，天之所使也。信忌酈生之功，急攻齐城，以致被戮。是杀生者，信也，非齐也。夫信不第杀生，并杀附帝之齐民，与帝使齐之臣，其获罪何以辞。况信被废，羞与哙等为伍，托疾不朝，设诸人略为谗间，岂不启帝之机，何尚以将兵自炫乎。汉之杀信信取之也。曰：虽然信功臣也，信不击楚，楚不即减，帝如何

处信，而后可乎。曰：功罪不相掩，为帝计者，当念其功，宥其过。功可封则封之，不然厚禄以养其身。如唐宋待功臣故事，不幸为仇所诬，亦当宥其子孙。乃计不出此，竟使残忍吕雉诛及三族，卒致功臣夺气。后诸吕擅权几二十年无敢力争者。则知信之死非汉之幸，乃吕雉之大幸也。曰：何以言之？曰：雉之潜萌异志，已非一日，必尽诛群贤，志方可肆。故直以反诬之。如前之烹彭越，而毫无疑忌也。曰：如此子之说，不极凿乎？曰：非也。大奸若忠，雉之诛信，帝所知也。雉之所以诛信，帝不得而知也。不然，如意亦帝之子耳，雉屡欲杀之，虽为其子所救，终必致死以为快。雉不爱帝之子，岂爱帝之臣之子孙乎？曰：信之死，既闻命矣，敢问帝既杀信，后悔否？曰：悔，特不肯明言耳。帝以刻峻之性，鞭馭英俊。最幸陈豨，豨反图之。况信功大，赏薄屡为所辱，意必居常。怏怏计不如速除，无貽后忧。盖帝以已度人，任智而不任德者也。其大风兴歌，始思猛士，晦之亦已晚矣。每读信传，窃为歔歔。凡人学胜于才，才乃可任。若才胜学，反为才累。历观古今，如信之被诛者不少，然尚不为妇人所诈。呜呼！如信之才之功德，犹不克保身家，无惑乎？数传以后，汉业遂衰，贵戚内宦交相擅权，以至於亡。岂非貽谋之不善欤。

## (四)记、序、碑文、祭文

### 晋祠详记

早起,同学长刘锦亭游晋祠。头门五间,正中康熙里人杨廷翰书“三晋名泉”。雍正十年,邑人上万顷之源。顺治丁亥,总督宣大山西兵部右侍郎书“桐叶云漪”,门左右各塑像二,坐执械。进头门(庙之头门为晋祠堡之北门),古槐三株约数围,前列乐楼。乾隆丁丑,又村居士杨二酉书“水镜台”三字,极古秀。过石桥下,即晋水出山之分流处。桥前立二石,禁止伐树纲罟,中有小方台上建谯楼,四角铸铁人四,俱介冑立。东角者,明弘治十一年铸。乾隆三十二年正月,知太原县韩光大等,淮山吴藩氏补铸。西角者,宋毕孔等铸,年月不可考。南角者,宋太原府权绵州、魏城令刘植铸。北角者,宋绍圣五年四月铸,姓氏无考。台后棹楔一,题“万古流芳”。中建过殿五楹,府碑碣有明景泰二年辛未庚子十五日“御制祷雨文”,洪武二年十二月山西道旱,山西省臣杨宪祷得雨,上章蒙加封显灵昭济圣母,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又有成化二十年甲辰八月“御制祷雨文碑”。过殿之后楹,明万历乙未知太原府赵彦祈祷灵应额。上月台六级,有古柏二株,南用石柱支有方池,长二十馀步,横倍之。上立桥如十字形。池

南角之柏大五围，中分二支横池上，池后为正殿，丹碧辉煌为九楹，如王者居。柱盘龙如飞，殿之左右塑立像二，高一丈二尺，极威猛。殿之中悬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二日敕封广惠显灵昭济沛泽圣母，立额係河南按察使署山西布政使胡大任。悬中之左，悬明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二日御赐道士许重应补修。谕殿之廊，立有明万历乙亥季春，谕管理河西庄仪卫正王道明修水利，敕立铭以垂久远。又万历十七年，因民霸产，知府事某示禁文。明天顺五年七月茂彪，明隆庆元年江西按察使邑高汝行，嘉庆十五年十月知府江右钟德捐资，同邑孙世庚等重修碑（其余悬禁之碑多不载）。同治六年，御赐惠洽桐封抚臣赵长龄，同治十三年御赐惠普桐封抚臣鲍源深恭悬馀匾额不载。过殿之左右有钟鼓楼，钟楼左有一池旧栽荷。光绪三十一年水减因淤，上立松水亭，长白阁礼题“四面洞闢”。云自寺外之山麓移者，亭前松二株，越四周。亭之上建八角亭，中瓮井，惟水自方池流来，上悬“善利”二字，康熙甲子，涂川令上谷刘星题“静处著眼”。鼓楼右建石桥，即晋水汇流处，渠宽一丈五尺，清见底，深约八尺，游鳞自如。桥之右小棹楔一，道光甲辰古汾段章醇题“登临得路”，其右为水亭（呼为偃松亭），松为康熙间杨墨选盆中植，移於亭外已百年，龙鳞舒矣。渠之上建亭三楹，上铺板澄水刘汇题“得月处”。雍正癸丑，海宁沈继贤题“小籀亭”并跋，亭墙软。康熙庚午，河东使者越胡介祉诗十二首，步携李侍郎曹公韵。道光乙巳晋祠落成，安岳王炳麟五言律十六韵。亭前小棹楔一，康熙辛未杨廷翰题“白鹤亭”，左亦有小亭如“偃松亭”，状外缭以垣，开方窗三，圆窗二，外建飞楼，五楼楹对晋祠之头门。康熙甲午，题“胜瀛”内杨二酉题“棲云楼”，下有嘉靖己未四月，胡山受堂。至元十八年二月，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姜彧，岭山人鹑湖王建中，

嘉靖三十六年，黄鹄山人曹忭诗。直进为“晋阳第一泉”，康熙壬申，於越刘汇题。亭亦八角，中甃井乃晋水发源处。出石下有声，深丈馀。亭外甃方池，数分水为南北流，以灌田。额极多，惟真山“难老”，乾隆丁未杨一阳（即二酉也）“奕世长清”，道光丙午王继贤“胜拟西湖”，各极其妙。亭之上筑台，左右七级，建楼五楹，祀晋水神，俗呼为“梳妆楼”。同治十三年，御赐“功资乐利”，抚臣鲍源深恭悬。其第一层乾隆戊寅杨一阳书“悬山响玉”极雄伟。圣母殿之右，建台骀庙，嘉靖三十二年，按察使副使高汝行题，其左稍上邑人建公输子祠。殿之左，正德六年，建苗裔祠，奉子孙娘娘。乾隆丁丑，杨二酉题“赞化育堂”。堂前柏二株，其一卧分两枝，一枝横挽在邻柏上，根围约十馀，真山题“晋源之柏第一章”正此也。堂之北墙嵌。长白阁礼、辛酉八月，上谷刘星、道光乙亥王炳麟、咸丰乙卯，长白胜保、甲寅八月，秀水钱官游晋祠诗，康熙六年赵吉士、雍正丙午吴门蒋谏游朝阳洞诗，阅毕。折而上石级五十二，为朝阳洞门之左，乃主持地。门之右有厨向北，进月门有“待凤轩”，乾隆丁丑杨二酉题。折而南上三十级立山亭，乾隆间邑睿德恭题“伴桐亭”，又邗江吴重题“读书台”。台之南殿三楹祀吕祖，其砖墙刻道光甲辰黔阳王继贤“仙阁”二字。殿之北为“三台阁”，光绪壬辰李蔚棻题。至此登高俯视，晋川如画，晋水分流，浇田万顷，如吾甘之中卫、甯夏，而人力过之。登此阁者其亦心物目景而安然驻矣。下而至洞门，内悬咸丰辛酉江苏丹阳县韩寅绶“如天之平”四字。折而至钟楼之左，为唐叔祠，坐北向南，门键未入。唐叔祠之东，有亭三楹，唐贞观二十年正月，“御制晋祠碑”，并书“龙章天汉”超出今古。乾隆三十年，邑生杨埭因故碑下损，重摩刻，竖於左墙，列咸丰六年丙辰二月望日，安徽潜老人沈巍皆晋祠圣母庙辨其

书者，乃天津沈兆沅也，心识之。唐叔祠之东，有一庙未悬额。其东为东嶽庙，庙内亦有乐楼。再东为文昌阁，俱键出寺垣之东，为晋溪书院两进。其上祀邑光禄大夫吏部尚书王恭襄公琼祠，久倾未修，侍者像俱坏，至有倒者。而公则端严如生，盖正气之所掇欤。恭襄祠有二树，叶圆大，数围，问之居人知，为白果树，其祠基即恭襄住宅。九月初旬，镇有会，赁庙为贸易地。因至难老亭之微南三圣庙，亦民之赁为市者。云其下微东为一鑑居，抚藩各宪游息之地，内有梨木长几，余误为长戟，或恭襄之所舞者。始命学长向住持寻钥阅之，乃知是长几，非长戟，重约三百斤。康熙五十八年乙亥仲秋中浣，知太原县秀水张晟奉送杨公二酉者，公亦奉为庙物，若稍轻为大力夺之矣。随住持至唐碑亭。折而至唐叔祠，瞻仰礼拜。像莊严新重建者。复至朝阳洞奉茶，购旧新碑及晋祠辨碑。一数刻复至文昌祠楼，有杨二酉寺内八景，寺外八景诗，邑生杨堉书于灰墙上。楼上祀文昌，楼下祀文星，又附祀邑周国士预恭襄、明少师邑王公琼、唐尚书邑白公居易，翰林学士四川李公白，宋太师庐陵欧阳公修，宋尚书苏州范公仲淹，明太传钱塘于公谦之数公者。惟豫有微议，然国士待之，以国士报之，后世及者谁欤。恭襄乃邑人，亦得与白、李、于、范、欧阳同列于文昌祠之下，使后之人瞻仰之。启人忠君爱国之忱，而不敢偶为世移。杨公二酉亦独见其大，协众议而祀之，并撰书七贤碑记，盖心乎世而隐於乡者欤。游晋祠不见唐贞观之碑，并晋祠之辨，疑不能释。不遇邑人，不能知恭襄之为人，并祠之树与地。不求主持导引，则唐叔祠、文昌祠之盛不能窥。然非误长几为长戟。则唐碑、晋祠辨碑何自而购。故以圣母为水母，顾亭林亦以为然。而沈公则著辨以晰之，细观所摘贞观碑语亦非传会者。晋祠祀唐叔，而正殿祀圣母，谓为邑姜可

为水母亦可。盖神之在天地，如影随形，有触即有应，况唐叔之殿，坐北向南建者亦非无意，故阅沈碑而神悟，读历代敕封圣母而心壮，所谓生为名臣，死作神明。不可以难封之也。寺之南有塔一，内有舍利。隋开皇年建，唐重修，乾隆十三年重建。出寺微饭，困甚归店憩半刻，记之。其晋祠辨俟博者。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 改建南郭寺东禅院为杜工部祠记

秦州东柯谷，旧有杜工部草堂，同治间毁於兵，前牧秀水陶公欲修未果。光绪壬寅，同人拟建南郭寺之灵湫殿、圣母宫、关帝庙、亟请于今牧宜黄张公，立(杜)工(部)祠于寺之东禅院。其地年久坍塌荒芜，庠庙殆不可居。思有以振兴之，未知所主嗣接。友人刘君树滋书云：余心窃有所动，而亦不得不斟酌于其间。大城州署，东有六先生祠，祀郭整、任棠、姜岐、郭荷、杨軻、周蕙。其东月城有李广、赵充国、刘錡祠，西月城又有吴玠、吴璘祠。即久废亦必兴，盖功德之，及人者远。诸葛武侯，韩魏公琦俱立庙。玉泉观李青莲虽不至秦，而诗名震烁，凌厉无前，并崇祀大雅堂。每逢重阳，州之人瞻仰，拜跪，想像其为人。惟公以孤臣避禄山之乱，历秦度蜀，备极艰辛，刻不忘君。其见于诗，可歌可泣，南郭寺题吟，尤脍炙人口。此地无祠，亦憾事。爰谋於众，拟改东禅院为杜工部祠。卑者崇之，陋者华之，添构亭台，以资游览。询谋僉同，复请於张公，公亦欣然，以为建立杜祠，改而实同於创，匪逮补前人所未逮。今之时局，困苦艰难，有似天宝，则睹老树空庭，奇花危石，安知不有骚人韵士，如工部其人者，慷慨激昂，时而发金石之声，以抒其忠君爱国之忧，公之灵或从而和之，此亦理之所必至。而千古感慨有同情者，汾山谢公宝林初题联云：“东柯流寓已

无宅，南郭吟魂合有祠。”盖纪实也。想工部当日游历南郭，应歇棹於此。至数千年后，始得立祠塑像於其中，后之人瞻而仰之，馨香而广祝之举，禅者之所废弃，一旦改观，岂幸致哉。此祠起於刘君之书，而斟酌于诸同人之手，而成於张公之允。其请余亦获与厥事焉。筹款百缗，交文社经理生息，为公香火资。昔归有光叙浮图，文瑛沧浪亭记。其初沧浪亭为大云菴，其后大云菴为沧浪亭，历代变迁，其文慨乎。言之余於此，亦有感云。

### 重修南郭寺碑记 代张瑶圃郡伯作<sup>①</sup>

余蒞此邦逾十年，其寺观之秩，在祀典。与夫号名胜资游观者，以次举修览者咸快。今春之仲，士绅等稟请募修南郭寺之灵湫殿，圣母宫、关帝庙。余嘉其心之诚，举千百年之灵迹胜地，重新补构，亦一时盛事。且灵湫者旱则溢，涝则减。天偶旱，虔诚往祷，甘澍立应。余与州之人，沿神恩者至深且溥。乃出俸钱为倡，而令诸绅任劝募速兴作。六月下旬，灵湫殿，圣母宫、关帝庙落成。余往观之，气像壮丽，颇不草草。然大佛殿山门庑隘，南北东各佛殿，丹青剥落，其西之睡佛殿，年久失修，几不庇风雨。亟届督工举人周务学、武生王仲德、儒生陈献赓续成之，以臻完美。佛殿之东偏旧，为禅院住僧中绝屋亦倾颓，遂改建为杜工部祠。工部值天宝之乱，奔走秦陇间，所作诗歌刻不忘君，其题诗南郭寺，殆亦游踪所至，胜地经名人题咏，始显数千里外读公诗者，如亲历其地，寺之传即谓因公之诗亦可。祠之东南偏建一亭曰：“漱泉”，有郡人尤爱旧题额悬焉。是役也，起工於季春之月，告竣於仲冬之月。共重建庙宇七十餘间，新建庙宇六十餘间，费钱叁千数百缗。其劝募勤力者，则举人黄国珍、苏荩、候选教职梁士



俊，生员舒璜，监生刘殿瑞，法得备书。

注：①此时张瑶圃为秦州牧。

## 梅龙碑记

壬寅，余家居，监工南郭寺。八月初旬，大雨，河暴涨。次日，水杀。寺之下河滩，冲出石碑胚一座，高四尺，宽二尺，厚二尺，有奇用。五十六人挽抬，径极险，亦无失者。呼匠凿之，磨以粗沙大石，其纹似龙，而亦似梅，戏呼为“梅龙碑”。老丈陈子贤系以歌，甚爽朗。

此碑不知凿于何年？淤于泥沙者何日？而适显于壬寅秋八月初二日，且于南郭寺工甫竣之时。州之人闻而观者，约百人。时数耶？抑佛法之呵护耶？均不得而知之。李青莲云：“天生我才必有用”或信然欤！

## 创建任士言先生祠记

名宦乡贤，祀典所重。癸卯冬，於陶勤肃公祠之南，置堂三楹，祀士言任先生像。南置小亭，以府碑碣。其北舍与勤肃祠共。先生幼清贫，苦学不倦，及进士第，供职户部，为潘文清、宝之靖所器重。由山东司邦稿，洊晋主稿。同治癸酉，奉母回藉。董研樵观察聘请主讲陇南书院，教士子有法，特勉以崇实学，敦品节，一时士风咸趋於正。故甘南之捷，南宫登贤。书者文艺俱优，器识亦为时所重焉。岂非教泽之所及者远哉。勤肃牧秦时，最敬先生，及督甘，先生谒之，勤肃绘小照与先生并坐，道貌严严如相晤对。今勤肃祠告竣而先生之祠亦成，似有天焉，何前后之不谋而合也。吾秦鄙处一隅，名宦乡贤代有伟人。然自乾嘉至今，为牧者以勤肃为最。而乡先生之崇正学，抑浮糜，其道德文章足以为师表而挽颓风者，则先生一人而已。诗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迹先生之为人与先生之所学，与勤肃并存可也。虽然先生往矣，而先生之泽尚在人间。先生生辰没忌，吾侪焚香致奠。因敬生慕，则居乡知以先生为法，异日偶膺一官，庶几建计决疑确有把握，即经挫折不失所守，安知功业赫赫不远过乎勤肃也。先生及公亦且顾而乐之。爰疏其立祠，大意如此。至于先生躬行及所著述，见今当轴汇奏中，不复赘云。

### 建修磨鍼洞、灵官庙，龙神祠、乐楼，山门暨筑护堤记

代张瑶圖作

壬寅夏，州属大雨，吕二河暴涨，三台寺之磨鍼洞适当其冲，殿宇厨库被河水冲刷罄尽。其西大堤中断，乐楼半圯。雨止水退，余即率役往查，见淤泥漫衍，神像覆没，泥沙直激正山门匾额上。倘暴雨再数刻，为害不胜言矣。今夏六月，抄邑绅黄国珍等以南郭寺工竣，馀款约有百缗，欲移款重修。余慨然捐百金为之倡，又谕其会首、僧众募化以济不足。仍嘱举人周务学、武生王仲德、董其役遂移磨鍼洞于寺之北，偏建大殿、献殿各三楹，旁立库房三间。迤南数十步，置一门以束气焉。正山门被水撼，址基歪斜筑之。门内南响建灵官庙一座，复将磨鍼洞旧趾，改筑护堤，长二十馀丈，宽九尺有奇，高一丈三尺。上祀以吕二河龙神。乐楼移建於寺西之山麓。寺南旧有菩萨庙，其陷地，亦当河冲。寺僧默静曾募资筑之，不敷中止，今加筑焉。上置屋三楹，额曰：“凝碧”非为壮观，瞻恣游览，窃欲官斯土者，於登临之暇，睹河势之悍暴，亟修堤坝，以杀水势，庶河归故道，不至助籍水，为吾秦民虐也。菩萨殿之南建醉艳亭。所馀木料、砖瓦并为寺僧置屋数椽，以为寢息之所。余闻之，修庙为敬神也，敬神即敬心也。敬吾之心，不能不敬吾之事。前州牧山左齐公，当乾隆年间屡重建庙

宇。盖时和年丰，故民不扰也。今日者水旱迭遭，疮痍满目，汲汲焉。与吾民图生计，犹恐不足，何忍兴土木以扰吾民？而余不肯拂国珍等之请者，盖喜其敬心於神，必能敬心於事。异日地方稍有变故，庶能振刷精神，以济时艰。而至诚所感，或可仰邀灵贶也。爰叙其意如此，至费用款项，另载碑阴，不复缕述书后。

### 静公和尚清行序

三台寺居文峰之麓，背山面城，吕二河环流于左。每逢晴霁，西川一带轻翠扑人，雨则炊烟缕缕，城郭宛如画。旧名“龟峰”寺。壬寅夏，河水暴发，冲刷磨钺洞，庙趾罄尽，同人欲筹款移修。癸卯六月，余监工於此。父老称某处为龟顶，某处为龟尾，形颇似之，因邀友题“龟峰盛地”额悬焉，示不忘旧也。其住僧为静公和尚，公俗姓刘，法名默静，其先为州名族。幼捨元门，十二岁赎身，归年十五。父为毕姻，公合卺之后，坚卧於板凳数夕，父知志不夺，仍捨於寺为僧。今已八十有二岁矣。精神矍烁，晨夕功课不少怠，性嗜树，所艺无不茂，去岁建修磨钺洞大殿、献殿、灵官殿、龙神祠、乐楼、陶公祠拜殿，所用巨木皆公手植者。公之言曰，余少学问，遭遇不好。幼则耕种，至老犹要操心。使公安常处顺，陷溺于繁华靡丽之场，当日稍不坚持，俯从父志，未必不为孝子。而乃决绝舍去，投身空门，迹其佐师妙澈，洁供香火，克尽厥道，人乐称之。三台寺香资地，旧被吕二河泥沙淤没，以故寺中日用不甚丰。瞻公乃一意节省，费无浮糜。而赴寺游客，则供茶斋不少，衰其艺树也，独于耕耘之暇，多方栽植，不憚劳苦，而又蒔之以时，灌之以力，处之以幽阒之地，使得尽其性，而全其物理，故其树甚蕃，其为材亦甚巨。似若预识三台寺终之为水撼，而预储材以待者。余读先贤传，每见纯臣谋国，广揽英贤，以备楨干之选。厥后

蒙其栽植者，皆见用于世，论者谓大厦得栋梁。工师善物色。而不知其忧深见邃，所以栽培获持於未用之先者，心亦若矣。公之为寺植树，夫岂有异于此理哉。或曰此地如龟形，故主者多寿。公之师寿八十馀，公寿亦八十馀，然吾闻公之徒二人夭折。今年四月其孙弱龄亦逝，岂地灵独钟於公乎？余居寺中，久敬公之行与志。工甫竣，勉赠数语。如公之孙睹而自勉焉。其寿与行，当亦为世所重也，不几无负，余立言之所在哉。

### 王翰卿先生八十寿序

古无所谓祈年之典，及华封兴祝，后世多效之。故自公卿以至於庶人，咸有代为祝者，诗詠南山，礼祥授几，亦此意也。然公卿大夫当其名位赫灼一时，妇孺或乐道之至，庶人则泯泯无闻焉。为其位卑而才疏，名微而德薄，无足取耳。岂知天道无亲，惟德是辅。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士君子置身通显，建大计，决大谋，寿国寿民，即以寿身，得志于时为所应为，夫何足异。若庶人家势寒微，不幸又遭屯遭，乃能以一身任日用之重。出则谋生计，入则奉养厥父母，教育其子弟。日积月异，家道益昌，而其身亦享大年。非有过人之才，不克逮此，亦非有过人之德，无以邀天之眷顾也。翰卿先生，余弟姻丈也。甲午冬，自平襄归，始与翁遇，继缔姻好。余四至其家，见其精神矍铄。日出即兴，措置家务，井井有条。虽值杖朝之年，其精力即少年，无以过之。书曰，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亦罔或克寿。翁岂有鉴于此，而以谋生为养生之资欤。继询其家世，并因翁之乡邻与其子孙，细知巔末，翁之克享大年，殆有在耳。翁真隐君子哉。同治戊辰岁，大饥。光绪戊寅，又饥。吾乡宦室名门，广屯米粟，一有乞

求，遣呵加之，甚至视穷人如仇，百计殴逐之不暇，曾不转瞬，而后嗣亦凌夷矣。翁以一农夫明决大义，历年所积，悉以赈亲邻之不足者。凡其地户与其知交，赖翁全活者甚众。当此之时，素称服官知理之人，一为利害所惑，反弃大局而不顾，翁独奋然与之，毫无吝色，翁之才德诚有过乎士大夫万万者。设翁操刀得试，安知不造福苍生，乃仅为善士于一乡，亦可惜矣。翁性纯孝，初事太翁先意，承志不以家务累亲。庄外有福德寺，太翁游息其中，送迎必躬亲之。同治间，回匪猖乱，举家居堡中，虽置荒变，定省无缺。太翁逝后，太孺人年届六旬。称觞上寿，蔼蔼如童儿时。光绪某年，太孺人九旬有四，方终正寝。而翁年已逾七十，太孺人三周，翁恭置帐联，亲友贺者数百人。翁素谨厚，与人接无急言遽色。每值粟粟价较市廉，升则倍之。待人忠厚，类如此。人亦敬爱之，无一与之争讼者。翁原(配)死，陈(氏)生子女各一。继(室)死，李(氏)生子女(各)一。再娶张(氏)暨杨(氏)、张(氏)无出、杨(氏)生女一。长子楷早卒，次子模例入太学。孙汝霖业儒。曾孙念珠，有珠已彬彬而起矣。顾尝思之，天之生材不偶，每际国家多艰之秋，必生一人焉，以振兴之。废者奉而坠者兴，然后锡之以福，而天又必多设机局，务举其人之材之德，以表白于世，语云：寿者酬也，天之所以酬善人也。中庸云：“大德必得其寿”，其此之谓乎。翁黄发儿齿，其素行谦，秘不宣，旁观多称道之。视世之居大位，享大名。生则荣，没则已焉者，相去几何。今岁十一月廿三日，翁寿八旬。其次子模徵序於余，余不敏，窃以翁之大节与余所听见者，参著於序，其他修造建置不复赘。盖以上北异轳轩之操，并欲翁之子，若孙观此文，而刻思负荷焉，则余意殆有深於颂祷者矣，是为序。

## 旌表节孝文孺人六十有五寿序

江海之汪洋，理之常也。一遇大风，则波涛万状，震荡天日。斯时同济之人，无不恐惧悚惶，冀免一死。若知命之士，则益自坚持，一听天之所使，及风平浪静。人咸以胆略称之，非其体然也，盖所养者素也。余读忠烈传，於古今人行事，悉心研究，至於烈女节妇，尤加意焉。甚至悲其遇之穷，泪潸然下，欲隐默其意，以为设身应变地步。疾风知劲草，岁寒识松柏。叹人生之不幸，而为服左者，所触自警心者也。文母石孺人，今秋八月廿六日，为六十有五生辰，亲友制锦为贺。徵序於余，随以孺人请旌事实，再见示迹。其负姑逃难，奔驰千里。夫逝后守志抚孤，坚确不移。推孺人之心与志，即涉江海而遇波涛。吾知其安然如常，不失所守。孺人之受国恩，蒙旌表，洵无愧矣。孺人姓石氏，原藉贵州镇远府天柱县，年十五，归象明文公时，则苗匪作乱，已字之女，皆送夫家，故太孺人权为之毕姻。公及弟象奎公，从军外郡，孺人奉姑无少缺，不幸天柱失守，阖邑陷没。孺人独奋不顾身，负姑逃难，至湖南沅州府，为人傭鍼黹以供养计。城陷之日，与抵沅之日，盖奔走已月馀矣。噫！何其孝且壮哉。居半载，闻公随队入川，且苗匪蔓延将至沅州，孺人复奉姑入川，与公遇於重庆。既而当轴调公兄弟赴甘，孺人遂赁屋居焉。太孺人年老受惊，病乃不支。含殓后，其夫象明公又没於甘。当此之时，姑逝子幼，变故迭遭，夫之凶耗，遥遥传闻，稍无识力，则心馁矣。孺人内当大事，外抚诸孤，於流离困苦之时，力矢以艰贞不移之操。诚有如古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者。其叔象奎公，接孺人与其三子至秦。诸凡照荫兼隆推解之情，故孺人抚子成立，长定国守备，次定邦千总，三定祥外委，诸孙尤为蕃

衍。我国家建坊旌表例有明文，異日操其懿行，登诸简册，则孺人之苦节艰辛，遂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沛然不可磨灭，后之人亦与烈女节妇诸传而并观矣。夫何邈於知命之士之所为哉。爰序之，并集以祝词曰：

温温恭人，淑慎其身。载生载育，宜尔子孙。

既受繁祉，亦右文母。周道委遲，保艾尔后。

终温且惠，天锡纯嘏。秋日凄凄，以介眉寿。

宾既醉止，工祝致告。孝子不匮，永锡难老。

### 祭田太守子钧文

呜呼痛哉！先生之材，学（笔者自称）所素欽，前客乌垣，先生以五马之尊从当事进京。祝嘏获晤於原广文学署，敬聆雄谈，半日之间未遑一通诚款。次日，广文设筵相招，始复畅谈终日。论及军旅之事，先生云：不怕败，只怕败而不能复振，则难为矣。又云：败不可畏，若败而我转能操必胜之机，方能使敌之复畏乎。我又云：惟其屡败，方能练出卓识。嗟呼！持此意以应事，未见其有穷者也，而况于将兵哉。先生于三月之下旬，束装北上。学（笔者自称）亦于五月之中旬，丁先王父忧，匍匐东归。嗣闻倭寇猖獗，先生昼夜擘画，当事大赖其力。今夏率军西征，故乡父老交相庆慰，以为河湟逆回剋日可平，不意先生竟于直隶营次，遽尔溘逝。呜呼！时耶？命耶？何天夺先生之速耶。先生自出关以来，佐筹巨务，军中情伪洞悉无遗，加以赋性慷慨，胸广奇谋。当此多故，既不得剿除小丑，造福桑梓，亦不能为国家出力，特建远大之勋。李北平之终不封侯，马伏波之裹尸以革，古今不无遗憾。然而丈夫处世，力所能济，尽力为之，若不能济，听之数

而已。先生终始营次，此身此心，可质鬼神，《易》称蹇蹇不诚然欤。九月下旬，学（笔者自称）回秦接乌垣诸友。函先生逝后，新省南北路各军，凡曾逮管辖者，莫不痛惜流涕。先生之施泽於人，可谓厚矣。不然何见思者之多且深也。嗟呼！道悠运促，远业不终，晋陶潜之所悲也。授命见危，矢死不二，古烈士之所重也。先生大才未展，赍志以歿，亦当冥赞。大军力剿逆回，历观前哲，亦有志矢军国杀贼于冥漠之中者，盖其精诚所凝，历劫不变，故其威灵所著，虽死犹生。死以情卜之，以理决之，特有此祝。先生应不鄙学（笔者自称）言之妄矣。今岁羁縻通渭，与马营相离甚近。闻耗之后，日夜焦痛，欲哭则哽咽不出，呼天则天远不应，忠心耿耿，感触更深。用于安厝之前某日，略集懿行，以笔代哭，先生有灵其默鉴之。

### 刘公神道碑<sup>①</sup>

公讳某，字某，例贡生，於戚谊为之姻表舅，而公之父母为学（笔者自称）之舅父母。母幼失恃，育於公家，公父母待之如己出。公父围亭公，年三十六卒。母张孺人，克继夫志，性仁慈，待乡邻有恩。治家以勤，而教诸子以义，其苦节懿行，蒙旌表。学（笔者自称）幼岁，侍母至公家，公父围亭公所以治家而立行者，学（笔者自称）母暇即言之。公母张孺人尚在堂，举止和蔼，犹及见之。至公之事父母，处家庭，待乡邻以及急公好义诸举，学（笔者自称）幼闻之，长则亲见其行。今学（笔者自称）母逝矣，时以忆母之心，转忆母幼育於公家。公之父与母之德，并公之行，不忍释。今乡人因公之逝，思其德，欲勒诸石，嘱学（笔者自称）为文。学（笔者自称）以宣统己酉四月自皖归，蒙大

①神道碑：古文体的一种，在石碑上刻上文字纪念，歌颂死者某种业绩或作为标记。



宪拔擢日，从事於戎行之中。公逝时，未得束刍一奠，心滋戚焉。顾承诸父老之嘱，能已於言哉。公性仁厚，无急言遽色。亲孝母病，躬亲汤药，不解带者数月，乡邻称之。世居秦州北乡南河川莊，滨渭水。渭水自北绕而东流，旧有船，系民集资修。两岸稼者，及负贩者渡之。自三阳川官渡口船被水冲，行旅及官长之往来者，俱改由此。差务烦杂，供者势不支。而公乃以私家任众役，得官悦而民不累。故南河川各莊自公为总绅，咸隐受其庇焉。船偶坏，公贷资修之得渡，资陆续归偿不敷，公即填付贷者。光绪丙申，州大雨。公之家被暴雨冲入，其妇女长幼陷於水。乡邻闻之，竞赴以救。水退，而公家皆无恙。虽乡邻之见难急救，出於感公之诚而实，公之祖若父若母之所以素感天心者，为天所佑之，故水不为灾。公素云：宁我吃亏，勿使人吃亏。何言之厚乎？里有盗者，偶为害，公善处之，久亦知化。有争者婉谕之，事多解。贫乏乞假，各随其意以偿，即借贷之无力还者，亦不强为之讨。有杨某，老而无归，延之家养之，卒后殓葬为之备。光绪己丑，学（笔者自称）赴礼闈，临期资未就，公转贷於人以给之。并云：尔何不早言其急？公好义虽出於天性，而其受於祖，若父若母之遗训甚远。故其施於人者大，而人之感之也甚深，报之亦甚切，乃相与举公之行寿，诸贞珉以垂不朽。则公之有德於人，与人之所以重公者，俱足以千古矣。学（笔者自称）谊属姻亲，公馀之暇，因即诸父老之所求，并徵以已之所闻於母与所见者，撮举之俾世，知立言之不谬而见，学（笔者自称）受德於公，与公之祖，若父若母者，较他人为尤厚也。異日輶轩过此，或録之以备採择云。

## (五)跋、铭、箴、戒、辞

### 飞腾跋<sup>①</sup>

鹏之飞也，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垂翅也，蜩与鸢鸠亦笑至哉！斯言语切旨远，人苟志切飞腾，凡有堪为羽翼者，必预教之、养之、爱之、惜之、敬之、礼之，翱翔云霄，庶免失足。国家养士多年，亦可资为垂天之翼。诚垂翅时之不可不勉，而无容自弃者也。临颖偶触所怀，故琐琐赘之时。

光绪甲午冬十月一日

### 忍 跋

张公艺书百忍，高宗贤之。贤其忍，贤其贤也。凡事忍耐三分，自有一番妙用。省却无穷烦恼，视用之如何耳？忍於此则善，若忍於不善，则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其见绝者严矣！

### 同年齿录跋

朝廷重求贤，乡党惟序齿。但愿同录者，功烈见与世。同年齿

①跋：古文体的一种。写在书籍或文章后面，多用来评价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

录，座主陈所刊异姓聚会，英俊辈出。学(笔者自称)录列其中，愧幸交并。惟自辛卯迄甲午，遭家不迭，先继慈、先王父相继而逝。含殓未亲，仅以弱弟承之。驰驱数载，一事无成，怙恃俱失，抱恨罔极。自此以往，严自刻责，忠君或可赎愆。并望同年诸君，亲在，即须奉养。异日策名委贄庶几为天地间之完人。学(笔者自称)虽不肖，亦将有余慕焉！

乙未仲春跋

笔 铭<sup>①</sup>

勿纳于邪，毋倚于偏，心正笔正，语佩昔贤。

## 笔筒铭 并序

壬辰，在酒泉购此笔筒，置东间。静时对细玩，惕惕然。反躬自咎，暇制斯铭，用书筒上。身心有所借镜，而浮躁褊狭之失或少改云。

体则圆，德则润，立则正，伴琴书，资借镜。

## 砚 铭 孟秋二十四日作也。

古云：“非人磨墨，墨磨人”语切意确，因并志之。

墨磨，则融性，磨则纯。困顿艰塞，玉汝以成。

## 墨盒铭

曰绳墨，曰文墨，曰贪墨，取义各殊。惟酝酿精纯，然后於事物，则轻重、大小、进止、曲直，而无不足。

①铭：古文一种文体，以称颂功德或警诫自己的文字。

## 鑑铭 并序

每对镜，日所行习苟当於理，心帖然，容亦安静舒一。不自察，心为物役，则戚戚然。如有所失，人苦不自知，曷不于己面，细审之乎？

照吾面，鉴吾心，理谬毫厘，对兹深省。

## 衣 铭

衣勿侈美，美则招忌。学勿务外，外则自弃。

## 带 铭

束尔身，束尔心。忠信笃敬，蛮貂可行，偶反乎？是贻讥乡邻，勿夸博带，而监书绅。

## 梳栊铭二首 并序

古今成败判于理欲，即一衣间华则侈，侈则矜，矜则满。则其究必至於身危，家破而不悟。朴则约，约则敛，敛则虚，其心必极于德明，行修而不已。世知禽兽可耻，而圣贤难企，岂知致力之要，始於“侈约”二字，办得精特得严耳。

用侈者穷，志满者倾，势极者凶。务虚荣而忌祸，与禽兽为群。

敬胜者吉，心谦者益，德充者裕，修己身以听天，近圣贤咫尺

## 盥 铭 二首

矫伪修容，肺肝人见。澡德涤疵，取监于盥。消融渣滓，气乘平旦。诚中形外，勿为不善。

一息间断，罔念即参。日亲又亲，至哉汤盘。面垢濯易，心垢濯难。敬之敬之，扩充四端。

## 寢 铭 并序

日昏寢息，神怠意惰。物私之感，纷然交乘。稍不自持，则物胜而理微矣！  
必慎其独斯言须深味之。

勿尸勿伏，静养身心。天理盎然，夜气清清。惟明则诚，惟勇则  
行。几察舜跖，克己为仁。

读书箴<sup>①</sup>

诵其辞，反诸身。尔身不愧，尔为完人。身苟有愧，见弃古人。  
吁嗟呼！读书为人本一事，尚严责备于尔身。

## 心 箴

以洗垢之勤洗心，以讼冤之愤讼心。以疾人之明疚心，以求利之  
计求心，以馭马之险馭心，以防寇之密防心，以治事之敬治心，以正物  
之诚正心，以约礼之要约心，以和乐之节和心，如此则复见天心，不  
如此则失其本心。

## 自责箴

尔欲宜室，尔忿宜惩，尔身宜修，尔神宜惺。勿谓幽独，帝天监  
临。四勿三省，古人兢兢失於后，而始改。何若严于初，而密绳。

## 自勉箴

人生所重，忠孝二字。有一不尽，禽兽何异。嗟予小子，慈亲早  
背。继奉萱堂，有慙养志。服中奔走，深负罪戾。定远佣书，非为身

①箴：古文体一种，以告诫为主。

计。每食思亲，颖谷遗事。藐藐微躯，家国所系。屋漏旦明，岂敢自弃。一夫不获，古人耻愧。一方糜乱，予心如刺。际会风云，鞠躬尽瘁。时逢其艰，鼎镬不避。尺素何荣，藁葬何忌。睢阳裂眦，常山叱咤。武穆精忠，文山正气。烈士名臣，联镳并辔。名垂汗青，泽留宇内。死生得所，可对天地。

### 戒饮箴

勿逞性，勿浪饮，酖酣损身。上何以慰亲心，下何以对万世。

### 酒箴

造酒者疏，嗜酒者迂，酗酒者诛。酒之一物，伐性斧斤。鸠心毒荼。奸盗之梯，贼乱之途。大则亡国，小则亡躯。饮而甘之，乘兴须臾。乐极则悲，灾害纷如。勿誇一石，每侈百壶，酒诣宾筵，为德之隅。

### 病戒<sup>①</sup> 有序

壬辰，患病酒泉，心神迷惘，几濒于危。一夜忽苏，静思致病之由。汗荧荧下，沉疴若失。噫！医之医病，用药攻之。攻之不克，无可如何。若自反则，心热如焚。薰蒸万状，欲禁汗之不出，而不可得。先哲云尔病中得心法否，示人以安命之旨，亦欲过之，勿惮於改也。并誌前言，以为戒云。

勿自恃，恃则意侈。勿自满，满则悖理。天道恶盈，降此大戾。以动尔心，以坚尔志，所由古圣，预慎乎是。

疹病潜消，明命顾禔。若病及身，始用医治。和缓无几，谁其三世。病药相俟，不危何俟。吁嗟呼！良方尔自具，尚其节嗜欲。平心气察微，危惶指视。自讼，自责，自怨，自艾。勿求诸医，而求诸己。

<sup>①</sup>戒：古文体一种。仍以告诫为主。

与愚生订交辞<sup>①</sup> 有序

管鲍、廉蔺，世称至交，功业虽盛，其心杂而不纯，学（笔者自称）窃慕之以为未善。古人师友并尊，规劝获益，德成而事业随之，相需之殷，非浅鲜也。学（笔者自称）生质庸浊，少鲜成就，及长，羁游他乡，欲订知心，寥寥寡和。癸巳抵乌垣，遇愚生相处阅数月。举止言谈，纯一无伪。嗣蒙不弃，俯赐定交，谨志微忱，并辑俚辞。以见遇合之非偶，而亦望始终，责学（笔者自称）以善俾不至，杂而不纯也，幸甚感甚。

有善即劝，有过即规。诱掖切磋，理辨微危。

## 与陈稼菽定交辞 有序

稼菽坦白笃实，嗣因订交，辑俚语三首，以资采择，藉仿先民，非事颂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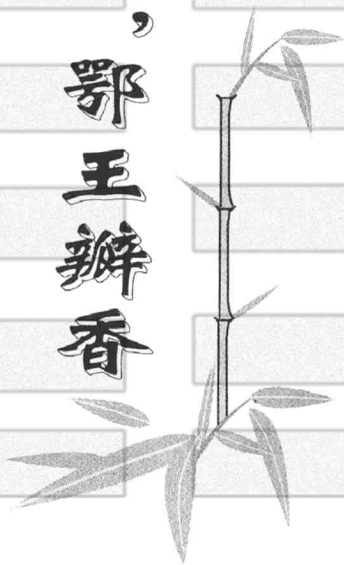
品学纯杂，判於诚伪。惟诚则明，惟伪则戾。葆我天真，完我分内。欲求忠臣，必於孝子。

易神知几，庸称素位。穷通倚伏，居易以俟。惟沈与默，君可所贵。贤哉南阳，致远明志。

友居五伦，古人敬畏。交相规箴，非逐声气。伐木之赉，他山之助。直谅多闻，三益乃著。

①辞：在此为古代文章的一种体裁。古诗中也有一种体裁为“辞”。

五、武略文韜，  
鄂王辨香







## 五、武略文韬，鄂王瓣香

### ——周务学诗存

按语：

“曾瓣香武穆两言，文不爱钱，武不怕死。”他的存诗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他清贫一生“绝馈遗，耐劳苦”。在《摄影诫子立忠》七言律诗中“虑儿堕志敢多银”教育儿子要“能明洙泗千秋业，方做瀛寰不世人。珠玉浑闲皮币淡，仁人自昔善居幽。”将珠玉金钱视为身外之物，安贫乐道，重视的是“忠义怀千古，安危系一身”，“肝胆酬知己，干戈老此身。”他写西北高原“昨夜天公曾戏玉，今朝士甲尽穿银。”万里雪飘的壮美奇观；又写“有时风起如壁立，车马即用铁索揽”沙漠戈壁之艰险畏途，和守边将士，“莫道龙城飞将老，将兵犹自许许多多。”的英雄气概，足可步盛唐边塞诗之余音。他能以一韵连咏十首，体现了他的文才功底之雄厚。

#### 奉母命赴马跑泉探姑病便道访友不遇归而有感

适闻姑病久，往视命承萱。允务羈弓矢，调和失骏驂。  
 新寒来北塞，向午出东门。远渚飞鸿唳，长途我马奔。  
 桥声喧野渡，山势入孤村。鸡犬千家列，牛羊庶类繁。  
 柿争红日艳，鸟逐白云翻。岭树连天濶，秋禾满地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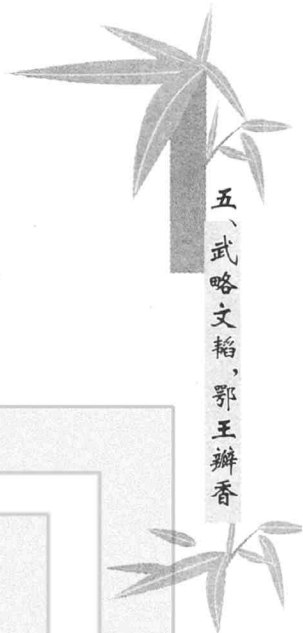
双峡束渭水，残碣矗高原。碌碌看尘市，行行到短垣。  
情深兄妹切，疾渐语言温。对此呻吟状，令人啼泪吞。  
乌斜轮欲坠，鸦乱昼将昏。振辔旋临道，怀归类触藩。  
苍烟迷古寺，翠竹撼芳园。雅集空前事，良朋未晤言。  
鞭仍着祖逖，榻不下陈藩。客路蓬飘似，边城叶落烦。  
人耕秦陆海，书付古崑崙。思射南山虎，还潜北溟鲲。  
诗吟前哲句，酒认旧时痕。宇宙尘须扫，星辰夜欲扪。  
垂纶方得鲤，不猎胡悬狙。豹略畴专阃，蝇营竞止樊。  
时危龙在野，战苦鹤乘轩。天意伸三讨，君明举八元。  
狂澜身独挽，陷溺手能援。匿迹聊同蠖，追心放拟豚。  
乐忧兼仲淹，慷慨属刘琨。时势悲今昔，离居感弟昆。  
飞腾期附骥，坐啸不因猿。莫谓幽棲子，而忘国士恩。  
层岩森松柏，深谷采兰荪。造物多吝惜，天下有达尊。  
联床分夜课，起早视朝曦。融洩复融洩，田家至道存。

### 步陈子贤丈原韵却寄

孤灯夜雨空斋冷，煮酒谈诗到五更。  
底事离怀君不识，满天风月最关情。

### 贺陈子贤丈原韵

我爱陈夫子，吟坛日止棲。  
寻春人拾翠，赏月夜忘归。  
金石高歌发，山林素志违。  
天留翁健在，诗礼训庭帷。



阅题名录喜金生世清中乡选  
因忆其下帷勤苦用陈子贤叠前韵寄贺

其一

立志甘坚苦，书窗日隐栖。

君身勤著作，我驾竞言归。

其道原无隐，如愚在不违。

犹思风雨夕，相对董生帷。

其二

圣世求贤切，高梧风所栖。

擁编誠苦索，衣锦羨荣归。

雷雨他年烈，风尘数载违。

君恩宜报答，策励勉庭帷。

再步前韵志感兼呈子贤丈

其一

烈士何慷慨，衡门欲隐栖。

闻鸡时起舞，策马久忘归。

宇宙尘须扫，风云愿岂违。

灯红头白裹，酌酒话书帷。

其二

戎马仓皇日，浮生忍独栖。



赤心呈諫果，素志负当归。  
伏枥年犹壮，登车愿久违。  
如逢渭川獵，筹运子房帷。

### 读史感怀仍步前韵

浮萍鱼所乐，枳棘凤不栖。  
凡物犹如此，人生各有归。  
读书明治乱，挟策辨从违。  
壮矣蓬庐士，穷年独下帷。

### 留子贤丈夜饮挚友于德菴先生适至久谈有感

逸兴诗兼酒，茅斋幸止栖。  
时人嗟落寞，志士慎依归。  
肝胆琴书共，音容父母违。  
何时能报国，期望慰萱帷。

### 与子贤联句叠用前韵

(子贤):人老惟贪卧,(本斋):树高每怕栖。  
(子贤):深山云自恋,(本斋):大海水争归。  
(子贤):事势流萤幻,(本斋):关河战马违。  
(子贤):诗人多妙悟,(本斋):匣剑映灯帷。

## 又步前韵时重阳前二日

人生皆有定，何事竞栖栖。  
翠柏当轩列，黄花插帽归。  
鼠声入夜碎，雁信遇寒违。  
起舞情惆怅，秋光满一帷。

## 忆张愚生再叠前韵时重阳前一日

丁年游塞上，莲幕共依栖。  
字体窥精奥，传心辨旨归。  
苍茫身世感，风雨故人违。  
鄙性多疎放，狂歌动四帷。

## 赋得朔风吹叶雁门秋

万里烟氛净，伊凉纪旧游。  
叶吹龙朔暮，风吹雁门秋。  
树抱蝉身静，城环雉蝶稠。  
寒音催鼓角，冷风逼刀头。  
埽径零星乱，开关夜月幽。  
天将鸡塞老，地并虎牢收。  
浅浅平沙路，斜阳古戍楼。  
筹边新献捷，西爽惬宸游。

## 移花

甲午四月

爱花夙成癖，辛苦培藩篱。

花亦解余意，萋萋发娇姿。

无端被移掘，气运或使之。

日暮西风凉，慨然心独悲。

## 观书有感

甲午十二月

佳人牵痴情，缘尽身泯没。

壮士侈勋名，功成已反蹶。

惟有混沌时，气运何滂渤。

醉我樽中酒，采我山中蕨。

名利不可羁，浩浩乐岁月。

## 奇石歌喜赠周桂一

海上红日出杲杲，云为障兮石为岛。

石本地骨又天脊，娲皇炼之补大造。

西登崑崙北恒嶽，怪石插空俨飞倒。

太华高耸石嵯峨，惟有仙掌更瘦老。

今年又登崆峒山，山峰皆石如羽葆。

上天供玩非常物，宇宙名山为其宝。  
 新秋周君来遨游，手捧奇石并序稿。  
 坐对移时惊神奇，天使尤物触怀抱。  
 我懼石坠天倾覆，戚戚忧心诚如擣。  
 如何遇此反喜悦，石兮石兮尔其与我敦夙好。

鬼神为之精斧凿，风雨为之勤洗澡。  
 此石小小虽如拳，其中妙理通帝昊。  
 我心匪石几类石，独立苍茫形枯槁。  
 意欲化石若山立，阴晴旱涝世祈祷。  
 上天或者亦爱惜，大海环流日浩浩。  
 呜呼高歌兮复高歌，与君读罢即焚草。

石得诸州属观音崖，形峻削如仙掌峰，而崑崙诸山间有似者，爰赋之其有当于桂一之石否耶？  
 辛丑秋九月周务学誌。

### 秋夜与陈子贤丈城北楼望月归斋复饮有感而作

辛丑九月十五日

其一

今宵天上月，皎皎照城垣。  
 野火明荒蕘，农歌出小园。  
 山环峰突兀，枝挺树蜿蜒。  
 乘兴登楼顶，秋风泣暮猿。



## 其二

夜色凉于水，云行快若奔。  
数滩沙宿雁，万屋瓦排鸳。  
乘月羞弹铗，临风对举罇。  
更欣豪咏迈，妙趣鼓轩轩。

## 其三

游怀殊未已，携手返衡门。  
流水经秋咽，残烟被树吞。  
逸情兼李白，杰状识桓温。  
俯仰风尘外，低昂不忍言。

## 其四

大老纶垂渭，良人食乞墦。  
殷兴监雉雉，宋祸酿烹鼋。  
治乱思今昔，升沉究本原。  
更深情益畅，蔬菜佐盘餐。

## 其五

歌嫌欢乐短，静觉漏声繁。  
柏影如撑盖，天形若覆盆。  
钟敲窗霭碎，石据竹阴蹲。  
酌酒看明月，新诗共讨论。

## 其六

诗魔忘露冷，酒醉怪杯烦。  
睹子犹神畅，嗟余太放言。  
灯昏焚膏继，炭竭取柴爨。  
卫武勤磋切，德音不可援。

## 月 蚀

辛丑九月十六日

昨夜月皎皎，今夜月耀耀。一样天上月，何以所见殊。  
 天道本恶盈，羽毛忌丰满。不满不亏蚀，细察理乃见。  
 今夜月十六，酤酒自野店。忽然朔风疾，月色若为敛。  
 满城人杂沓，官吏勤辅藩。钟鼓响何速，救护灯烛繁。  
 孤儿丧考妣，衰老抚子孙。同一穷迫状，无如此唉喧。  
 余亦心惻惻，呼童停夜课。情急无所据，击案声远播。  
 耕夫向余言，日月照天地。月若蚀过刻，天下何所利。  
 云是前代时，月蚀昏宇宙。或者海水翻，吞噬有猛兽。  
 所言虽不经，爱惜出肺腑。如逢女娲氏，应将天阙补。  
 阴云涵太虚，昏雾杂墟烟。时而人声歇，共指月复圆。  
 明月犹如此，世事常变迁。举酒仍自酌，微言叩太元。

## 朔风歌

辛丑九月十八日

朔风今夜奇震撼，宇宙昏蒙色暗黯。  
 灯影摇摇不成眠，树枝争将屋瓦鏊。  
 独坐帷中起狐疑，彼苍何为设坎窞。  
 忆昔远行至安西，大风卷沙城覆揜。  
 又闻房名十三间，过客畏风皆碎胆。

此地一年一场风，正初腊终风惨惨。  
 有时风起如壁立，车马即用铁索攀。  
 不然遂为风吹没，犹之入山被虎啖。  
 今夜朔风摆山岳，今夕孤客生杂感。  
 塞上游子几人回，万里勋名属燕颌。  
 时无淮风与苦雨，国君修政载吕览。

我欲因之乘风行，无如遭逢多轲轲。  
 韩魏富贵孰不欽，如其附之自视欲。  
 拔剑起舞向朔风，浩歌激昂独颌頔。

与赵琴舫纵谈终日临行借弓矢携马上率尔而成

辛丑九月十八日

马黑行愈速，蹄摧暮霭残。  
 鞭鸣拂野树，弓劲竖征鞍。  
 灯火临窗寂，山风入夜寒。  
 蔡州如大雪，绩亦奏桓桓。

无 题

辛丑九月十八日

风撼讶天倾，雨淋知地软。  
 更深客梦寒，烛灭诗思减。

### 夜归踰箭谿岭马上口占

马头星欲坠，山面雾常漫。  
寂寞独行客，荒城不忍看。

### 过隗嚣宫遗址有感

汉运当中绝，群雄各寄棲。  
霸图划天水，奇计失丸泥。  
井底蛙犹怒，秋来鸟乱啼。  
至今故宫畔，风雨夜凄凄。

### 偶成

斋临古寺树扶窗，月色昏朦兴未降。  
洩尽侷心多少恨，一渠流水夜淙淙。

### 初冬即事

一瓶残菊延秋意，半笏奇峰寓古香。  
似此清幽谁解识，小窗灯火夜初长。

## 题 兰

兰叶疏疏晓风寒，扶筇独步倚栏杆。  
孤芳欲赏何由觅，遥指竹阴石背看。

## 月下闻柝

柏影横窗竹影欹，菩提寺内月明时。  
遥闻击柝声犹恻，惠政于今忆杜诗。

## 挽杨少旃郡伯

辛丑冬月二十日作古

### 其一

大星昨夜坠城南，起视彷徨确信探。  
共道雄才勘乱世，谁知幻梦赴邯鄲。  
天时灾变公能挽，宦海波涛我亦谙。  
圣世酬庸还未举，西邻虎视竟耽耽。

### 其二

高阁校士十余日，彪炳文章惠士林。  
柳树寒烟情犹昔，桃花潭水句长吟。  
雨中鹤鹑词歌异，陇上蜉蝣感慨深。  
痛述平生聊代哭，钟期而外少知音。

## 接友函感而赋此

### 其一

佛说因缘本有缘，灯红酒绿绮筵前。  
笑余何福能消受，光绪三十有四年。

### 其二

腊鼓咚咚饮正酣，良辰刚到慧心含。  
香羹也有全家福，依样祝余二十三。

十一月二十八日

## 春 情

### 其一

阿娇睡阁巧临江，挽罢乌云挂晓窗。  
镇日凝眸浑无语，撩人鸥鹭一双双。

### 其二

东邻女伴步款斜，悄拍香肩一笈诨。  
赚我回头频絮语，春晴新放碧桃花。

十一月二十九日

## 即 事

不遇逆风不对头，芦花深处荡轻舟。  
两三星火明沙岸，知有渔人下钓钩。

十一月二十九日

## 登晴川阁

一片孤帆天际浮，江干风静浪悠悠。  
闲来徙倚晴川阁，人与江山共一楼。

十一月二十九日

## 春 思

### 其一

灯前对影暗伤情，移却银缸恨转生。  
最是一钩新上月，触人离绪到天明。

### 其二

脉脉柔情有所思，菱花懒对意如痴。  
去年弱柳曾霏雪，今日垂杨又挂丝。

### 其三

比邻儿女语声哗，知是征人刚到家。  
无那深闺人独坐，轻移玉手掩窗纱。

其四

春风绿上杏花枝，窗外蜘蛛网倒垂。  
闲抹牙牌凭问讯，正郎天际欲归时。

病卧闻鼙鼓声有感

十二月初三日

鼙鼓咚咚捲地来，危旌风动晓烟开。  
江山战伐翻遗恨，竟病吟哦别有才。  
紫塞犹闻飞羽檄，黄金孰复筑高台。  
年来倦卧沙场上，手把青锋拭汝苔。

送周羹梅之弟尧臣归秦州兼寄心垒大兄勗商三弟

十二月十三日

月影清寒邻五夜，风尘劳攘计前途。  
知涉陇水经渭水，翻羨大苏送小苏。  
异域归心催鼓角，高堂晚景乐桑榆。  
嗟余兄弟天涯隔，浊酒盈尊只自娱。



## 赠郭桂一

十二月十四日

旧同砚席今同事，荏苒光阴又一年。  
积雪风来寒震地，坚冰云拥势连天。  
傭书久厌挥班笔，起舞时看着祖鞭。  
自是汾阳流世泽，愿期功业勒幽燕。

## 孤女

十二月十六日

椿庭失荫身为女，况复忘忧又萎萱。  
已分余生同逝水，敢将重聘望朱门。  
临风独洒思亲泪，入梦频怜欲返魂。  
莫道无盐命孤苦，终能困厄济元元。

## 除夕

马上逢除夕，梭巡只自亲。  
鹤鹅为战士，鹬蚌利渔人。  
忠义怀千古，安危系一身。  
卓哉尼父笔，正月书王春。

### 元夕马上口占

入夜风声急，时危鞍马亲。  
泪红灯内烛，发白镜中人。  
肝胆酬知己，干戈老此身。  
归来一樽酒，和气祝阳春。

### 元日和何筱奎作

酒馀谈琐事，时阨报君亲。  
值此多言日，应为不朽人。  
蜂争龙在野，蠖屈蚁丛身。  
泰运欣除夕，融融万国春。

### 雪后和刘果斋先生作并郢政

断冰片片浪中过，风卷雪花似掷梭。  
君有雄才惊满座，谁将慧眼讥群魔。  
宦情薄若三春絮，世道艰于九曲河。  
自是圣恩深雨露，日华高捧五云多。

## 雪中赴庙滩子阅乡团操仍叠前韵

元月初八日

东风袅袅耳边过，疾策征驹快似梭。  
愿练同袍成劲旅，拟挥利刃斩么魔。  
旗飘瑞雪春生座，桥解坚冰界划河。  
莫道龙城飞将老，将兵犹自许多多。

## 再和果斋四十九初度诗叠前韵

元月初十日

曾从天禄校书过，又见游龙快化梭。  
伯玉知非嗟岁暮，少陵忧国倦诗魔。  
风摇灞柳频生浪，春到皋兰早渡河，  
愧我闻鸡时起舞，年来辜负圣恩多。

## 无题仍叠前韵

元月十二日

青春已度碧秋过，惆怅频抛织女梭。  
锦瑟轻弹声有泪，熏笼斜倚睡成魔。  
痴情精卫思填海，望眼牛郎欲渡河。  
逐日怀君无限恨，与君相见恨尤多。

## 和王松岩除夕原韵

腊鼓频催人改岁，欣逢摩诘发清吟。  
止戈孰运回天力，挟策常怀捧日心。  
空对年华增感慨，那甘世俗任浮沉。  
酒馀莫误经时略，一寸光阴一寸金。

## 送安侍读宣慰军前

诸葛出师频上表，灵均见弃苦行吟。  
屈伸总有云泥隔，匡救同怀社稷心。  
王室由来期共奖，神州那肯任终沉。  
三军久慕公忠义，一语抚循抵万金。

## 雪中带队摄影见金德庵

### 咏雪韵步之并纪军人有尚武之精神云

同袍摄影历昏晨，忽见雪花铺地匀。  
昨夜天公曾戏玉，今朝士甲尽穿银。  
看来鹅鹤超群客，俱是麒麟绘像人。  
李愬当年能奏绩，淮西碑就胜歌幽。

庚戌冬十一月十七日

## 晨起骑毛护宪所赠马赴东岗镇

### 忽憶长武别言不胜敬仰口占以纪之

备赈筹荒夕复晨，频将恩惠布分匀。

吾师肝胆能容铁，此老英雄不积银。

愿为苍生期复出，群推后世作传人。

临歧执手殷勤甚，长武前途是古幽。

十一月十八日早五点三十分

## 晨起天未晓绕体操场一匝有感

欲练军心非一晨，屡将劳逸细均匀。

闻鸡士雅虏吞石，试骥文渊鞍据银。

捧腹自惭嗟负负，乘舆焉得济人人。

余生中外交争日，吹饮都忘蜡与幽。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六点

## 咏雪

一夜朔风竟向晨，絮飞花舞满空匀。

应嫌战士手持铁，始信天公山积银。

红日偏能添瑞色，晴云亦复助诗人。

年来踏遍郊原地，吟罢国风又诵幽。

十一月十九日

## 醉后续足前韵

夜如何其夜向晨，残星点点林间匀。  
 马驰荒草蹄翻玉，剑舞梨花眼炫银。  
 愿逐波涛为海客，那堪风雪访诗人。  
 士行百臂士雅揖，载纘武功句詠幽。

十一月十九日

## 摄影诫子立忠

敝裘一领越昏晨，缕缕金鍼补缀匀。  
 与我相依应什袭，虑儿堕志敢多银。  
 能明洙泗千秋业，方做瀛寰不世人。  
 珠玉浑閒皮币淡。仁人自昔善居幽。

十一月二十日

## 婴儿

忽然憨笑忽然惊，灯影摇摇抚女婴。  
 阿母似知儿欲睡，忙将双乳止啼声。

十一月二十日

秋初久雨房漏甚以油布幔承之  
今布幔悬而承尘仍未补也口占以纪之

其一

本是承尘雨忽侵，只缘久雨太淋淋。

点灯生怕衣都湿，布幔忽忽布夜深。

其二

未雨绸缪殊得计，索陶乘屋句吟幽。

怪他苦雨咨嗟客，何事甘为局外人。

其三

布幔及今犹未取，杈于屋漏作悒悒。

补天乞得女娲手，人事终能补化工。

十一月二十日

偶 成

其一

人当春日爱春风，我厌春风性太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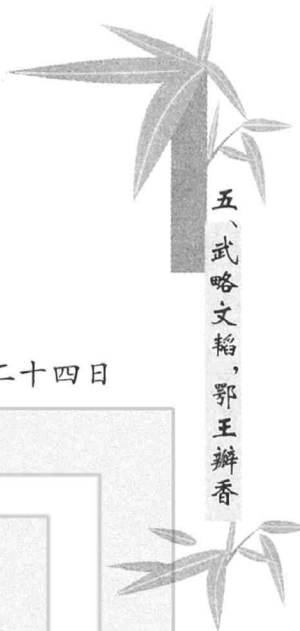
镇日浑闲偏好事，落花吹上半空中。

其 二

呢喃燕子影欹斜，衔得新泥入旧家。

春自闹时依自静，频将春意问飞花。

十一月二十四日



## 戏 题

半是涕痕半酒痕，梨花月夜闭重门。  
春风何事撩人甚，啼鸟声声总断魂。

十一月二十四日

### 题刘君屋同大笔绘绿珠品笛图

垓下被围姬竟死，楼前见逮珠轻生。  
阿侬绝胜奇男子，玉笛一声继楚声。

十一月二十四日

## 杂 感

### 其一

飞轮苒苒逐香尘，风卷衣香分外新。  
笑指路旁千树柳，黄金纔绽又堆艮。

### 其二

游人酣饮各西东。拇战喧呼夕照中。  
醉后阑珊归未得，两三人趁落花风。

十一月二十五日





## 忆江南

### 其一

窄袖长衫时样妆，踏歌人爱傍垂杨。  
如何三万六千日，除却清谈只滥觞。

### 其二

飞花点点浣春衣，正是江南春雨时。  
犹忆香闺小儿女，夜深竞斗麻雀儿。

十一月二十五日

## 漫兴

### 其一

春风燕燕与莺莺，燕语莺啼最有情。  
偏是游人无赖甚，垂杨桥畔趁新晴。

### 其二

阿侬娇小鞞双鬟，手卷珠帘月一弯。  
忽蹙双蛾缘底事，侬家错住小孤山。

### 其三

檀板金樽乐未央，下场人复美登场。  
可怜一曲清歌后，两两雏伶演採桑。

### 其四

见时絮语别时难，风月痴情醉后谖。  
悔煞扬州杜给事，一生春梦误江南。

十一月二十七日



## 十二日开操喜礼泉克复赋以志之

鼙鼓咚咚声震地，犹如虎啸与龙吟。  
 旌旗不改风云色，甘苦能同将士心。  
 落日挥戈欣运转，东风折戟认沙沉。  
 捷书夜见甘泉到，主帅酬勋费万金。

### 田家吟

连朝阴雨积，苗盛草萋萋。  
 野老重耕作，虽暮必芟夷。  
 草尽苗亦伤，生机不可支。  
 安得休徵协，醉吟击壤词。

### 吟松

乔松耸苍萃，昂然傲三冬。岂其性耐寒，造化灵秀钟。  
 工师勤物色，幽岩遍行踪。大厦栋梁得，飞翬壮九重。  
 误被匠人凿，遗弃等菲葑。恶木贗榱桷，址基颓弥缝。  
 良材经盘错，否极泰终逢。耿耿坚贞抱，劲气利鋤锋。  
 倘安邱壑老，鳞枯空成龙。通塞关天地，未许秦皇封。



## 与友人夜话归寝而作

促膝坐谈心，幽室入兰芝。夜深烛欲落，开门月满篱。  
圆池清澈底，花木映涟漪。领此中宵味，豁然畅胸期。  
归来书短简，旋吟靖节诗。性定识乃卓，富贵淡忘之。  
窗破纸吸风，寒气悚客思。子游亲心系，食息绕边陲。  
亲心何所慰，幽独戒自欺。圣狂不可忽，衾影不可驰。  
古人亦有言，主善即为师。明朝相把晤，理欲辨微危。

## 久病思归

季鹰思莼鲈，归心秋风驱。元亮感倦鸟，三径将荒芜。  
景仰昔时人，去就各裕如。日月速过客，天地是寄居。  
行行旋归哉，南山有旧庐。旧庐余所託，既耕且读书。  
郁郁物竞秀，袅袅树扶疏。晨兴赴陇陌，禾当日午锄。  
凉飈飒然至，身心因之舒。登场欣西成，斗酒双亲娱。  
儿童戏我侧，门无人催租。蔼蔼天伦间，何事工奔趋。  
安命以守分，虚灵还太初。愿言契莘野，乐道怀陶虞。

## 感 怀

阴阳欵震到，鬼域竞纵恣。  
腥氛乘隙来，尸素负重寄。

我本一农夫，抚髀悲往事。

耿耿望长空，中宵不能寐。

### 咏子胥

#### 其一

螳螂已为雀所逐，楸院森森夜静时。

骨肉相规犹鸡格，携孥何不效鸱夷。

#### 其二

麋鹿游罢鸕鹚啼，山河惨淡夕阳低。

却欣流水忠能识，洩尽孤诚声倍凄。

(以下三页为诗存真迹局部印件)

秋夜同陳子賢<sup>若</sup>大攜酒登城北樓望月歸齋復飲有感

而作  
辛丑九月  
十五日

今宵天上月皎皎照城垣  
野火明荒籟農歌出小園  
山環峰突兀枝挺樹蜿蜒  
乘興登樓頂秋風泣暮猿

夜色涼於水雲行快若奔  
數灘沙宿雁萬屋瓦排駕  
乘月羞彈缺臨風對舉罇  
更欣豪詠邁妙趣鼓軒軒  
遊懷殊未已攜手返衡門  
流水經秋咽殘煙被樹吞  
逸情兼李白傑狀識桓温  
俯仰風塵外低昂不忍言

大老綸垂渭良人食乞璠殷興監雝雝宋禍釀烹龜治亂思今

昔升沈究本原更深情益暢蔬菜佐盤殮

歌嫌歡樂短靜覺漏聲繁柏影如撐蓋天形若覆盆鐘敲牕靄  
碎石據竹陰蹲酌酒看明月新詩共討論

詩魔忘露冷酒醉怪杯煩覩子猶神暢嗟余太放言燈昏焚膏  
繼炭竭取柴燔衛武勤磋切德音不可諉

慧眼識層魔。宦情薄若三春。祭世道艱於九曲。渾自是  
聖恩深雨露。日華高捧五雲多。

雪中赴麻灘子閱鄉團操仍疊前韻

初日

東風嫩。耳邊迅疾策征駒。快似梭。領練回袍。成勁旅。  
掀揮利刃斬么魔。旗飄瑞雪春生座。橋解堅冰界劃  
河。莫道龍城飛將老。將兵於自許多。

再和果齋四十九初度詩疊前韻

初十日

曾從天祿校書遲。又見游龍快化梭。伯玉知非嗟歲暮。  
少陵憂國倦詩魔。風搖灑柳頻生浪。春到皋蘭早

六、方志实录，后世留芳







## 六、方志实录,后世留芳

### ——新疆、甘肃地方志周务学事迹实录

#### 《新疆阿勒泰市志》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 1. 新疆阿勒泰市委书记孙建国序言选段。

“阿勒泰山城是一座具有反帝、反侵略、反封建统治的光荣历史的英雄城。历史上出现过不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有保家卫国,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的英雄马木特、周务学、达列力汗;有为开发建设阿勒泰山城做出辉煌成绩的沙里福汗。新中国成立后,阿勒泰市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在自然经济十分落后,工农业发展较慢的基础上艰苦创业,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阿勒泰市呈现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大好局面。盛世修志，正逢其时”。

## 2.《阿勒泰市志·人物》488～490页记周务学事迹。

周务学(1869—1921)甘肃天水人，光绪己丑举人，中举后被新疆巡抚陶模所器重，延入幕府办理文牍。后因丁忧回籍，以后下苦功钻研军事。他崇敬岳飞之为人，并将“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一联题为座右铭。后经陕甘总督升允保送进京朝见光绪帝，委安徽任知县。杨增新在甘肃任陆军学堂总办时，周务学回甘任该学堂监督。与杨增新共事6年，由于他“秉性纯诚，吃苦耐劳”，深得杨增新器重。杨增新进疆后，他任甘肃忠武军统领。辛亥革命期间，甘肃政局发生动荡，忠武军是甘肃一支很有实力的军队，很多部下要拥周务学取甘肃总督而代之。但周说：“海内多故，甘肃所以粗安者，惟赖汉回互维持；若图个人权力，致坏全陇治安，吾不忍为；惟有承认共和斯已耳”。对稳定甘肃政局，避免生灵涂炭，表现了他的高风亮节。民国7年(1918年)，周务学被派往新疆考查边情，杨增新邀请周留新任职。留新后，杨增新曾多次呈请民国政府任用周务学。杨在保举信中多次称周“取予不苟、朴实耐劳、又能通晓兵事。”在《电呈阿尔泰兵变情形已派周务学带兵进阿请该员暂代长官文》中，曾这样评价过他：“该员勇于任事，于义利之界辨之甚明，不致唯利是视，不顾大局，又通晓兵事，朴实耐劳，不染近来军人浮嚣气习，在甘肃汉人中实为第一有用之才”。

民国8年(1919年)3月初，发生阿山兵变。兵变的组织者逮捕办事长官张庆桐，击毙公署外交局长朱世昌、财政局长姚明寿、庶务员稽震等，控制了县城局势。虽然当时阿山还未划归新疆省管理，但它

是屏障新疆和伊犁的战略重地，对边事极为关注的新疆省长杨增新在请准中央政府后，马上成立营务处，并力保周务学署理营务处，率马、步、炮3营来阿山平乱。周务学从古城（奇台）、绥来（玛纳斯）、迪化（乌鲁木齐）将部队调齐，星夜奔驰阿山。当部队行至和什托洛盖南的二岔河时，正遇山洪暴发，他怕贻误战机，身先士卒跳进激流，率三军骑马、凫水抢渡。当部队半渡之时，哨兵飞报：兵变指挥部正在商拟“阿山独立”。周务学感到形势急迫，遂将炮营及马、步二营部分兵力留下，自率部分精兵飞奔承化。3月14日下午到达承化后，当天经商会斡旋，会见了叛乱首领冯继冉、杜海顺、穆腾额等人。周务学怕急则生变，不动声色，好言劝慰，并晓以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义。但第二天，冯继冉突然搬出公署，迁往某商户家居住，周预感形势可能发生大变，第二天以商议事宜为名，将3个诱至公署，当场逮捕，宣布罪状，执行枪决。随后，他又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迅速处理变乱遗留的问题，使阿山恢复平静。不久，中央政府决定将阿山区划归新疆管理，改为阿山道，周务学被任命为阿山道台兼陆军少将副都统，统辖军政事务。

周务学任道台后，一改过去历任长官腐败恶习，整肃吏治，鼓励发展生产，酌减苛捐杂税，施行于民休息的政策。第二年“招募垦民六七百人，岁收额粮二千余石，为历任长官所不及”，使阿山经济得以复苏，社会秩序也很快安定下来。营务处撤走后，他看到阿山兵力微弱，遇事不支的状况，曾极力主张招募训练新兵，他从土尔扈特部招募一营蒙古族骑兵（120人），但杨增新极力主张精兵简政，又将这支骑兵裁掉了。

民国10年（1921年）6月13日，被苏联红军击败的一股俄国叛军

7000余人在巴奇赤率领下，从塔城携械窜入我国，经和什托洛盖窜犯阿山。周务学得到消息后，马上组织部队阻截，但阿山兵丁不足百人，分散驻扎在几千公里的边防卡哨中，很难一下集中起来。而这支白俄军队久经战阵、武器精良、穷凶极恶，沿途砍伐电杆、扎成4只大筏强渡额尔齐斯河。防守该河的马队营长禹福祥、炮队连长丘占魁畏敌投降，白俄军队迅速兵临承化。

周务学召集部下商议守城办法，多数人主张向布尔津撤退，因为阿山之兵根本无法抵挡这7000亡命之师。周务学严正声明“我有守土责，城亡与亡；今日这事，惟有一死报国耳！何逃为？”

6月14日上午，全城人心惶惶准备逃往布尔津，周务学已无法挽回败局，在书房中举枪自杀，自杀前在墙上手书16个大字“毋毁我室，毋伤我民，尽责守土，杀身成仁”。

周务学自杀后，其家眷随部下逃往布尔津，路上又遭土匪抢劫。土匪们满以为道台家中一定有金银珠宝，谁知他们家中仅有“敝衣数袭，残书数卷”。战乱平息后，新疆省政府在抚恤遗属时发现，他的一家已“行囊萧瑟，几至无以为炊”。

## 《新疆阿勒泰地区志》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1202 ~ 1204 页记周务学事迹)

周务学(1869—1921)字本斋,男,汉族,甘肃省天水县人。周务学生性聪颖,为人笃诚,自幼喜读爱国忠义人物传记,对岳飞舍身报国的精神崇敬至极。

光绪十五年(1889年)乡试进举,以后便悉心攻研政治之学。他的才华和笃实的思想作风,得到了新疆巡抚陶模的赏识,被延聘为幕僚。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其母于故土病逝,他星夜赶回奔丧。翌年,陇南遭饥馑,他卖掉祖业劝募,办理城工赈济,许多贫苦生活无着的人,赖以度过了饥馑灾荒。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下诏各省举贤维新,甘肃省推荐务学晋京召对,以后补知县到安徽省任用。维新夭折,旋奉调回甘肃任陆军管带。他在管带任上,以岳飞为楷模,与士卒共甘苦,治军严勤,所部纪律严明,得到甘肃都督毛庆蕃的赏识,特上疏批准加协合参领头衔。长庚任甘肃都督时,他又多为其出谋划策,成为左右手,晋升为陆军第三标标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陕西省长安县督巡。时值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逃到长安,当时长安社会秩序也很混乱。周务学督巡勤严,保护黎民百姓,深受地方各界拥戴。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杨增新创办甘肃武备学堂,周务学应聘为监督。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当时陕西、山西局势混乱,一些人乘机自立门户,各霸一方。甘肃也有人纷纷上书或进言想推戴周务学拥兵就任甘肃都督,都被他一一拒绝。新旧交替,军饷常无着落,他自己解囊借私债充军饷,除夕之夜,设筵与士兵同饮、同乐。

民国2年(1913年)夏,甘肃省西部动乱。他受命为边关观察使(后改为安肃道尹),率忠武军移防肃州(今酒泉市)。是年,肃州洪水决堤酿成水灾,他亲率士卒监督治理。额济纳蒙古族对民国政府持有怀疑,他便开诚布公进行宣抚;对查禁鸦片烟,赌博,劝学,劝耕,维持治安都很用心、用力。

民国3年(1914年),甘肃省社会秩序基本趋于稳定,他便首倡裁兵,并削减自身的权力,减少地方财政的压力。民国政府授给他三等文虎章。

民国3年(1914年)秋,甘肃、四川两省争办玉树管辖案久而难决,民国政府电令周氏前去联合勘定。周务学从湟中(现青海省湟中县)出发,踏雪卧冰,风餐露宿,乘马行程2000余里到达高原缺氧、人烟稀少的玉树。玉树是藏民聚居区。周务学到玉树后,先自免去会勘委员每月70~80元的锅头费(类似生活补助),后来又能秉公审理积案,并带头在玉树结骨河上捐修忠武桥一座,解决了藏民“赤身泅渡”的困难,深受藏民的爱戴。他离开玉树时藏民掩泣相送,情景动人。

民国4年(1915年),玉树划归甘肃之初,陇东因征收5项新税,酿成六七个县农民起来抗税。周氏奉命前去勘查,得知:“实是民力不足,而不是不愿为。”遂呈请缓征,民变得以平息,不久,他又被委任为泾原道尹。在任期间,获北京政府嘉禾奖章。

民国6年(1917年),周氏调任西宁道尹,为调查俄国扰乱新疆事,未任。后经杨增新电请北京政府批准留任新疆军事顾问。

民国8年(1919年),又简任留新为候补道尹。是年3月7日,已革职的阿尔泰特别行政区办事长官公署卫队管事冯继冉,以反对办事长官张庆桐滥发自印纸币代替军饷,又以俄国卢布3元多兑回自印纸币1元(当时市场卢布兑换值为自印纸币的七分)和欠饷5个月不发等事为由发难,劫持了张庆桐,杀死了外交局长朱世昌、财政局长姚明焘、庶务员稽震等,抢劫了军库及公物,并自称为统领。

杨增新闻阿尔泰兵变,立即电呈北京中央政府,保荐候补道尹周务学代理办事长官率步马数营,新募蒙古兵1营(两个连),由迪化出发日夜兼程,经绥来、克拉玛依、和什托洛盖,于5月10日到达额尔齐斯河畔。时值阿尔泰山溶雪化冰季节,河水暴涨,水急河宽无船无桥,无法渡河。周氏便命令折电线杆为筏,寻木槽以代舟,载各营士兵强渡,炮队连尚未全渡过河,传来承化城有新的变化。周氏便毅然决定留3成士兵固守来路,自带7成轻骑简装,裹粮夜行。14日直入承化城长官公署,立即接见冯继冉,温语慰导,使其释疑。16日,闻冯由卫队移往商会,恐另生变故,立即召冯继冉到署,立即宣布罪状,执行枪决。继之又将同伙杜海顺、穆腾阿捕获正法。阿乱平息后划归新疆省管辖,设一道,周氏任道尹,加副都统衔,兼外交特派员。阿尔泰虽土沃水甜,然历任长官多置人民生活冷暖不顾,蒙古、哈萨克



族牧民不堪肆虐，相率逃徙，俄人乘虚而入。布尔津、海流滩、哈巴河、别列则克、阿尤别克、吉木乃、克孜勒乌英克、冲乎尔等地，原皆为蒙哈民游牧地，此时大多为入侵俄人耕牧。周务学受命后详呈新疆省当局，杨增新即与俄国交涉，责令交还，经周务学会同布尔津县知事鲁效祖丈量收回耕地 10.75 万余亩，安置 690 余户垦民，年征 2560 余石粮食。他还常到蒙哈牧民中去劝耕，多方奖励农艺，很快使道尹公署所在地承化寺附近的红墩渠村灌渠纵横，渐成田畴。

民国 10 年(1921 年)6 月 13 日，被苏俄红军击败的白俄将军巴奇赤率 8000 余众(有枪者约占半)由塔城道北犯阿山道。沿路拔取电线杆，扎成 4 个木排，强度过额尔齐斯河，俘守河马队营禹福祥部一部分和炮连连长丘占魁等。阿山商会公推代表与巴军交涉。巴奇赤将禹福祥及商会代表扣留。

周务学闻讯，自审阿山境内只有 400 兵员，十分之九又分散在边防哨卡，遣调已不可能，况且，“饷械两拙，战守俱穷，”各界人士主张退避，周务学表示：“吾有守土之责，城亡与亡，今日之事，惟有一死，以报国耳！媚敌求生不忍为也！”遂存舍身报国之意。6 月 14 日上午到街道安抚人民。当他看到市民争相逃难的情景时，潸然泪下，回道尹公署后，绕屋踱行数巡，恋恋不舍，回到屋内，即以手枪击前额自杀殉国，壁上书有“毋毁我室，毋伤我民，尽责守土，杀身成仁”16 个大字。

附：

### 设阿尔泰道尹令

据外交、内务、财政、陆军、农商各部暨蒙藏院呈，会核阿尔泰地方归并新疆省政区为道一案，拟请实行归并，以裨边治等语；阿尔泰

办事长官着即裁撤，所辖区域归并新疆省，改设阿山道尹一缺，所有该长官原管之蒙、哈等事务，均由该道尹循旧接管，余如所议办理。

中华民国大总统令

民国八年六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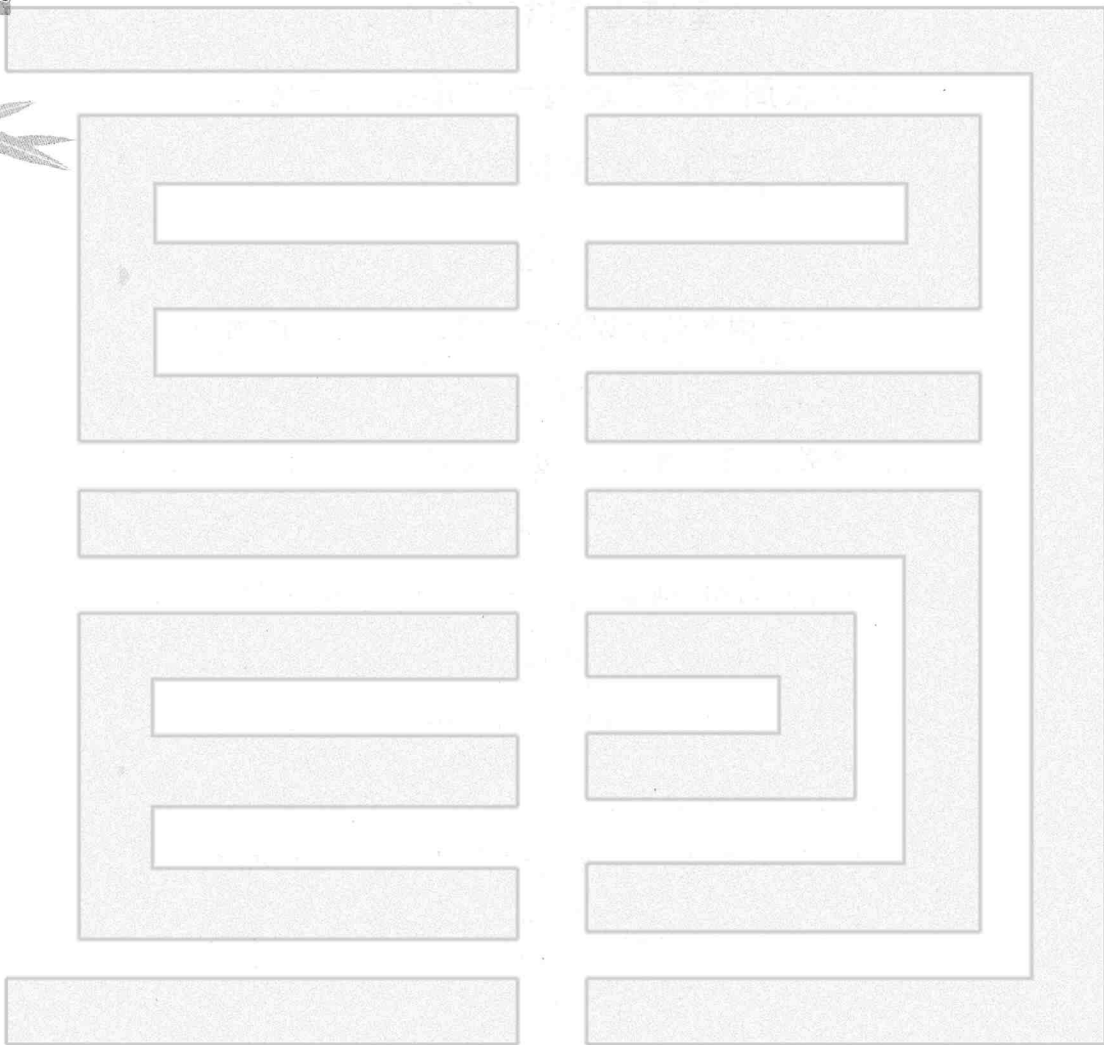
### 电呈阿山改道既经议决

请即以周务学署理道尹并设县治县佐文

民国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奉国务院巧电开，阿山兵变情形及新省派队进扎办法，至深佩慰。阿山改并一案，国务院会议议决。惟改并手续，尚须筹议，或于未归并以前先派周务学暂代办事长官，以资整理。前经屡次电达，何以尚未接到。希飭该员认真查办，妥筹具复，以副其任。至张前长官措置不善，咎无可辞，现既撤调来京听候查办，应俟得复到是日再核办等因。仰见政府注重边陲穷变通久之至意。第阿山归并新疆既蒙核准，此次周务学带队前往办理善后，应俟将阿山兵变查办完竣后，拟即废除长官名义，并请任命周务学署理阿尔泰道尹一缺。先由新疆刻一木质关防，发交周务学暂行启用任事。一面将善后办清，划分长官、道尹界限，不相牵混。一面组织道尹机关，分科办事。并设外交局隶于道尹，期与俄领可以有事接洽。此外拟于阿山之西南布尔津河地方，设一县治，并在布伦托海设一县佐，前于阿山归并新疆政区为道案内随文声明在案。兹拟将布尔津河县知事，布伦托海县佐一并拣员分往组织成立，以期外交、内政赶速从新整饬，藉固边疆而保治安。所需经费，县则仿照沙湾县列为三等，县佐则仿照和什托落盖缺分一律开支，至蒙古部落照前议案，直接新疆省长兼督军管理，

仍归阿山道尹节制外，其地界应如前划治，哈汉缠回应如何分管，俟委往县知事与县佐人员合商查勘，体察情形，呈由该道尹周务学核转到省公署，再行察酌办理。



## 《甘肃大辞典》

(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10 月)

### 周务学壮烈殉国

周务学(1869—1921)字本斋,天水人。清末曾任甘肃新军步兵 3 标统带,甘肃忠武军统领。1913 年任甘肃边关道(后改安肃道)道尹。1915 年 7 月,勘查青海 25 族属界,报请将青海玉树 25 族照清代旧制,乃归甘肃管辖。1917 年任西宁道尹。后任新疆阿尔泰特区道尹。1919 年,沙俄军队中亚细亚总司令阿年科夫被俄国红军击败,率残部侵入阿尔泰地区,企图以此为基地,反攻俄国红军。周务学积极组织人民,坚决抗击阿年科夫侵略军,誓死保卫祖国边疆安全,壮烈殉国。

## 《天水市志·人物》

(地方志出版社出版 2004 年

2709—2710 页记周务学事迹)

周务学(1869—1921年)字本斋,今秦城区周家巷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举人。性豪爽,耿直尚气节。中举后不久,为新疆巡抚陶模延至幕府,办文牍。越年回甘,又应河州杨增新邀请,协办救灾事宜,卓有成效。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回天水故里,督修东关城垣。庚子之变(1900年),慈禧、光绪逃西安,京城混乱,时务学任都察,极力维护治安,“市尘赖以相安”。不久请病假回秦州,时值灾荒,奉陕甘总督陶模命,承办救灾,“以工代赈”,救活灾民无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募资重修南郭寺,改东禅院为“杜少陵祠”,迄今犹存。光绪末,经总督升允保奏,出任安徽庐州县令。不久,杨增新任甘肃陆军学堂总办,以旧知故,任务学为监督,督导生员勤学苦练,校风大整,深得杨之器重。从此,弃文修武,潜研兵书,开始军旅生涯。治军甚严,常以“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岳飞精神教育官兵,部队训练有素,为诸军之冠,号“忠武军”。宣统二年(1910年)晋升为甘肃陆军第三标统带。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政局动荡,部下拥周取甘督,务学以“海内多故,为全陇治安,不忍为,承认共和。”民国2年(1913年),任边关道观察使。民国4年,青海玉树地区发生民族纠纷,川、甘、青、藏边界又生争端,北京政府委派周务学为勘界特派大员,勘查玉树25族属界,历时年余,平息纠纷,勘定界属,民族矛盾和解。不久,陇东泾川发生动乱,省署任周务学为泾原道尹,到任后“惩恶安民,整肃吏治”,授四等嘉禾章。民国7年,应新疆都督杨增新之约,任阿山道尹、垦务监督等职。民国8年,阿山发生兵变,闹独立,周尽力平定,任陆军中将。民国10年克伦斯基边境的白俄在哥萨克残部的挟持下向塔城境内涌进,兵陷承化城。时阿山兵不过千人,寡不敌众,有人主张不战而退,周严正声明:“我有守土责,城亡与亡,今之事,唯有一死报国耳!何逃为?”数日,民心惶惶,周无法挽回败局,弹尽城破,遂愤笔题词于壁云:“毋毁我室,毋伤我民,尽守土责,杀身成仁。”题毕掷笔,拔枪自杀。

噩耗传至天水,市民皆为之流涕,焚香迎柩。官方在兰州和天水分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陇上名人皆送挽联以志哀悼。改旧居周家巷为“忠武巷”,以作纪念。

## 《天水县志·人物》

(兰州印刷局印、民国二十八年

5—6页周务学事迹)

周务学，字本斋，天水人。性豪爽，为诸生时即慕江忠源之为。人。乡选后知交杨增新权河州篆敦请襄理赈灾，实事求是全活颇多。清庚子之乱，两宫西巡长安，兵民辄齟齬。务学身任都察，市廛赖以粗安。因疾旋里，督修东关城垣，隐以兵法，部勒夫役，箬笠草履，身先操作，以故事半功倍。嗣增新保荐为赞襄陆军学堂事宜，权司监督，勗励学子不遗余力，与诸生竞较技艺，精益求精，一时学风丕变，暇辄研究兵书无停晷。甘督升允稔其贤，荐之朝，授安徽知县。旋奏调回甘，充常备第三标第三营步队管带。毛庆番护督篆深契重，特升第三标统带加协参领衔。务学训练有方为一时诸军之冠。尝爱岳武穆“文不爱钱，武不怕死”之言，谓“苟能勉尽一分庶不愧此生”。遂号其军曰“忠武”。清宣统三年，民军四起，朔方匪徒乘机假名独立恣意标掠。制军长庚授务学为靖北使者，促尅期扫荡为人所构不克行。时有怂恿其响应东南者，答以“祸桑梓而幸功名，务学虽愚，断不出此”。民国成立，以保全大局功加陆军少将衔。忽外蒙独立，边氛日

急。甘督张广建令以忠武军统领权摄边关道尹篆坐镇西陲，筹设官钱局，诛匪首韩应中梗顽潜踪间闫安堵奖三等文虎章。肃州祈连山麓之水居民引以灌田，然水性猛又崩溃，常为田害。务学捐廉为倡筹集巨资，凿石砌坝，贯以铁椎。害既除，而灌田愈多，民利赖之。玉树土番二十五族向隶甘肃青海，蜀人因地界起争执，中央知务学朴实耐劳，特派为勘界大员，冲寒冒险，遍历荒塞，经年宣德达情，番众悦服，卒能言归於好。其地有通天河，皮筏引渡屡遭不测，於结古创建忠武桥，往来称便，使还不复。其兵柄适陇东各县因验契戕官，土匪纷起。乃以务学为经原道尹，总办清乡。下车之后，惩恶安良，吏治一肃，奖四等嘉禾章。重建文庙节孝祠，创设师范、女子各学校。政化方始，又改西宁道尹。务学知当道忌之深，时杨增新已督新疆，屡电约，乃毅然出关。增新假以兵权，荐授阿山道尹加副都统衔，兼任外交特派员。垦务监督，倚为北门锁钥。地邻俄疆，适俄新旧党交鬭，旧党奔入阿境，新党蹶迫，其势甚骤，交涉不效而众寡悬殊，战守无所可。务学生平以义烈自命，不肯以弃职图苟活，志决身殉。客有以走计进者，斥之，旋叱退左右，题壁曰：“毋毁我室，毋伤我民，尽守土责，杀身成仁”掷笔以手枪自戕。家人闻声集视，则右鬓洞穿已华命矣。年五十有三。时十年五月九日也。



## 编后记

“荷花夏送一池水，柳雾春笼藉河堤”。这花情柳意之处是我少年时最迷恋的地方，曾经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城南荷塘垂柳丝丝，清风漾花香，相逐笑语浓，这是六十年前家乡天水一群天真烂漫的红颜少女春日于城南公园中嬉戏的真情写照。岁月沧桑，当年的红颜少女如今已是儿孙绕膝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流逝的岁月，跌宕的人生，洗去了许多回忆，但有一点却永久地刻在脑海的深处，那就是我在荷塘之北的天水市文化馆阅览室（即当年的天水名刹“水月寺”）读书看报时的情景。东墙上挂着两幅我最为熟悉的人物肖像，他们是我的祖父张世英，外祖父周务学。每当我读书疲倦想伏案小憩时，抬起头来便看见他俩亲切而期盼的目光俯视着我，那眼神似乎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激励，于是奋发之心油然而生，精神倍增，又埋头读书了。我有种种心事时，便也像基督徒向上帝祈祷一般，站在他俩像前默默地倾诉我的喜怒哀乐和心中的隐秘。

众所周知的原因，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张世英、周务学这些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是不能提说的，他们的作为、事业和对国家、民族的贡献，都只能埋藏在后辈们的心里。

改革开放以后，扫除了极左路线的阴霾，为客观评价历史事件和评价人物开启了道路。胡锦涛同志 2006 年 4 月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讲演时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年发展

至今的文明。”中国两千年无数的贤臣名将、仁人志士都在努力地用他们的行动实践着强国富民的理想，周务学就是其中的一位。虽然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里他只是一粒小小的沙粒，但甘肃、新疆等地人民至今也没有忘记这粒闪光的沙粒，甘肃天水市、新疆阿勒泰市、青海玉树州等《地方志》中都详尽地记载着他的功绩，近年来介绍他的文章著作更多。许多亲友多次督促我“你是他俩嫡传的后人，最有发言权了”，年轻人则说：“我们对上辈人了解极少，更不用说百年前的人和事了”。这些深情而语重心长地督促，唤起我的责任感，打开封锁已久的记忆，用笨拙的笔於2009年完成了以张世英为主线的《贤迹觅踪》一书，现再编《周务学将军遗稿》。

“得众动天，美意延年”。《周务学将军遗稿》一书，得以顺利完成，是凭借众人的支持和帮助。民盟甘肃省委主任委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前副主席周宜兴先生热情为本书写了序言，著名书法家毛选选先生题了书名，天水市文化人王耀先生提供了画像等资料，我的朋友张小理、吴幼云夫妇，同学张克源、王国玲夫妇，也给予了热情地支持，尤其是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甘肃省政协第八届委员胡承祖先生，不但为本书作了精辟的序言，还细阅初稿，对本书的目录安排、文字表述多有建言。陕西作家，书法家，方磊教授对本书进行了认真地校对，对本书目录安排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对以上学者、朋友、同学的热情支持深表感谢！

周务学孙辈周小兰、周小田、周家驹以及务学外曾孙女原倩、原慕红所提供极珍贵的照片；他的张姓外曾孙张筠、张莉姊妹多年一直搜集、整理太外公的遗稿，胡大宁提供了电脑改稿的方便，赵建强、张天宇、张天晨等人又资助出版此书的经费。

“得众动天”，终于完成了我们多年的愿望——为家乡天水市文化教育事业薪火相传添一把柴，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如果还能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地方志补史之缺，纠史之错，详史之略，那更是“美意延年”。

最后要说明的是，外祖父的遗稿多用文言，不加标点（特别是制艺及策论），诗词杂论多以毛笔行草书写，而编者学识所限，辨识断句之讹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及读者指正，至为感激。

张绍萱

2010年7月于西安

## 参考文献

1. 徐风晨、赵矢无等主编,《中国现代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

2. 西门送客著《历史的大转弯》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钟广生等著《新疆志稿,三卷》民国十九年铅印。

4. 周希武撰写《玉树调查记》上海,商务印刷馆出版。

5. 杨育峰编著《羲皇古城历代诗文传记》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6. 王耀编著《忠武将军周务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7. 段续《周务学的一生》新疆,乌鲁木齐市《人物述评》杂志。

8. 新疆阿勒泰地方志编委会编《阿勒泰市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9. 新疆阿勒泰地区志编委会《新疆、阿勒泰地区志》乌鲁木齐市,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 《甘肃大字典》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11. 甘肃省地方志编纂《甘肃省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12. 兰州地方志、军事志合编纂《兰州市志、军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13. 甘肃天水市政协编《天水名札》天水新华印刷厂,2005年。

14. 天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水名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15. 天水市秦城区政协资料委员会编《天水历代名人》(内参)。

16. 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天水市志》北京,地方志出版社,2004年。
17. 《天水县志》兰州印刷局排印,民国二十八年。
18. 《天水秦州区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
19. 玉树州地方志编《玉树州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20. 《平凉县志》兰州国民印刷局排印,民国铅印版。(此书现存

平凉市档案馆)

21. 杜松奇主编《甘谷县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2.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一卷、大事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23.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历史》,乌鲁木齐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24. 王建民著《新疆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5. 余骏升主编《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一辑)》,乌鲁木齐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26. 仇非主编《新修崆峒山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务学将军遗稿 / 张绍萱, 张筠编. —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0

ISBN 978-7-80712-671-3

I. ①周… II. ①张…②张… III. ①周务学—文集  
IV. ①K82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实字(2010)第 139674 号

---

## 周务学将军遗稿

---

编著者: 张绍萱 张筠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话: (029)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址: [www.xacbs.com](http://www.xacbs.com)

邮箱: [tushu@xacbs.com](mailto:tushu@xacbs.com)

印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 × 1092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193 千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2-671-3

定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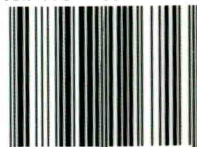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责任编辑 顾惠兰

封面题签 毛选选

ISBN 978-7-80712-671-3



9 787807 126713 >

10/5640

定价：38.00元